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5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5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重刻畸人十篇　二卷……〔意〕利瑪竇述　一
物元實證……〔意〕利類思述　二〇九
善終助功規例……〔葡〕伏若望述　二二七
答客問……〔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　四三三
答客問……〔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　五五三

重刻畸人十篇

二卷

〔意〕利瑪竇述

提要

《重刻畸人十篇》二卷，意大利利瑪竇述。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9.1，BORGIA CINESE 324.24。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書名『畸人』一詞，源自《莊子·大宗師》『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意謂不同於流俗而上通天道之人。全書十篇，以問答體寫成。第一篇《人壽既過誤猶為有》為利瑪竇與吏部尚書李戴之對話，主要強調不可虛度時光，當及時行善。第二篇《人於今世惟喬寓耳》為利氏與禮部尚書馮琦之對話，記載馮氏感慨人生多苦，不如鳥獸之樂，而利氏以原罪之說釋之。第三篇《常念死候利行為祥》、第四篇《常念死候備死後審》為利氏與徐光啓之對話，解釋常念死亡並無不祥，反有五種益處。第五篇《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為利氏與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之對話，一方面主張靜默寡言，另一方面又提出發言時當戒『五毋』，當持『五有』。第六篇《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為利氏與李之藻之對話，主要闡述持齋茹素非因奉佛，而是有自懲、制慾、修德三義。第七篇《自省自責無為為尤》為利氏與江寧分守道吳中明之對話，主要討論靜坐內省之功。第八篇《善惡之報在身之後》為利氏與龔守益之對話，指出今生既非天堂，亦非地獄，直至身後方見分曉。第九篇《妄詢未來自速身凶》為利氏與郭敦華之對話，力斥占卜之非。第十篇《富而貪吝苦於貧窶》為利

氏與『南中一友人』之對話，批判為富不仁者。書中多採用西方神話寓言以闡明教理，且以儒家思想與天主教學說相比附，令讀者易於接受，故龔守益於本書第八篇中即說：『竊聽精論，即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四庫全書總目》亦云：『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而其在當時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利瑪竇中國劄記》所載，本書初刻本於一年之內即發行一空，且當時有北京某官員得讀此書後，主動上門拜訪利瑪竇，為其以前的不友善道歉。在利瑪竇致友人的書信中，亦言：『在我用中文所撰寫的書籍中，最受中國人歡迎、影響最大的當推出版不久的《畸人十篇》。』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本書開本 25.8 釐米 ×15.6 釐米，版框高 20.8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萬曆戊申年（1608）李之藻《刻畸人十篇》，周炳謨《重刻畸人十篇引》，王家植《題畸人十篇小引》，以及《冷石生演畸人十規》。卷端題『利瑪竇述，後學汪汝淳較梓』。卷末附利瑪竇《西琴曲意八章》。此本之上下二卷，於梵蒂岡圖書館原分藏二處，然實為一本。伯希和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即已對此有所察覺，於 BORGIA CINESE 329.1 下注曰：『補齊了 324.24。』今從其說，將二本合而為一。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尚藏有三本。其中 BORGIA CINESE 370.2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9 行款與此本同，而卷前僅有李之藻《刻畸人

十篇》，其刻印時間亦當在明末。RAC. GEN. OR. IV 2853 據高田時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刻本。此外，本書尚有眾多版本，最早的刻本據杜鼎克考證，應為 1607 年江西刻本，有虞淳熙、劉胤昌序。此本今未見，然其序言則分別保存於《虞德園先生集》卷六與《絕徼同文紀》、《天學集解》中。另有《天學初函》本，較此本多李之藻跋文一篇；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北京金臺聖母領報會重刻本，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四庫全書總目》列於子部雜家類存目。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據清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點校，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據《天學初函》本點校。（謝輝）

畸人十篇 上卷

Decem Paradoxa moralia.

tomus primus

Bonsetline
329
(1)

刻畸人十篇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粒

飓与夫啖人睡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蕃

不害孩子求友酬應頗繁一分不取又不

孩之絶始不肯以爲異人已覩其不婚不

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

上帝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

崇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觸逆順
通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亨及句股
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
倒囊以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造
今近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行
妄念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
己之德純粹以精高期善世而行絶畛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畦設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間嚴以事佳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懲其為玉人也玉人侔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畸人十篇与天主實義相輔行世者頗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人道大約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言若志以視身統效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

聖賢所已言而發言喻博證之人讀之而
迷者豁貪者醒傲者愧妬者平悍者涕
至於常念死候引善坊惡以祈宥於帝
天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論何時之與習
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若能以遲
速料也上帝之賜沒而不可貳也獲罪
于天之莫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綆本原
怠怠秪事年富力強而志迅奮鐘鳴
漏盡而曷諱改圖者衆也非譚玄以圖
生即後佛者超死不可超生不可圖世有
是我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弗得不
瞑眩瞑眩適于德猶是膏粱之適于口
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暇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

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荅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乏蘄有善焉吾善細蘄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未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即

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儒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

亦無貳於殀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西庠之學無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龐殊科然大指可覩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顯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閒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獵鬼之區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桅席井竈上過之

去身毒爲寂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事天語往往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盭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常豈不可乎即木仲子所演十規本仲子之心也利

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即世無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閡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北京圖書館藏

明人箋小引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曰臆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耿年耿淌人可以無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屑越戲娛獸行禽化歲與年契年與歲僠來者誰牽速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贈心嗜慾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估百金儻屋匄子嗷號一錢信宿息氣
接睫儻焉廼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
亦復然然棄家馳逐夫何有焉失或寒米獲斯
火熾飾饌大圃爾司何事濁貪貪利清貪貪名
清其如蛔濁其如鼪西國先達黑蠟德牧黑蠟
恒笑德牧恒哭笑嗷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
比諸破鏡堅忍順受棲澹化瞋天主降鑒脫之
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匪

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脩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怖不恃法雅哥般問黑入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殀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脩曰俟旦晝所行宵無嗔乎生生所營死無顰乎永天胡婦爲熠熄乎南海黎渦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縢觶乎身後虛名可留縶乎施勞伐舍驕且吝乎

却老躭存擅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
經天如水隨波數羸皇皇數消廩廩存順沒寧
天主用巔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
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寂莫見載寒其寒
載捌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格刺得邦伴
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孑寡尤
匪醉匪夢皷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獸葬饑濁宦心

厭飫損氣清虛日來澄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賞攖寧習於嗇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爲是奠耆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火燻灼見炭顫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何用不臧辟諸農夫去礫去草苟無種植荑莠稗翻好辟諸僕人不博不酗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纖惡必除微塵盡體天

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爲舍亦若去惡亦若受苦一生却能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卑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向時躭溺變爲敲觫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爲輪廻變人心志惟樂最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

廖霦郭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吾行或說風水一中膏肓畏死不正請驅小數請芟邪魔我生有爲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斂聚纖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庾不肯賙窮乏但知敬商賈疲精如馬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蚋蠶驕癡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貪者

士之常舍者福之府兩路分人會智者自識取
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緣縷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利瑪竇 述
後學汪汝淳 較梓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敎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槀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槀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

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即太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即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眞無矣惜乎寶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今我儌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

無所事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耳汚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

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既而太宰易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

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　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于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年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王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若然一辰忘而勿思既而猛省即悔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王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詈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即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

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蚋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

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即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于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暇也暇也第吾不暇耳處不暇不暇則暇迄爲暇且重者即曰不暇弄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足靦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毋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

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後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畎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磬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之古武不利則更謀新者展轉益烈甚至盈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日死則了畢已了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常世界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眞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已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垂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既從孔氏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滿世皆詐譎誑誕而無復眞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舶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篷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慕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

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自卑也吾覩天王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也以天王爲薄於人固無怪耳天王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于地以是爲鄉惟泥于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王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

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帝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答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酌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眞論也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譯聖教要誡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聖人十篇 卷上

聖人十篇 目錄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第三

余問于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用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末畫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于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行南北二極以旋繞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偸者偸者闚王莫慮耳

是以凡聞訃皆驚曰甚斃乎曰甚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無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日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都士時嘗死候相伯時此爲生也世之人亦皆被死候者遠焉抑我知此身恒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往之年皆已爲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舶中坐立卧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

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已爲在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龕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流江水有源下流澳之土流增之則江永存不涸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壯皆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

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目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爲吉祥施我凶孽即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執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竇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惟途難焉予不聞爲善如溯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況以是憚凶心凶口而

諱言之豈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夭矣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黑入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陋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窩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世一切捐舍人目爲清狂有所知買得四鷄囑令携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

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鷄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鷄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携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絶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乎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寃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屆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報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與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矣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頒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耆爲

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須臾特此須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竅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于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眞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爲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筩先後比次次筩裁上則前筩已傾矣席上設有肴饌百器而日中有一器蠱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帶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昌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偃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製衣者置帛于案而分諸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嗚呼毋恃年之茂身之強矣所見死亡往往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

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神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模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視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與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目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邇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得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

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僇流之遠方其餘風及于閨閣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今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夢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疑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既沒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斯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卽先遘
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屬耳誥之曰有後事
宜相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薄間聞此
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
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珎貝
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
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
我至此殯殯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也存
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
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

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斂家具或守財篋吾展轉床笫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身形分別耳凡二物相胎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于途臨岐尚猶惜別況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即見徧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喑耳燥足吟脉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毋痛入世以已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帝忿怒吾前行俛而視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瞑幽時下而視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獄吾谷之門大開以我翁吞左右旋而睹鬼魔俟我
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
欲悔而無及即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
後所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
魄即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蠕蛆蠕蛆化歸于土此
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矣夫旣出身外
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
生之所爲則盡出藉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冒非
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骫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
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

帝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既見天主威在上
審罰母奈顚倮而無所逃也于是不肖人所掩諸醜
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
若諸隩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
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弁
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証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
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怒忿天主嚴威也
則我何禱乎誰獲解救之乎于是方知財賄已無而
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
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陷

人刑永悠不脫于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地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哭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四人十篇 卷一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舡三老使舡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舡後即知其舡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

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系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即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斐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即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槩葬死皆于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訓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
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誥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
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
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
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
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
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
父子息旣爾暫免汝目下刑吾讓爾爲王七日七日
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
即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即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

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即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即大驚寢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即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敎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敎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于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証罪案犯人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道中適遇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

人行于壙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即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多許齕樹根欲絶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即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都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絶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矣謂乎人行壙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

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齧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援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瘉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重財爲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人于已

所不在受譽于已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嚌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其面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偽樂而退乃大遺真憂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寐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即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于已其一甚菲薄希覯面焉忽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事變國主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即急走其上友訴
巳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
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秪能
送汝衣一襲與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
益悲泣訴巳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
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
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
之悞也既而思彼小友素患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
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巳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
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徼大

德無奈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即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于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即人至死候上帝將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第德行陰隲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急且以我拯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

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甍取
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
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携此衣一稱耳噫
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
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饞亟則伏
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
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
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
人子入生之際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
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

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眞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眞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于人火不得爇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敖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敖之根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已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

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敖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敖甚猶若不足既薨葬埋之侈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

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已也見已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已也識已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縣于齋室以自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即各賦以愛已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即不可人強求生即不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既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入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弁貪流也別有眞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

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干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并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閒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

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焉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將問至眞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于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御去之也誠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籍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旣懼之必有助以斂心以謹行者矣故澈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

夫子道已成也何懼荅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即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狴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愼不敢輒自居安輒自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爲備于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丁寧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此

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獨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于人而偶經過于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嚴臺之前按我萬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望徒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已是也得罪于天無所逃不從而禱於天孰禱乎繫在此則祈解亦在此矣即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聖戒以息天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天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即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即以眞實語奬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敖狠有讐即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汚衣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即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感我于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已也嗚呼倘死者已受天刑今能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無量數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啟心以忖悟備死候之實範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40

以味天道吾藏入非義出之其入當義入
責其前非立心下手當以天德為準此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功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賈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鬼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經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子曰吾幼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即有志於

減言且聞貴邦尚眞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于同志也余曰實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即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已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口也東亂氏古之賢者于大衆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胤一大賢瑣格剌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

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耳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

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舌毋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秪多有言之悔耳敝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庭國王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王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予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秪此一語蘊三奇矣老

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即訥者于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俟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知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即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句即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劃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

而愈晚愈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日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固塞其口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已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覿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頻回

于病齒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有一士巖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炎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翌然如驢恒以耳璫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髫之恐其髫工露之則使髫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衆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髫髫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

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抱蕾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即復塡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誥其賢臣曰吾于卿屬有人之胸特爲流言溝焉即入即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奚得

45

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昌事敗不因言而敗昌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請人之生死都由舌也善馬不轡街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忌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防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讙讙乎世之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酖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塗朱傅粉見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夷格刺得氏

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變于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使束格刺得持于公堂庭辨之束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不對不堪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氣雖斷于殃不取于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俊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

汝以言之葉矇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圻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水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虐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既爾宇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矣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衆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言虞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扞國禦奸也有妄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
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
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阨瓚
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醫于藏德
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
宴其高弟命阨瓚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覔最佳物阨
瓚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阨瓚
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
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發異醬異治而充席無
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阨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

他殺乎對曰王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阨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玅耿無舌孰究之不論奥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衆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俟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辯則躍然喜請貰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謝語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阨瑣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鼠醜者第得鮮足矣阨瑣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既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

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
世俗乎逆王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冒
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
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
細民何得虐誣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詬
謾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
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訕上
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
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
客曰衆聞二義陳說既正音吐　雅俱離席敬謝教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即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毋有五有也汚邪巧諂誇五毋也真直益減時五有也言毋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汚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轉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徙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而正言之時心能據正

恒自據正即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攖擾即揚禽聲而復其咈咈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樸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戾言病醜不能不借于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毋誘則近恕而忠者若之世道衰下讒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讒者無讒故讒人輿聞說者吾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識罪孰重矣毋誇則近謙而教者去之自伐善者非因已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爲實慝矣以慝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已德吾自稱已善昌名而泯已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眞則無誕而人卽信焉眞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眞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眞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一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

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絃不直則無音胡得和乎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無窾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賈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增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衆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爲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

言之未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雨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衆也知嘗言之時幾人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毋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且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吉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鍾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

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音其妖鍾已請益余曰贍已恐中國土誚我曰西土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菓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敎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敎未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上帝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繭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藁一帙中說天主敎

52

齋素三旨即出帙覩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者天王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誠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況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于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飡除其殽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汚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已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欲所

53

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寃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遏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飢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爲蟲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

54

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頻反而賊人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猫鼠蟲蟻多饕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月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藥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于學者先當拔心于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偏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于垢土俾不得沖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其餓求餒不求飽其于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于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

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遡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饌必垂下而墜巳志於汚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巳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巳曰彼殉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任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既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囿農舍之所畜大身臞體輕走麌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筭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

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麌鼠就而齕之齕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翫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眞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録之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57

重刻畸人十篇

畸人十篇

Borgiano Cinese n. 324

tomus Secundus

Sc. 1 Fila 3 Tol. II Fas. 24

Borgia Cinese

324

(24)

重刻畸人十篇卷下

利瑪竇 述
後學汪汝淳 校梓

自省自責無爲爲尤第七

吳大參昔于白下問余曰貴教坐功否余曰吾輩爲功與俗功異焉吾所圖者蓋在神魂不在形身吳子曰既神則無有衰老自得常生何以功爲余曰夫人體貌屬形至壯至老日漸衰減智志屬神至壯至老反更強確是徵神不可殺不能死滅矣吾因其常生謀其常善永安無虞也常生而苦辛毋乃常死乎與

其常亦寧速亦乎此功所爲用耳吳子曰善然則功在行不在坐與余曰坐坐而默繹之以擇以定以誠以篤用果其行也且行有二等有出於身外有留於神內留於神之行重矣而神之行於坐時固可行焉吳子問善神之肇瑞初功余曰夫初功者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帝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即歸功上帝叩謝恩祐誓期將來繼續無已若有差爽即自痛悔而據重輕自

行責罰禱祈上帝慈恕宥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絶每日每夜以此爲常誠用是功自爲已師自爲已判日復一日毋奈過端消耗矣吳子曰功哉功哉自爲已証則過不及辭況文罪與自爲已判則不欲欺已豈待外人諫責焉先治内心次攻其表于言于行則功得序得全得實喻如靈藥必效不誤也夫百人百罰不如獨責君子慚懼已知甚于人知之所謂自知則萬証矣殊乎小人惟念人知是愧是憚耳其於行也不圖善惟圖隱矣縱可欺人使之矇曰是也是也而夫心之艮隱隱心聞若或警呼曰非矣非矣孰能

強暗而已之乎則莫如當夜時晝事已畢燈已滅追求檢察一日之事何如且詔已令詳審責問今日嘗治心之何病禁止何欲洗滌何汚改變何醜行今日移幾步于德域也夫身今日善於昨乎否也茲功行則怒心可減可除惰心可振可翌慾心可懲可化矣且既自知日日又日會當追至天理臺前從公審判即此諸種妄念不敢發也自貶自褒之後固可盡夜安卧無慮焉第此功也精矣美矣得至無過便已聖人何謂初功耶余曰去聖人猶遠矣是者初功又有初之初中末三也蓋凡末行道而立志行之其始事

猶混濁未得便澄惟戒其大非耳既聊進方克省其非也至近善地乃察細微過者也譬之如泉久淪濁欲清之先除其粗石耳水已靜方可視小石去之水既澄則其耿末土沙沉居水底悉可睹而汰之矣此三者皆埽除之役屏棄諸惡耳未及爲善也吾曾久作前功進于此則兼起行善之功行善精美矣行善者于念于言于行非惟審有妄否猶察夫既有善否未有善則自悔自責如犯誡焉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至善盛乃可入聖人域也吳子曰信夫聖德雖無惡及其成道尚在爲善貴教作功一在誠實斯途轍

顯然程效不虛矣惜今之俗淪染佛乘云空尚無則論道者一稟高玄無翅飛天乃人之所不能行矣但論以論不以行故不顧實虛乎子談道以行即所談者悉可效于事也然嘗聞志仁無惡無過失乃近仁也無過失曷爲與聖人遠乎余曰茲者能無疵誰乎齋舍中人與物一一蠲潔而日埽日除垢何居風中難免塵埃也故在本世德雖高前功之簣不得暫捨手也縱設有人了悉埽除諸等醜咎而於聖人之域邇乎農夫既易田者猛獸已驅荆棘已拔野草已燼瓦礫已脫地形已平而無所種藝是近上農乎哉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傭僕以應家役彼未嘗竊主財物未損家械不擊子詈子不博不酗而日惟游閑坐卧一切不爲子以爲是僕善乎不肖乎總總生靈皆農夫皆僕役爲天王所傭以治此道之田以寅亮上帝工也必欲收投而獻諸主庚必欲行其役而充本職也豈望不爲非禮耶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則非但無過能寡過即目爲賢爲聖焉世衰故耳吾天主大教論人罪惡凡有二端一因不善之有一因善之乏俱可悔也俱可改也吳子曰談愈微愈美矣凡夫孰知無爲于善有爲于惡兩者等乎蓋凡善吾力所能行無非吾分

所當爲矣若此審已也進道無疆矣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 第八

乙巳年龔大參賚捧入京即余問曰天也至公至正凡行善者凡爲惡者必有吉凶報應第今人多曰善惡之報全在見世加於本身若身後則無有佛氏所傳輪迴六道天堂地獄之虛說也不識貴教云何余曰是何言與豈可以輪迴六道之虛說輒廢天堂地獄之實論乎吾天主聖教不如是輕薄德勛以爲順者天下福祿足賞之逆者天下災禍足罰之也德之根柢高峻從天而發天下萬物皆卑陋異類孰有價值相應可以酬德者哉天下君以天下位紺陟國吏

天上君亦以是償天吏乎明達世界之情者咸曰徧大地皆從欲者迴拔衆凡而爲君子每世得幾人耳君子欲行道于世常不脫終身之苦辛則此世界也謂之地獄氣象猶可若謂天堂殊不似矣試觀世人羣類無不自稱苦焉苦中有天堂耶天堂中有苦耶彼小民勞于農力險于經途汗于百工疲于戍守每仰縉紳持權者爲安樂且曰世界有天堂居高官食厚祿者即是其人豈不然乎今予臨民有年矣敢問身所得天上樂何如哉大參曰否否世界有地獄居官者陷于其深區焉泥塗中肩重負此之爲勞不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6

於位小官署輕任者矧等而上之乎人不識縉紳士所茹荼苦故謀掇而加諸身令識之偶值諸路必速過不拾取也古人比吏道如黃金桎梏拘于囹圄甚得其情也是以吾今思抽簪投綬歸耕娛老與幸不虛此生耳余曰信矣子治一方見勞如此其甚矧治多方乎即其苦奚啻百倍也位愈高心愈危也西土古昔有棲濟里亞國王曰的吾泥倒國豐廣爾時有臣極稱其福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則以位遜汝即使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自執事以王禮御之而寶座之上則以單絲繫利劍垂鋒

而切其頂此臣升座初觀王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
即大歡喜既仰視劍欲墮便慄慄危懼四體戰動未
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也王曰嗟乎
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所畏耶
嚴主在上日日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俗人不
知居上之苦故慕之因嫉之倘知之反憐之矣吾嘗
且笑且歎且惜彼經世之士謀安而溺于阨努力攻苦以
立功增職王法亦差功疏爵次第加之誰知吾以苦
市苦朝廷亦以苦償苦乎今子謀歸田耶歸而能意
卻人緣專務一已生死大事則得矣苟圖度離苦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甘恐甘者無時可就苦者無時可離也世如壙野滿皆荆楚何逝不刺身焉

藥氏者西土聖人嘗曰鳥生以飛人生以勞是以生人際此齟齬未及了坦而逼迫他患已便萌發如候缺次補焉吾于辛苦如仇國卒世相攻中或可圖暫瞬鮮休曷得其泰平乎智者時防其侵也易居易職非謝苦也如荼蓼荇連僅易苦之別味耳四方民無不哀號曰世俗勞生吾以爲圖免之不如圖忍受之必欲免者須尋他世界苟於此未見未聞有人倖免焉此世界譬若細長繩作急窘

締結糾纏盤互令羣生一一解之我羣生者先盡觧其生命而繩之締結不盡解也造物主祐君子者令不屈于患莫免其患矣毅其心以甘受憂不息其憂矣故君子小人德雖不等憂患雖殊由而見困苦均焉大參曰信哉率四海之濵皆苦乎既三日韶陽候蘇子張飲爲大參祖道余在席大參目我而哂曰世界人皆樂矣何也今日又復相晤談論飲嬉非樂乎且吾尚有疑焉生若苦者世何以無願死悉嗜生乎非但問富庶康逸榮華者問貧窶裸裎卧淩跣氷丐于街市及諸耋耋目盲耳聾徧體衰憊若老病痾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晝夜僵地傷痛不間咸猶寧生不寧死焉奚不咸恬樂行世之驗乎此非樂地人人何肯愛戀之弗忍捨去之且善惡之報天下萬國各立君主用專賞罰之權君又選士居方定律設法綱紀民心以賞賜正之以刑僇齊之是今善者必榮樂惡者必危辱足爲勸懲焉奚待後世之遐且遲乎余曰固也竇未始日此世有苦而竟無樂也特曰此世樂不足稱上帝酬仁人之神德若此世苦亦不足明著上帝殃不仁之凶禍也故當造身後眞天堂眞地獄盡善惡之報以大顯宣上帝全能淵旨矣昔者吾述天主實義已揭其

理今復舉其端倪夫天降禎祥妖孽多不因善惡況合其德慝輕重乎世病柄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疑造物主弗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天之未定焉嗟乎天豈有弗定有弗定豈可爲天則曷不信此後有日焉各得其所當得且補今之缺而并鞫彼偏私之咎耶嗚呼持世權者縱爲公平而所褒貶予奪與否惟耳目是信耳無審據者弗克究也民之庸情有所妬憎則泯其善揚其惡壅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又是則在上者時或不及聞其人之功罪何能不失法意乎豈惟人也已亦掩已矣儁德之精多合于內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露于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彌誠彌隱已德何啻曰隱也且不有其德也人與已不知之則疇從而褒之惡慝之本素釀于心不洩于外見外者慝之末耳詐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者滋熟滋匿已慝奚徒曰匿也且不覺已慝矣已弗達則誰從而貶之夫已自蘊蓄已不有之同類之人又覆蓋之秉法君臣又不及知之復有天主暫容姑且未報或姑報而不盡也此必待來世天之主宰明威神鑑按審無爽矣至若人情無不願生者此別有故天主造天堂地獄爲善惡之報本自親口傳宣令人遽

信不待忖量其奈人情染惡自塞天牖神傳大光無由得入便不能明知身後所受又自古人死有復生者蓋復不知死後事情也既不知其情誰願往乎譬如人情戀土若有人從他鄉還明知彼處利樂便願裹糧從之若去者自古及今無一人還非萬不得已誰欣然肯行哉狐最智偶入獅子窟未至也輒驚而走彼兒迹中百獸跡有入者無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獅子迹矣故懼之懼死則願生何疑焉仁人君子信有天堂自不懼死戀生惡人應入地獄則懼死戀生自其分矣大叅曰子論人之報人善惡苦樂耿小

10

不能相稱耿小之中又有法律所不能窮究者是則然矣然人與法律所不暨者吾方寸中具有心君覺是覺非切報之則報仍在已在今不俟身後也仁人有天堂即本心是心眞爲安土爲樂地自然快足自然欣賞矣汝若辨一德心即增福祿一品備全德即備全福樂故謂仁者集神樂大成也慝生於心心即苦海罪創於內百千殃械應時肆陳則慝自歉自罰矣吾犯一戒自招一孽放恣無法則是地獄重刑也何者吾既違天命即吾自羞耻心告訐証我我胡得辭乎即我自惴懼心桎梏囚我我胡能遁乎自性天

理審判按我罪我我可以賄賂脫乎可望主者慈宥乎則哀痛悔慘種種諸情四向內攻殃毒無方我何能避哉矇人者不得矇已逃人者不得逃已故曰逢艱患賢不肖無大異蓋苦樂均也則請毋睹其膚視其臟矣請毋睹其面視其心矣君子不因外患改其樂小人不據外榮輟其憂也若然德慝之償在身內不由身外豈不信夫余曰固也凡生覺之類不論靈蠢行本性之順自忻愉遇已性之逆自哀慽矣飢渴而飲食滋液洗腆則甘嘗焉倘乏其所嗜或啖食草具餲飯敗漿即委頓嘔逆焉此何故也造物者之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吉廼物以就其生育而避之乎失養也軀穀之陋飲食之卑行物主引之以味而靈神之崇作德之偉行無味乎必踐道即心休焉違道則心厄焉夫然後天主賦我本性靈才本善無惡足著明矣但德之味誘民以從德非以是賞德功也惡之困以沮人勿爲惡非以是罰惡之咎也世主馭臣從命者方命者褒貶賞罰將由君何故此蒼生之衆其順逆天命之報獨由已畢不關天君哉家有燕喜主人置酒召客命樂工陳歌舞樂工謳歌舞踊終日曼聲趫容娛樂極矣卒燕主人豈謂樂工曰汝今日妍歌妙舞自娛樂無

量也吾弗予若直乎仁者既集德之神樂大成洵自愉愉悅然本以娛樂天人也即天地之主豈以仁人自愉愉悅竟無他報稱用酹其無涯尊情也歟子曷不察上國故典也三載考績三考黜幽陟明且有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以賞善罰惡曷嘗曰鴟義奸宄禦人國門之外者身歷險艱且勞勩困苦有餘刑矣無俟吾法律誅戮之耶又豈曰幹國澤民忠貞之士縱懋勞績自謀德不圖報矣作德日休已自享其福樂國家無煩表門閭勒旂常不必詔之以祿而豐其爵耶夫人知行善之愉悅不足以足以報德爲惡之況悴不足以

12

責外而外設法例以命以討厚售其值詎不知天上君法例愈精愈備乎君考臣功視勳庸又視國力乃賞焉然國藏微矣上德嘗不得其酬也故有不賞之功上帝六合之主其能無盡以無量數給人未減其所有之毫毛則至校德之時德乃獲其盡報焉西國史記曆山王至豐盛一日丐者進前乞捨王予之萬金丐者辭曰小人得數鐶幸甚何敢徼分外如此王曰汝第知丐子承數鐶捨則足矣何復知曆山捨人不萬金不可哉命悉負之去夫寥廓之主寧若地尊氣象褊小哉俗之弊乃獨尚耳聞目見爾已不知其爾

目所不及之福樂也惟驚駭本世刑災不慮此世後殊凶極殃矣龔大參曰席中忻際其身後患不堪問惟願聞來世喜樂何如余曰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則人之智力弗克洞明欲達其情非據天主經典不能測之吾察天主經稱天堂者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人無斯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六者一謂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世道莫盛乎聖人聖人行世猶以寡過爲功況其次乎經云義人一日七落落者違也循義之人于小節每日七犯則不循義者何如也世塗險滑道心惟危稟氣柔弱性理懵昧民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3

克免乎凡自云無過過重矣居天堂者已臻其域安
毅光明無惑無屈潔淨庸正中立不倚無過矣侍世
之尊君其衣必靜嘉侍天尊其心畢無垢塵也且世
人不但過失稠而善行又疏也有窮年困攻一慝慝
不去有盡年懋致一德德不至故自少詣老幸得辦
二三德行民仰而稱賢矣孰勇具辦道德大全耶若
天上君子道純則德備也比之如上庾所蓄糧者枇
糠已去惟精鑒是存比之如上庫所蓄財者渣滓既
銷惟兼金是儲矣是以曰聖城也二謂太平域則無
危懼而恒恬淡也吾于世有三仇焉本身其一世俗其二

鬼魔其三者同盟以害我矣木身者以聲色臭味以怠惰放恣媮佚闇溺我于內矣世俗者以財勢功名戲樂玩好顯侵我于外矣鬼魔者以倨傲魅惑誑我眩我內外伐我則我于其間亟于抵拒自不遑暇息矣嗟乎區區一心上畏天命下懼不虞之變左恐覆于險難右憚逃于佚欲前怵往年積累多愆後惕來世未決大凶內悚于已外驚於人誰得不皇皇乎使吾不肖耶懈惓于克己之功窘于三仇之勢而委心奉之雖得暫安而實奉敵讐之逆命反天主之正命爲患大矣使吾爲君子耶立志存正而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寃對至尅方止則當在生時功未成就畧不敢安寧矣既升天域則戰陣已休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故曰太平域也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世人不求憂而憂屢至勤以尋樂而樂罕得憂已至力求以雪之而憂反自熾焉樂既來吾慎以留延之而樂愈速消滅焉茲真爲苦世何疑哉且世樂者五官受之受之全賴此身身沒世樂并渙矣譬如葛藟纍樛木耳木偃仆葛藟無自立矣今人八十爲耋上壽也鮮得焉縱得之較之常生得幾何長乎又八旬之中且得

全享樂歟請計其實數以著世樂之妄焉嬰兒時無知覺則孩提之年竟無樂也七十以後大槩身疲劣目眯耳重口不知味已失享樂之具即逢樂事無以樂矣八十之中除其初末各一旬聊可樂者六十年耳夫人寤則能樂寐則畢不省事無樂焉世習懈惰未厭夜寢猶耽晝眠故日之大半爲寢所得而六旬之徑醒且樂者僅三旬也及三旬之徑計幼時習藝業屬父師之繩束急于樹基時被夏楚樂無由至壯而承其家任易其稼穡鞠其妻孥酬應萬事曷云喜樂乎或暇日徵及之其間孰不遭父母兒女之喪乎

執不值水旱饑饉瘟疫之災乎誰久身安無瘡痍無傷殘無楚痛乎此皆非樂之時焉如是展轉淘汰三十年中日每十得樂其一幸甚矣則一生之樂曰不亦希歟夫世之憂至極聊帶微僞樂耳若天上罄無憂焉憂于是處無根無種故無從發萌而全爲樂也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少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人類本天民其全福獨在彼耳客流于他界故常有本鄉之望常歎息之既未得其本所則有

欠缺有欠缺則有希冀有希冀則明其無全福全福無冀也吾人衆性所欲必得無窮之美好乃慰耳世所謂美好者咸微聊咸有限焉則吾性于是不得慰滿不得其所欲得矣故人以爲世界缺陷福樂不足是乃實理實情不足異也倘以世樂自滿足此真足異耳譬如王有上嗣宜君大邦而自安寢陋之處行役度生且恬然不思復其尊位不亦異乎吾人本國天國也天國主乃吾世人大父而吾儕乃自忘本國逆嚴尊大旨惟蕩流殉世卑賤之務是湛是悅孰知而不深加歎恤乎哉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

遂所宜享福非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庸
冀望也葢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
享福者有巨細品級卻皆充滿比之如大小甕各以
佳液飽滿斟酌故無增加之覬覦焉衆人爲伴侶爲
昆弟相視如皆已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
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五謂定吉界則無變而常
定於祥也夫世界人未必無成德且備也無安且恬
也無樂且永也無克且足也第四福者未定耳經曰
無人知已在天主所愛耶所惡耶世事既畢吾吉凶
始定無復更動矣又逐世務者如步行江流之上無

安隱之處可印吾跡也此心乍悅向道忽翻然而思非道者也本心汝不能持矧他人乎世態恒轉如輪焉何德無罪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何往無復則本世謂之反覆無常世特以無常爲常耳所獲福祿惟暫借也吾不能爲之主焉若天上吉福是乃大定不易吾可恒恃遠攸據也是以曰定吉界也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死而常生也夫有限之生其狀逝乎死也蓋生日日消化而不可遲留也故經謂世人曰坐于闇及死陰也今見在天下萬國人民與鳥獸等諸種生類百年以後大

17

槩皆死而新者迭生其生死之數正等則本世者謂之生域可謂之死域可也又其生時短死時長故西土古賢者常呼人曰將死者呼世界曰將死之土也常呼居天者曰不死者呼天國曰生者之地也夫人世之壽縱修而歲月日時悉有既也有既則必死必死則心懷死之慮蓄死之慊故能死者其福樂不得全圓若神靈升天者固常生不亡矣是以曰壽無疆山也壽無疆則并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答仁人之情也何者仁人德盛至死而已而其立志曰使吾常生于世即常行善不止故天主賜之常生常

德以實其志也入地獄者不仁人亦未嘗滅亡曷不謂之常生乎彼受罪犯人不勝其痛苦萬端則懇求死以息殃也而不得死則其生似爲常生實爲常死矣彼生時爲惡已熟至死乃已而其立志亦曰使吾常生于世常爲惡不止故天主俾其永存不滅常受惡報者報其定于惡也是則天主之法一世之善惡報以萬世之吉凶大指如是已佛氏竊聞吾西方天堂地獄之說又攙入吾前世閑他卧刺所妄造輪廻變化之論遂造作教法云居天堂置地獄者過去若干劫亦又還生於世此奚知造物主情乎設升天受

福者知若干劫後將失其安樂而復生苦世更爲凡民受福雖大亦大有欠缺福固不全必生憂懼不稱天堂至樂充滿也又非天主善妙方以振世德者也葢謀向道者將曰吾縱爲道至善而我大事終不得安定不移矣使人地獄受刑者知若干劫已滿其苦將止還於元界復爲世人其苦雖大亦大有異望不爲至極翻生喜慰非所謂地獄無量苦惱也且非天主所施沮惡善法也葢小人迷於私欲且曰吾縱逆道至惡而我大事不不得盡敗猶可幸復立矣此佛氏不知情一也夫樂之時易過則見短苦之日難度

則見長此情無賢愚共達焉吾推而可識樂甚也一月當一刻苦甚也一刻當一日矣兩者又盛則樂者一年疑一日苦者一日疑一年也若天上樂及地獄苦人言不及闡發之心不及思測之則天堂之千年爲世界不能一日耳地獄之一日爲世界不啻千年也經謂天堂曰天主御前千載如已過之昨日也不日如現運日而曰已過之日不曰今日而曰昨日若無有者然以指其短之至也謂地獄曰大日甚苦也忻之日不長惟患之日長大矣聖神實錄記昔年西上有一山舍中修行一友者失其道會數友共居一山

名道盛而天主殊寵眷之一日天神降命之入深山某望享以天筵使嘗天上福樂也朝往其處塗次稍淹至其所筵將徹矣僅嚌一二臠覺異常味即還詣舍欲入闈人大詫之云汝何人輒闌入內也其友曰余會中友晨出遊山中今返汝何人遂不識我乎闈人奇其言請會長及諸友諦視之則無有知其名識其面者矣彼此大驚愕審問忽一老友悟曰會中記事書稱二百年前一友名某出遊山中竟不還則此人是也覆視信然也此足證天樂千年一日矣又記大聖人額肋卧畧者昔居持教尊位十餘年矣時有

總王德慝不相掩宜入地獄聖人惜之告禱天主願代受苦罰以贖其無盡罪殃也天主俯聽即委一天神報之曰代王或終身腹痛或四刻受地獄之苦二者擇取其一則可免彼無量苦也聖人計之腹痛苦不爲甚恐在終身久難堪忍地獄之苦至甚而四刻之頃且幸速過遂擇地獄刑也天神置之地獄中而去聖人不任其痛之極覺踰期且遠矣即自疑悔不知可禱耶否耶抑罪應入地獄竟不得出耶既而天神往見之問何如曰何如此大欺我先謂四刻暫耳而乃使我受苦萬餘年乎天神曰何謂乎向者至今

止二刻耳更如許則迄期矣聖人聞之大駭搖首曰已矣請終身腹痛則輕于地獄之一息也其後額肋臥畧果終身腹痛也衆人知其病少知其緣也以是可觀天上地獄之年日不同而佛氏曰入地獄受苦若干劫止雖長固不爲過惟曰居天堂若干劫即速逝之甚也此佛氏不知情二也竇今識真天堂所有六福所無六禍常久不滅者則天主賞善報德真實法意也世界無斯六有斯六世界無真天堂矣夫治今與治後兩世一主耳吾人之德業德報兩世一功耳今者爲行路後者爲詣域西聖人設兩喻喻是事

理甚著明也一曰務德業如造大厦木石諸材雜散
厝署顛倒失序愈當華美之處愈受斧鑿厦未成故
也厦成則峻美者萬年峻美卑陋者萬年卑陋今世
人位淆亂不可因所居位卽徵其德否也善者頻患
苦不善者多安樂如司馬遷稱顏回盜跖之倫世世
多有之愚者或曰世無德慝或曰禍福莫偶命皆謬
也明哲之士乃知善者無位用以增其德而繕其功
耳終當結天殿靈庭不須憫恤之不善者冒得非其
位用以釀其惡而厚其罰耳終將寘鼎下處殊足可
憐矣一曰譬之如樹木隆冬時佳惡無異非其時故

也常有菀枯二樹同植於苑俱無花葉俱無果實以判生死則此時特內異耳一則根存液注生意勃然而一者根已朽液已乾淒然死矣春夏既至人方辨之生者即萌蘖怒生沃然光澤灼灼其華蓁蓁其葉有蔫其實也彼枯木者既負場師期望衆棄賤之則斤斫斧截析而付之燎爨耳吾人既孜孜業業勤奉天主大教豈即榮富乎豈即身無疾乎家無虞乎與不奉教者無大異焉則汝何不竢其時乎彼其根液內克汝不得而見之是本世也真爲人之冬耳迨來世乃其春夏矣則善惡者之所受始分明焉善者則

於其身神生大光輝視太陽七倍甚焉目得見此世所未見景光耳得聞此世所未聞聲樂口鼻得啖嗅此世所未啖嗅味香四體得覺此世所未覺安逸也冬已往而爲春夏者無量年榮茂無替矣惡者既負天主重恩爲天神所厭惡則其身神變成黑醜貌相類鬼魔焉如不材枯木棄之地獄爲薪燎以供其永藝爨火耳其苦痛萬端非言所及也前世小患已畢而後世大患無限矣請子無疑聖經及聖人醇言也大叅曰竊聽精論即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真聖人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其致一

92

耳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致爲詳備吾儒書曾遇秦火焉予知之乎故此燼餘大多殘缺而後世之報應具不明不諳焉因而伎儒者疑信半混之有無之間也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大敎互相發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升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天及祖宗且以疑誤後世乎三王爲德必有反身而誠俯仰

不媿之樂于內而天猶從而榮之以至尊之位于外又錫之以天上福何也則子言身後有天堂燦然白矣周公仲尼老聃三聖之賢不下三王高于後世帝王遠矣而不得尊位則天未必以世之富貴酬德而咸令永享天堂樂又可知也三王周公仲尼老聃既已在天則夏桀商紂盜跖歷代之凶人何在乎暴虐奸回不地獄安所置之哉有此賞則有此罰有此人則有此置頓之處天堂地獄相有無也信天堂不信地獄其有陽而無陰造化安得運流乎惟中庸語舜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得無以是爲德之報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23

余曰固嘗言之天主者前後世禍福之原豈不能以世福報德乎思予誘世于德見世人重位嗜壽即指人所期望之報而揚厲之但不可以是爲常以是爲至報焉故不曰仲尼無位顏回無壽必無其德也苟世外無他報惟位與壽爲至報焉則正位之後所立功德何以償之乎爲道之故致命遂志此之爲績賚誰乎余竊觀賢者位彌峻壽彌修其心彌勵其身彌勤則意者天主施彼以世福非酬其德之功也惟以廣其功耳酬德固在後也吾西偏庠校所論休戚大異他校也其言曰黃白出諸深坑珍珠探于海底美

玉韞之石璞凡諸珍寶物每舉諸窮險矧德爲至寶必不可得之于安樂矣德者安地而詣德之道至危難也有育身之道可導我以育心者身無恙了無作務惟事閑居宴安鴆毒劇于病卧何者閑居則厭飫食飲不得其養勞身則餒餒則甘飲甘食雖粗淡常得其養焉心不勤動以事道是不嘗德味不霑其養也貪得者愈得者愈欲得嗜德者愈德愈慾圖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于積財不厭多于積德獨願寡乎道以行成名耳在道者罔利乎進不利乎止利乎速不利乎淹聖經曰天道狹天門卑進者鮮矣汝索德于

自寬之地縱自高竦從衆不從賢恐非其路而難入天門矣生知者寡而學困者多世世然也故憚苦避勞而成爲大丈夫者希矣苦勞也爲萬善母安樂乃道德之賊止水不流不動必生蛆爵敗故謂世樂爲仁人之苦仁者以是爲敵讐矣弱劣之輩入德無因焉其聞道語寒心驚魄如卒無膽氣聆鼓聲以接戰也昔賢睹幼年之迷于色者遽退而去或問之奚不乾誨斯人乎曰新酥不上筯也夫取樂而爲慝者當慝樂之忽逝而慝之獨留永久遺悔辱于身也行苦而爲善者宜繹苦之忽往而爲善之德永久遺光榮

于心也葆祿聖人曰以瞬息之輕勞致吾無窮之重樂也予敢轉其語曰以瞬息之輕樂招吾無涯之重苦也若此兩言疇不當用爲終身箴儆與且天主經自始迨末無不戒人安于逸樂如陷水火也嘗誨人以今世眞福八端一一由劇艱趨義耳今惟述第八則予自可知其餘也曰爲義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生靈之類無不屯苦若爲利祿爲功名爲邪淫及種種非義者徒屯苦矣若爲天主爲義而受窘難此乃福也故謂已得天國矣茲且未離下界累曷謂之已得天國耶已積其賈也夫爲義而人

荅之以讚譽以腆脫以敬崇以祠宇以碑記皆足爲福而非真福也將懼吾以是萌生矜傲反足敗德而後祈大主賞天主即曰汝曾得汝報已惟行義者竟無計賞且人反報之以毀以辱以讐而吾惓惓操節無悔此乃上品德耳人輩無以荅之全功爲天主所酬必盛必重也所以天主教士以德報讐宜也不以讐言爲讐且用讐以資已德也金無煉不成精美香無爇不生郁烈君子德不得小人之窘難無以致其成就鴻聞于天下也敝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耳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

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賞有掌樹之枝焉蓋曰勇遇觸敵自然奮增不奮增非勇也凡德以屯患爲砥用自磨厲也不畏劬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爲所動不爲所屈而反精粹斯亦爲德者之掌樹已是故吾教中聖賢習求勞困甚乎俗人于目安樂也或辭后王君公尊位重祿而終身順聽師命躬行賤役自古節骨受凌辱以扶難拯迷者或豐家盛財久習安樂吉殺衣美而盡施於窮乏之身行乞於衢市食淡服麤捶剛堅勁牀地克責體膚或在鄉文業已成足自聞達

26

而離父母國骨肉親客流遠方煩劇身心鏟滅名迹以談道勸德博修陰騭或睿頴足逢世而棄俗業特以闢邪敎謬言証天主正傳甘心服殃置命刑下也嘗有聊歇息非謀歇息惟以耐以勉以久受勞苦皆萬計謀爲義之故生死違樂就苦耳倘有曠日弗逢拂志之事輒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棄也葢伏屈苦勞之下則是爲彼抑覆若踵踏苦勞身行其上是以苦勞爲上天階矣吾國人見學士者千數百年以來無異論無異行以此爲常無議之爲非人情也倘以是爲衆庶所怪即明哲者因是益尊尚之矣大

叅曰施我富爵安樂名譽顯達則我不得已姑受之施我貧賤憂患鬱沒無聞則我領其意忻然取之此中國未聞奇範也此範得孔尊尚以爲道何有乎子能行此說于中國民不治而治矣人所爭競者財耳位耳功名耳喜樂資耳除爭競之薪彼鬨亂之火從何而熾乎則太平自久長矣雖然身所甘受之苦身自取之則苦不爲苦吾惟樂之是避即樂反爲苦也且苦既習也亦無不樂也則賢人者此世亦樂矣後世亦樂矣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第九

昔余居南粵之韶陽郡所交一士人曰郭某其尚德慕道非庸俗人也一日踵余門涕淚交頤而曰吾來辭吾師不再見矣余怪問所往曰將去世也余驚而曰子年未耄體壯甚何從知壽命當終如此其亟乎曰往歲之犬馬齒五十有五時遇高人談星命如神爲我推筭預說後來五載事也其吉者未必然凶則言言驗矣謂命終之期曰今年四月中必不得免焉今月內果乃夢見諸不詳豈不爲徵應乎嗚呼客歲吾滿六旬方產一子今已矣獨此呱呱泣者誰顧育

之痛夫余憐其悞也數頓足惜之語竟大息而慰之曰此世間至虛至妄無若星家之言與夜夢所見兩者而子以爲實然以爲定然不亦爽與曰睹其孚得無信乎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一二中的非巧也其偶得也奚獨人乎以數叩五木而問之數投之必有一二合者星命之允觧夢之符則拙工之中五木之合耳況星家之輩有種種巧術傳遍鈎致能無合乎然終不合者多也有人于此十試之有二三焉以黑爲白以晝爲夜吾即知其爲瞽人夫星家與夜夢者無日不混黑白晝夜紛紜其云而令我反爲之眩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目爲神靈何與以多妄不爲妄徵以二三偶合即爲信徵乎此無他乃帝之刑僇以譴責不肖子敢徼逆不可逆之天命者也吉凶是非之應耳吾無是非非自爲之豈有吉凶非自招之乎天下無物能強汝爲惡則無物能強汝入凶也是故人心強于星也星家既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其知人之禍福乎汝冀吉忌凶我何獨不然惟迎吉避凶有道改惡遷善耳矣汝染惡不思洗見善不圖行乃欲僥倖免禍受福星家縱予汝而天主鬼神正理必不予之汝猶望得之與悠悠之俗錯指禍福吉凶久矣無不以富貴爲

福以貧賤爲禍以生爲吉以死爲凶錯指之又錯捨取之若是之吉福凶禍忠臣孝子難遇難避也而此間欲論道何由哉吾值君父家國之難則義當急拯之問星家曰吉我往曰凶我不往乎大小萬事皆然則何徒問之爲夫善惡是非可否惟賢智者能審明之吾有疑叩賢智者而問之則能謂汝擇地而蹈焉彼何人斯能許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財何不自富貴而免居肆望門之勞乎自詫知未來百數十年曷不識今茲足下乎吾儕所踐土下多有古藏金寶何不拍一孔以自資而巡路求人乎則彼將曰非其命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而取之嗟夫果非命不得取有命不得辭安用推筭爲彼是人者豈不亦明知其爲虛爲誕而不耻以是爲業則吾能信其爲天神所寵異詔以未來之奧幽乎夫又奚足譴也第有人焉甘以自欺又甘以欺人强令信此僞術修言某人不信星命不簡時日而死而不言萬人深信之事事差擇亦死矣無理可據惟贅述星家先言後允故事眩汝聽焉則汝曷不信正理而令我信若人所記所虛哉且星家所自來非中國賢聖所作有陰計有邪法鬼魔瞋佐令推得隱事或自作迷人事正人以是故不屑求之曷足信從

與上帝恤生靈之勞于晝則使之夜寢以宴息無事焉設人不以夢爲夢而強欲謂之事不負上帝慈旨而自作孽乎有人偶誑汝以一二虛言其後有實言不敢即信之夫夢昔昔皆謬亂偶一合則爲實事乎郭生曰星家誠妄吾往者故不信之惟此人先說吾數年未來凶禍若神不敢不信焉一二偶合也一一合烏云偶乎余曰痛夫子知往數年之禍胡爲來乎彼授之子掇之藉令彼不言子不信畢不來矣則子之問彼也自求禍也郭生大訝吾言問曰何謂也余曰吾初入中國竊見大邦之民俗酷信星命地理之

術受其大害而莫之覺甚惜之遽有意爲說擿之第復睹士民舊俗安于故習已非一日吾材質下不敢以擬士謀逆塞江流也然頗有俊士祗慎其行知凡事行止當量實理不宜以庸人之度度之也因而垂問敝國庠校士人風習吾論其大誡及天主教所禁止無不稱善而憬然忖悟願改前失斷絕種種自作之害也子能聽愚言其存命不難耳郭生蘇然喜頓耳以聽余嗣曰夫身之安危咸賴心耳故名爲心君其居身中如君于中國焉人值憂懼之耗不論眞僞即四肢血氣急來護寧其心如兵將分列四外一聞

事變亟赴京師扞衛君主也以故人懼則面色青白四肢搖顫良由血徃于心不在肢體故耳若惶懼太甚血氣迫聚于心反鬱逼之令心氣遽絶故有因懼而死者夫民之貪莫切乎貪生則其懼莫切乎懼死也吾儕永居百險之中無處安妥則其危事易信焉故忽聞之不暇繹其真僞駭懼急發不得止矣恍聞之音惚見之影屢生心之大傷也夫懼之病最難治也療之愈增也謀消之愈長也遇將蹈之患乃重患也何者懼患亦一患也則懼患者是以患加患也豈惟加之懼患之患頻大于所懼之患者也故曰不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忍受災者至災也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正謂此等虛妄事耳若實事者彼既實有汝縱不信何由得無乎然虛妄之事若言吉福亦非信之所能得有惟是所言凶禍之事因懼生災以爲驗耳何者汝信彼言當得吉福汝則喜悅人生吉福固非喜悅所能招致汝信彼言當得凶咎汝則憂懼憂懼之深則生病患其應若響汝向固云吉未必然凶則盡驗不其然乎吾行于地所必須者惟地八寸以持足耳然有八寸之木置絕高處令汝踐之縱無人推墜自傾隤矣使置木于平地則汝疾趨其上無恙也此何謂乎

豈木在高則狹在地則廣哉惟天養人以從容耳見窄則亟矣故八寸之外苟有餘地乃安行也子今信妄人之云是則已命乃在八寸地耳意無餘地于行何得不急傾倒乎西國中古有一國醫論其時俗虛言熒惑大爲民害國王大臣竟未信之彼醫乞以王命往拘獄中罪人宜受大刑者來可徵驗也王輒許之罪人至庭醫謂之曰汝法重情輕斫首鉅痛王實憐汝我國醫也有術于此用鍼刺脉微漸出血畧不覺痛已得死矣王既許我汝爲何如囚乃叩謝但幸不痛安意就死醫則以曾帛障蔽其目出其臂刺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32

芒鍼了無創傷亦未出血別用錫器穿底一竅實水其中令自竅出承之以梡僞爲大聲曰血已出矣人身止血十斤耳如是出者八梡則死矣如是每梡以次傳報囚聞水聲又聞傳報信謂血出漸次衰弱報至八梡宛其死矣衆視其身實無傷也王始信國醫之說眞實理論駭懼之言不可輕發不可輕聞焉則以嚴法大戒國民而禁革僞術迄今不得行也嗚呼造物者天主大慈也罰罪中不忘其悲心故藏世人未來凶咎于天命之寂寞不忍預苦之而妄人反鑿其空陰固欲拔之以墜其罪以速其禍以重其苦乎

郭生曰卜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由我矣聞姑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不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善難也于是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善者已故春秋惠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晁後也今之問星命晁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可見

周公不以卜爲重也曩者子無二善之疑可決則徒卜不可況問星命以犯天主首誡乎若曰命在天主之上非天主所已定則謬莫大犯愈極矣若曰在天主下原爲天主所定而令小人用以取小財造作小術便可測量亦侮天主不淺矣人心不可測而至神之深旨可測乎郭生聞吾言大悟即拜謝教曰吾命也吾師實更生之不聞大教枉自斷棄耳自今以後兒復得父婦復得夫一家安全敢忘所自乎余乃引之天主臺下叩謝丁寧之必勿聽五星地理諸家虛誕浮說惟正心候天主正命也郭生別後了無恙踰

四年又得一子舊歲八旬猶健飯不減昔日也

34

富而貪吝苦于貧屢第十

余居南中時一友人性質直其家素封貪得而吝於用識者慨惜焉余爲說誡之曰貪得者或歷山谿或涉江海或反上於田畝習武者損力于弓矢冒險于戰陣習文者疲神于書牒煩勞於政事皆曰吾欲且聚財俾老弱獲賴耳此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夏勤力急箝穀食以爲冬儲入其垤弗肯舍之出矣汝之情孰異于此徒欲以富上人耳無暑無寒殖貨不厭不亦異哉以積增積彌得彌欲欲與財均長焉汝庾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大於我能

容乎循塗負穀而鬻諸未必多茹於不負者也如曰吾取於大廩有味乎所取則一也於巨廩徵廩奚擇焉余儕所須之水止一缾耳汝意將必酌之於大江不酌之於涓泉倘臨江而值暴風水大至波浪崩江涯汝身陷水中誰愍之乎知止足則不酌水於濁流又不失命于波浪矣欲者在衣食之內則可越衣食之外是則無定無止焉貧者之所乏也寡貪者之所乏無限矣萬金重貨也有以艷羨得之有以不意得之兩者孰高乎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短則拘迫長則傾倒耳若財能增智減愚則世有

35

吝踰于我者吾耻之然吾覩智非因財長愚非因財消也衆人昧于似善而非善者曰富善于貧求財不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盈耗耳財愈多人愈重我也貧人終身受辱也噫嘻寡有非貧匱多欲乃貧匱耳多有非富足寡欲乃富足耳夫財縱盛不滿汝欲汝以爲薄焉如此豈不常居窮哉除此欲心則罔貧矣貧者安于本分則富矣貧者缺財以爲不足富者嗜財亦以爲不足也財免我何灾乎財之禍自不能捄矣財者習逃僕耳雖以繩急縛之偕繩而走矣嘗置人以守財而守者携財而遁矣夫財本虛物如其實

也何不能塞得者之欲乎如有甚渴者終日飲水而渴不息必懼而覔醫汝久嗜財聚財得之滋多嗜之滋猛何不懼而覔醫乎凡患疾用所嘗服藥弗瘳必懼此藥也或反致傷耶弗服矣嗜財之疾醫以聚財之藥弗瘳何不能捨其藥耶夫善者善得者之心者也財也煽人欲培驕矜反謙遜速諛諂拂直言振侈泰誘邪念非善甚也孰如富而存貧者之節乎夫財與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財之事乃世俗之大害也君子倘不以得順其所欲即以欲順其所得不屈于貧不慼于富茲所以爲君子歟嘗有喜得而弗享其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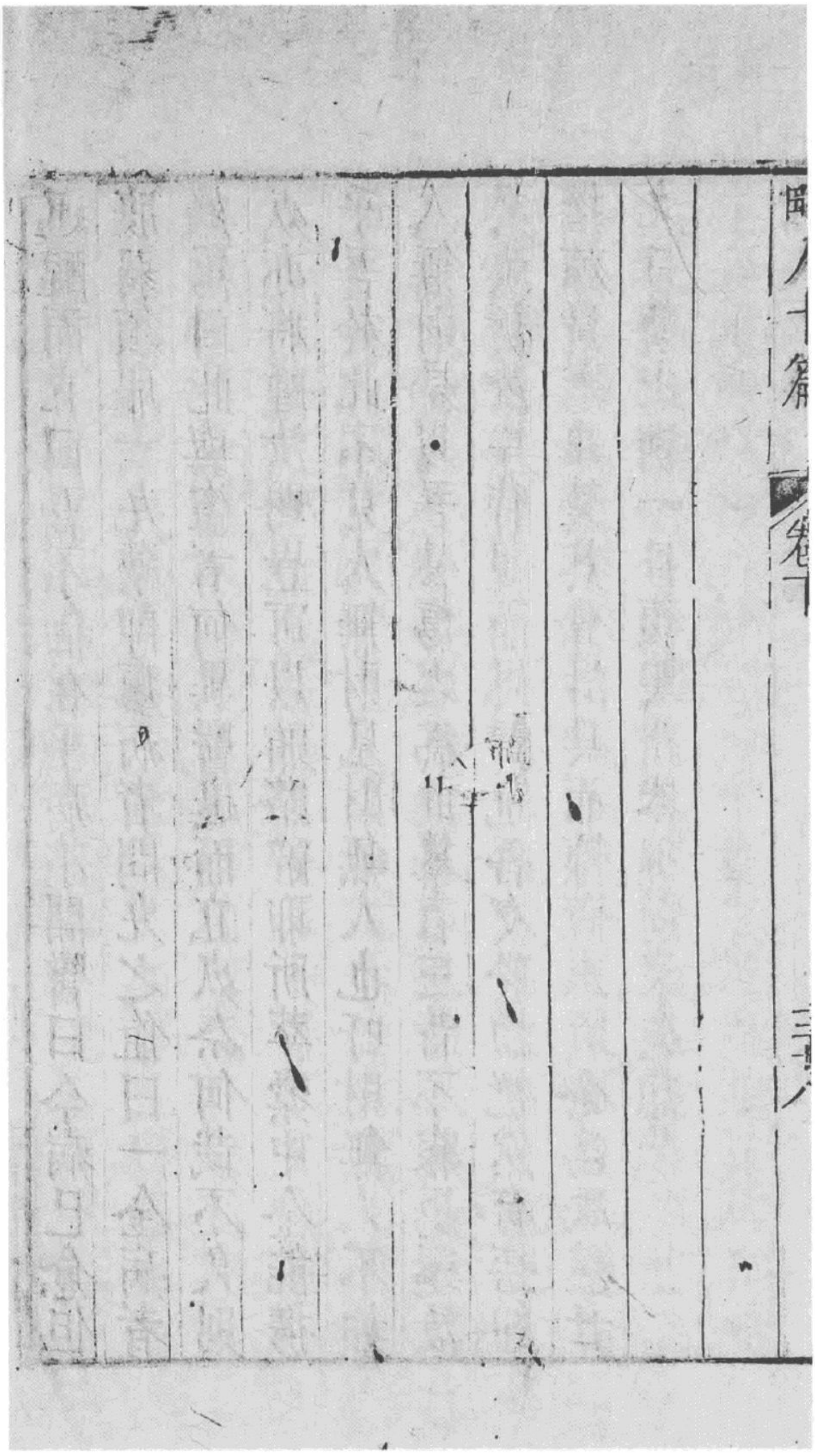
已得生平居患而弗得脫也吾若之何哉西邑古有一人富而甚吝所衣穢衲賤於奴虜過市人揚聲而指詡之渠曰彼詡我我還室私視金滿笈自樂矣陋哉誌傳曩一富家甚吝後懼減其財則舉其資產盡鬻之得數萬金成一巨鏇埋土中自拾林下苦葉食之既而盜捐以去痛哭於藏所不已有鄉人慰之曰汝有金既悉不用之今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代汝金埋之土中則同矣奚而痛哭如此汝今已得若干萬金以百重所固收之笥篋中閉而不用則或石或金在笥篋中何異乎此如但大氏之渴也而不得飲

近水焉古有云但大氏生世饕惏而吝效置地獄中不受他刑惟居艮水澤中口不勝渴水僅至下唇晝夜欲就水隨口所就其水輒下徒煩寃竟不獲飲之是其咎殃焉汝何笑耶後人將以但大氏事轉謂汝哉汝內嫌僕者外防盜者勤於扃守夜不敢寢恨得利未暢則節食補之而饞不餐也惶惶逐逐自勞自苦耳古語曰汝詛吝者何禍乎詛其長壽而已親戚朋友鄉黨俱避匿之厭惡之惟願彼速死無有沾其潤者故也吝諸已胡能捨諸人乎吝如牢豚生而穢濁人不屑近惟俟旣死乃益于人焉吝嗇之汚亦無

親人既死之後人利其財與貪與吝相隨貪必吝吝必貪如人已死毋望之言若人已吝毋望之財專于殖貨者每思盈一數數盈即忌減缺以此爲念則常覺減缺所有所無爾俱乏焉有人于此聚篙楫帆檣之衆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鋸斧斤之廣而絕不爲梓匠之工貨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之需不謂病狂者與汝今積金無數而一不捨用而自以爲智乎汝何不明哉財之美在乎用耳豈宜比之如古器物徒以爲觀如神像以叅謁而已哉此非汝獲物物反獲汝也財主使汝財財僕事財爲人之僕人猶愧

之而爾安心爲小物之僕乎上古之時馬與鹿共居于野而爭水草也馬將失地因服于人借人力助之因以伐鹿馬雖勝鹿已服于人脊不離鞍口不脫銜也悔晚矣爾初亦不知而惡貧且借財力以尅之迨貧已去心累於財戀財爲病且爲財役矣曷不如馬悔乎吾西土昔有一人忘其名富而愛財甚乎身今俄而病嗇于治療久之增劇熟寐不醒其友醫也哀而謀醒之令家人設几席其榻前取鑰發篋置金几上其親戚皆手權衡爲分財狀其友醫就病耳大呼其名曰汝睡而不顧汝財人將瓜分之病者聞若言

迅醒而立曰吾不猶在乎病小間醫曰今病已愈但腹弱須服一丸藥即瘳病者問丸之值曰一金病者怒罵曰此與盜者何異醫退而立久奈何哉不久則亦將踵汝門豈可以賄賂辭耶所萃槖中金能携乎吾於此不見人無財見財無人也吁財無人不如人無財是以吾慘傷之爲此纂言三昔不寐思還汝於汝祈汝片時視而思歸也吾友聆勸恍然有悟即捨殖貨之事焚其會計具而慷慨求道余爲欣然廿九日焚之初一日復製新器理前業矣悲哉



39

附西琴曲意八章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賓具贄物赴京師獻

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

音

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

賓對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習道語數曲今譯其

大意以

聖朝文字敬陳于左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

方音異也

吾願在上

一章

誰識人類之情耶人也者乃反樹耳樹之根本在地而從土受養其幹枝向天而竦人之根本向乎天而自天承育其幹枝垂下君子之知知上帝者君子之學學上帝者因以擇誨下衆也上帝之心惟多憐恤蒼生少許霹靂傷人常使日月照而照無私方今常使雨雪降而降無私田今

牧童遊山　二章

牧童忽有憂即厭此山而遠望彼山之如美可雪憂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遠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寧易已乎汝何往而能離已乎憂樂由心萌心平隨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樂心幻隨處憂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爾寬於申心之錐乎已外尊已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求安于故山也古今論皆指一耳遊外無益居內有利矣

善計壽修　三章

善知計壽修否不徒數年月多寡惟以德行之積盛量已之長也不肖百紀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有爲者其身雖未久經世而足稱耆耄矣上帝加我一日以我改前日之非而進于德域一步設令我空費寸尺之寶因歲之集集已之咎夫誠負上君之慈旨矣

嗚呼恐再復禱壽壽不可得之雖得之非我福也

德之勇巧　四章

琴瑟之音雖雅止能盈廣寓和友朋徑迄墻壁之外而樂及隣人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其以四海爲界乎寰宇莫載則猶通天之九重浮日月星辰之上悅天神而致后帝之寵乎勇哉大德之成能攻蒼天之金剛石城而息至威之怒矣巧哉德之大成有聞于天能感無形之神明矣

悔老無德　五章

余春年漸退有往無復歷老暗侵莫我恕也何爲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窄地而營廣廈以有數之日圖無數之謀歟幸獲今日一日即亟用之勿失吁毋許明日明日難保來日之望止欺愚乎愚者罄日立於江涯竢其涸而江水汲汲流于海終弗竭也年也者具有輶翼莫怪其急飛惟悔吾之懈進已夫老將臻而德未成夫

胷中庸平 六章

胷中有備者常衡乎靖隱不以榮自揚揚不以窮自抑抑矣榮時則含懼而窮際有所望乃知世之勢無常耶安心受命者改命爲義也海嶽巍巍樹于海角

猛風皷之波浪伐之不動也異于我浮梗蕩漾竟無內主第外之飄流是從耳造物者造我乎宇內爲萬物尊而我屈巳於林總爲其僕也慘兮慘兮孰有抱德勇智者能不待物棄巳而巳先棄之斯拔于其上乎曰吾赤身且來赤身且去惟德殉我身之後也他物誰可久共歟

肩負雙囊　七章

夫人也識巳也難乎欺巳也易乎昔有言凡人肩負雙囊以胷囊囊人非以背囊囊巳慝兮目俯下易見他惡回首顧後囊而覺自醜者希兮覘他短乃龍睛

視巳失即瞽目兮默泥氏一日濫刺毀人或曰汝獨無咎乎抑思昧吾儕歟曰有有哉或又重兮惟今吾且自宥兮嗟嗟時巳如是寛也誠闇矣汝宥巳人則奚宥之余制雷法人亦以此繩我矣世寡無過者過者纖乃賢耳汝望人恕汝大癰而可不恕彼小疵乎

定命四達八章

嗚呼世之芒芒流年速逝逼生人也月面月易月易銀容春花紅潤暮不若旦矣若雖才而才不免膚皺弗禁髮白衰老既詣迅招凶夜來瞑目也定命四達不畏王宮不恤窮舍貧富愚賢槩馳幽道土中之坎

三尺候我與王子同坳兮何用勞勞而避夏猛炎矣
用勤勤而防秋風不祥乎不日而需汝長別妻女親
友縱有深室青金明朗外客或將居之豈無所愛苑
囿百樹非松楸皆不殉主喪也日漸苦萃財賄幾聚
後人樂侈奢一番即散兮

物元實證

〔意〕利類思述

提要

《物元實證》，意大利利類思述。清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10。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以物之動、物之不等、物之向等五點，證明『萬物有一無元之有』，亦即天主。此外又設兩條駁辯而加以解答。其一謂天主若至善至能，則宜盡絕世間諸惡，而今世間尚多有醜惡。利氏解之曰：正因天主至善至能，故可包容世間醜惡，冀其悔改，並以磨礪善人。其二謂性、理為萬物之本，不必於其上再立天主。利氏則解之以性、理非自有之物，不能為萬物之原，為萬物之原者惟天主而已。卷末題『以上摘取於《超性學要》第一大支第一段第二論三章』，按《超性學要》此章名為『天主誠有否』，與本書相比，僅章前多『經曰：予（天主）即有也而已』云云一段文字，可見是由本章抽出單行。

本書開本26.7釐米×15.7釐米，版框高19.3釐米，寬1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尚別有一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34.13，開本較此本略小，而行款與內容無異。此外據《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國家圖書館尚藏有清刻本一部，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又見於馮瓚璋《北平北堂圖書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應為北堂舊藏。（謝輝）

案館亦藏一本，行款均與此本同。其中，

物元實證

十

62

10

20.i Volum:
Tom: 10. Vera Crite=
ria principia Rerum.
f. D. Lud. Bugly.

物元實證

萬物有一無元之有。據理推證。約有五端。

一。以物動證。凡動依他動而動。故必先有彼施動者。而後有此受動。施動屬爲。而受動屬能。施所有。謂之施動。受所無。謂之受動。如火之施熱。是屬爲之熱。水之受熱。是屬能之熱。故此之一物。就其爲此之一物。不能并屬能。并屬爲。而其所能并屬能并屬爲者。必因乎已之他分也。如屬爲之熱。不能并謂屬能之熱。而但可并謂屬能冷。則據此一物之此一分。必不能謂施動。而并謂受

動。而凡受動。必依他施動而動矣。比如甲受動。必依乙施動而動。乙受動。必依丙施動而動。丙受動亦然。夫相因而動之倫。不止於最初施動而自不受動者。則必將至於無窮極。若果無窮極乎。則是初施動者。與次施動者。理應并無。蓋既爲無窮。則無初施動。亦無次施動。緣次施動者。受動於最初施動故。而今不然。是知相因遞動之倫。必不能至於無窮極。必當止於最初施動。動萬有而自不動者也。是之謂天主。

二。以物之作所以然證。凡物不能自作。必有作者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以然。如有一物自作。卽此一物。在自已之先。亦在自已之後。在已先者。因爲已之所以然。在已後者。因爲已之效也。拂於理矣。夫由諸作所以然遞相承接。以推究厥始。亦不得謂無窮極。必有所至而止。謂之萬有所共最初之作所以然。蓋初所以然。爲中者之所以然。而中所以然。爲終者之所以然。苟無初所以然。則無中所以然。況終所以然乎。蓋旣無其作者。則自無其效。據理不得不然。以故推尋物之作所以然。必至於最初作所以然而止。是之謂天王。

三。以固然與非固然之物証。凡物相滅相生。故有能有。亦能非有者。是皆非固然之有也。葢旣能非有。則有時而非有。設萬物皆能非有。則有時萬物絶非一有也。若萬物有時絶無一有。則今之物。亦絶無一有。葢令非有者得有。惟已有者能之。苟其先果無有。今之有。從何而得有乎。以故推論諸有。不得謂皆爲非固然之有。而凡非固然之有。由此以得有焉。又凡固然者。或有其固然之所以然。或無有其所以然。推論固然。不得謂凡固然者。必有其

固然之所以然。蓋既於作所以然之倫。不能無窮無極。卽固然所以然之倫。亦不能無窮無極。必須至於一固然之有。其外無他固然之所以然。而萬固然與非固然之有。悉由於是也。是之謂天主。

四。以物之不等證。萬物之德。雖各成全。然論其美好。其尊貴。亦甚不等矣。有少美好。有多美好。有多尊貴。有少尊貴。萬類不齊。夫每倫有多少之稱者。因其有一至極以爲之準則。如兩熱並較。彼此不等。或多或少熱。由各或近或遠於至熱以別也。由此推知萬

有之中。必有一至美好。至尊貴之有。以其一有爲萬有之準。而萬有因各所受之分不一。以有多少之殊焉。所謂各所受之分云者。蓋每倫必有一至。爲本類所係。而爲其所以然者。如熱之中有至熱。火是也。火則爲萬熱之所以熱者矣。各倫莫不皆然。則知萬有必有一至有焉。至尊貴。至美好。爲萬有尊貴美好之作所以然。而萬有順而受之。是之謂天主。

五。凡宇內無知之物。行有所向。向有所得。終古如此。是豈偶然。彼物無靈。惷耳。頑耳。豈有意智。智者觀之。

知必有靈者爲之引動矣。空中百矢過焉。莫不中鵠。見者必歸功于善射之人。然則天地萬物。苟非有一至靈至睿之有以其全知所定之秩序。爲之主宰。爲之開引。萬物何由各得其所哉。則所謂天主是也。

駁辯 有兩相敵者。設此之能德無窮。則彼必滅亡歸于無有矣。若果萬有之中。有一至有。謂之天主。必其有至善至能。而且無窮。既有無窮能。無窮善於此。彼諸凶惡。豈不盡宜滅亡。以歸絕無。如其能絕諸惡而不肯。則非至善。如其肯絕諸惡而不能。則非至能。乃

今寰宇之內。多有醜惡。不見滅亡。則謂萬物有一至善至能之有天主。似未可信也。

明解 正因天主至善至能。故宇宙之內。得容醜惡耳。天主於此有妙用焉。聖奧定曰。天主若非以其至能至善轉害爲利。轉失爲得。豈肯容斯惡在於所造之物哉。又專論惡人曰。所以肯容惡人在世者。一俟其悛改。一藉以磨礪善人。煉其過。增其德云。

歐解 性之所以然者。於物希其約也。苟用約可以成功。則亦必求其多。此理學通論也。今更立一原始爲

苗而之元。舍約求多。似于不可。蓋凡物分有靈與不靈。二品莫不各歸於本始。靈者歸於所謂理也。無靈者歸於所謂性也。如是足矣。奚必更立萬物之原始。謂之天主乎。

否否。性也。理也。不能爲物之原始。何則。性與理。非爲自有之物。而各歸於一元。蓋性非他。乃物物之本然。在靈物謂靈性。在他物謂物性。夫物性無知無覺。而行必中所向之的。則歸於靈者之引動。以令各得其所。如上論。是知非性爲物原。而引動物性者爲

物原也。是之謂天主。維理亦然。理并自有之物。乃靈性之具。所以窮格事物者也。葢理或在人性。或在事物。理在事物。而合乎人心。則事物爲眞實焉。人心窮彼在物之理。則謂之格物。是知理之在物在心。悉屬依賴。屬變易。而在乎物之後矣。豈能爲物之原乎。爲物之原。必須一至初至自不易之有。而爲萬有之至元。是所謂天主也。

以上摘取于超性學要第一大支第一段第二論三章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述

善終助功規例

〔葡〕伏若望述

提要

《善終助功規例》，葡萄牙伏若望述。明末清初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12。

本書為天主教儀規類著作。作者伏若望（João Frois，1591—1638），字定源，葡萄牙籍耶穌會士。明天啓二年（1622）抵澳門，天啓四年（1624）任杭州修院院長，在江南傳教，逝於杭州。據鐘鳴旦《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所載，其於伏氏去世前不久編成，主要自《教會聖事禮慶典手冊》節譯而來，包括《助病者之規例》及臨終、入殮、安葬前後所念諸篇禱文。據伏氏引言，其譯述此書，是由於『臨終之日，所謂諸難備集之候，切須有人提醒扶持，如何使其得遠邪魔，如何使其得能安卒』，故書中對於幫助臨終者的具體方式有詳盡敘述。主要包括：勸病者早行告解等聖禮，以得聖寵；勸病者有堅信、固望、熱愛之三德；告誡病者不可怕死過度，亦不可有過度之望；勸病者償還舊債，或行施捨；為病者念誦經文，以驅除邪魔；勸病者存想出世之樂、天主恩德等；與病者問答，使其心口如一。此外又當令病者立四端之念：一想耶穌之功，二想自己之過，三想聖母、聖人等為我之保，四想天堂之福。如此方能免邪念之萌、閉誘感之門。又人臨終時，多因邪魔之誘、本力之弱、罪惡之重而失望，當勸病人念想四端：一念賞罰之權繫於天主，二念耶穌聖血為

罪人之保，三念耶穌為罪人受五傷，四念聖母聖人等為我之保。還當引導臨終者從天主、自身兩個方面，樹立愛天主之心。總的來看，其重點在於勸人悟悔往日之罪，立信、望、愛三德，如此則可得善終。

本書開本 26.8 釐米 ×16.7 釐米，版框高 17.8 釐米，寬 13 釐米。半頁六行，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版心題『善終助功』。卷前有伏若望《善終引》。明末韓霖、張賡《聖教信證》卷末附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於伏若望名下未著錄此書，而僅著錄《助善終經》，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與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均以為乃一書而二名。其後《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與《杭州書板目錄》均載《善終助功》，而《北京刊行聖教書目》則著錄《助善終經》一卷，可見該書在明清之際，曾分別於福建、浙江、北京等地刊行。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二本，其中包括建武曰旦堂刻本一種。又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三本，其中包括一較小開本之版本。又有民國間上海土山灣鉛印本，題《助善終經》，較為常見。（謝輝）

善終助功

十二

12

20: Volum:
Tom: 12. Methodus
adiuuandi Moribun=
dos, p P. Ian: Froes.

善終助功規例

耶穌會　後學伏若望述

陽瑪諾

同會郭居靜訂

黎寧石

值會傳汎際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善終引

吾人居世爲善最難。若夫離世之時善終尤難。何以故。一則爲病者將離世時。舉凡所有之世樂身福及所親愛皆將斷絕而心不能割。一則自

知枉費已往之生命。反積無數之罪過。一則爲怕邪魔之兇狀。一則慮審判之時。懼失眞福之永樂。將受眞禍之永刑。備此諸難。故絶世而善。尤難也。或問。天主聖教之書。

皆語人居世何如善生。不語人去世何如善死。何也。曰天主聖教之書語人善生。并語人善死焉。葢平生爲善。卽是善死之實根。故也。日日時時用心爲善。卽日日時時方

便爲死。微善生。無善死。也是。以雖有人代病者誦經行工。僅能防禦邪魔。不能代之攻勝。必須病者之德行。方能攻勝其魔焉。苟知善死全係善生。則居世者宜及早辦誠立

功。今可行當行過此以後。皆爲不可知之時。夫人疇能自知於何時何處而死乎。善生而後善死。固然已。但善生雖爲善死之根。至於臨終之日。所謂諸難備集之候。切須有

人提醒扶持如何使其得遠邪魔如何使其得能安卒并列助工規例如左

善終助功規例

助病者之規例

誘感吾人。是魔鬼之本務。其安樂。全係於時時。處處。引人行惡罷善。若人將死之時。魔鬼知此時爲誘感之終際。盡其力以謀勝吾人。其計甚高。其强至極。是以病者。該有同教朋友助之。俾病者倚靠吾主慈祐。易脫魔手。得免地獄之永殃也。乃助之者。亦須先

自悔悟已罪。立心定改。有便即求解赦。然後啟行助工。更易勝也。此有二益。一益病者。一益自己也。

凡病者至于臨終。心懷聖寵。是極要緊之急務。故助之者。須出力幫病者尋覓。而弗失此務。其法無如勸病者。早領阨格勒西亞之撒格辣孟多。俾得聖寵。

天主用此撒格辣孟多。如百工用利器以成物曲。若外用

聖水以滌汚。內賜聖祐以洗罪。是故當勸病者。速行告解等撒格辣孟多。爲極要緊。不可延挨。況發行此禮。不害乎身。反益其命。弗云來日來時。來時痛悔告解。今日今時。乃定日定時。來日來時。未定也。今則易。遲更難。今爲有便之會。後便不可知也。今不肯安心順命以行。後忽陷于凶惡。未可知也。

病者該有堅信。固望。熱愛。超

性之三德。爲極要緊。所以該堅信者。爲凡信之端俱天主人記親口所言。聖賢一之。聖經載之。從來諸聖之。必當實信其誠。心一口語也。不可猜疑所以該固望者。爲魔鬼誘人。要人失望。吾人當思慈主之情。千萬大過萬民之罪。聖經屢証此意。天主曰。人求吾。吾聽。吾常敲心門。若人開門。吾進。若人痛悔。吾即赦。可

見難大罪人。不該失望也。所以該熱愛者。或爲喜愛私欲之情所絆。而愛天主之情不熱。當思私欲之限將盡。地獄之罰將來矣。又思天主爲愛人。降世爲人。情願代吾受難。至被釘十字架。天主之愛人如此。人何不發熱愛之情。愛此大恩主乎。何不悔悟平生之過失乎。病者怕懼命終。不可過度。當平心以聽主命蓋人之死。

爲生命之獻貢納之時也。

又死時爲決定之時。爲天主要人死。故也聖人解之曰。天主見有德之人。恐其功之太高。或至易失。因欲速其賞。許之絕世者。一也。見惡人之罪。恐其久而愈重。致罰愈嚴。因欲減其刑。許之斷命者。又一也。又此生是行旅。此地是戰場。旅者。不當以還鄉爲懼。戰者。不當以休息爲憂。

又吾主耶穌之來歷。是吾人之表。彼雖亦爲怕死。而求天主罷德肋。討免其苦。并說弗如吾求。寧如爾意。又怕死過度。重增其苦。且爲不順天主之聖意。而併失大功。

吾罪人之望。不可過度。過度望有二。一止恃已功。一止恃吾主耶穌之功。自己不肯行功。此二等之望。皆在望也。其實必在自己行功。而後

耶穌之功。蓋可以託賴耶穌所受之苦。所立之功。取贖吾人。大開天門。然欲進其門者。須自已行路。爲善立功。乃行路也。

又平安無病者。若負人之債。一一當還。況於將死者。可不急急思償之乎。若欲施捨於人。託付他人於我死後。爲我代捨。非不爲妙。但自捨更妙也。譬之行黑路者。若多燈後從。非不爲幸。一燈先引。更幸

也。病者之耳不聾。助之者。當念與他聽。或吾主耶穌受苦之行實。或聖人之來歷。或信經。主經。聖母經類。能阻抑亂念。驅逐邪魔。

又助病者。不當許病者聽妻子親戚之亂言。省亂病者之心。惟當勸他存想。今此下地。是經過之所。不是久歇之處。凡入世之人。或遲或早。決定出世。故愛命之情。不可過度。

命愈久。罪過愈多。善功愈少。罪多功少。絕世更難。可見將出世者。不當憂。反當樂。一則爲脫今世苦難之本所。一則爲託天主之恩祐。得入永福之門。

又病者又當存想。天主所賦恩德。生存保命。認天主進聖教。不倏死。等宏恩。一心稱謝。以立固望。賴耶穌之功。望得罪過之全赦。又當存想。五 主耶穌。爲罪

人降世爲人。雖無辜。而願爲吾人。受苦至死。自然能當已所該有之苦。并求天主准代煉所之病苦。自肯受今世請加患難之刑戮。恕赦我所當受之罪罰。

天主說。此世之病與死。不論我又當想吾之肯受與不肯受。總不能免不如因此一定之苦。安心忍受。反得多功。

助者又須問病者。使其心口

相應。如左。

問曰。吾友某。爾今或生。或死。

肯在天主聖教內否。

應曰。肯。

問曰。爾求慈主。赦爾一生之過否。

應曰。願獻我一生之過失。求慈主憐我赦我。

問曰。爾命今或未死。願改前過否。願遷善否。

應曰。願。

問曰。願求天主保存此改

過邊善之念否。

應曰。求。

問曰。記得未曾解之罪否。

應曰。不記得。或記得。

問曰。若記得遺忘之罪。願俱告解否。

應曰。願俱告解。

問曰。心裡巴不得要記遺忘之罪。以解之否。

應曰。巴不得要解。

問曰。心裡眞願赦那得罪你之人否。

應曰。願赦那得罪我者。

問曰。爾或有得罪他人之處。

眞心求饒否。

應曰。眞心求他饒我。

問曰。便肯與讐人相和否。

應曰。便肯。

問曰。願還他人之債否。

應曰。願還。

問曰。今有之苦。願爲天主恐耐否。

應曰。願爲天主恐耐。

勸者既問如有。當勸病者。同

向天主念。如左。

啞。吾眞主。吾主天主於爾手上。奉獻罪人之靈魂。雖爲大罪之魂。懇乞慈主慨然寬赦受納之。啞。眞實之恩主。爾雖爲大主全主

自降贖人。我今竭力盡心。頌
謝　爾恩啞。吾　天主耶穌
基利斯督。爾爲慈憫之父。
爾之仁愛恩惠。浩無涯際。
必不輕棄人類。我今求　爾
弗棄我罪人。求用慈憫之本

情。全宥我罪人之過失。吾全
能　天主。求　爾扶護我大
罪人。於臨終急難之中。可憐
本力不足。乞吾　天主。濟佑
我貧窮窘迫之魂。并乞安慰
心悶。吾　天主。求　爾禁止

善終助功

仇魔助益我之綿力俾得戰勝讐仇甘主耶穌基利斯督爲爾苦之功求爾全滅邪魔所記我念我言我行之失又爲爾德之能求爾亦賞我罪人之名登於永

享眞福聖人之本。吾主耶
穌基利斯督。天主罷德肋
之眞子。求爾審斷我時。
爾之苦難。爾之聖十字架。
爾之聖血寶死。作我之中。作
我之保。造我贖我者耶穌

基利斯督。我雖罪人。今近
爾。求爾弗遠棄我。今在爾
之足下。全獻我心。求爾弗
辭。吾仁王。求依爾之全
慈憐惻我。許我安心棄世。吾
大恩王。爾聲甚甘。使婢僕

之耳聽之　爾命賜成於我
吾　天主。吾　恩主。吾自生
至長。承　爾惠賜甚多。我今
求　爾。更賜我永不離於
爾吾　天主。　爾爲清潔之
本原。今獻我罪醜汚濁之靈

魂。於　爾臺前求　爾打掃
我之靈魂。使得清潔。吾　天
王。　爾之聖目。極光極明。今
求　爾照引我之昏暗。俾得
專心讚美。見　爾聖面。享受
永福。

助者既同念畢如右。又須左引病者。向聖母同念。如

聖母。爾是罪人之保母。今求

憐念爾。子於大難之中爾

爲此世之甘餌。因求爾解化

茲有之苦。爾爲慈悲之母。

求爾於天王臺前。轉請哀

憐此大罪人。聖母爾是神寵之母。求爾今祈天主許納我。聖母我於此下世爲旅人。今求爾助我之靈魂得昇真福之本所。聖母爾爲仁良之母。求回爾之慈目憐

視於我。爾爲安慰之大母。求爾安慰我於淨泣之谷。爾又爲諸善之淵流。求爾助我於善。爾又爲諸人之王保。求爾不棄我。保我以得承天王所許於聖人之眞福。

念畢聖母。又須同向天神命如左。

真福之天神。我將死時。求爾近我。託庇出世。我雖罪人。甚願同爾見　天主聖面。同爾永享　天主所預備之真福。因求爾引我行所當行之路。

諸品天神。爾皆知我極其愚
蒙。爾知大知。求爾訓我知所
當知。爾能大能。求爾佑我能
所當能。爾甚願吾人全滿魔
鬼所失之位。求爾使我得幸
昇補其一。護守天神。我從生

至今。爾常偕我。今求爾弗暫
離我。凡我纔立微功。爾速奉
獻於　天主。今求爾奉我之
靈魂。我雖不聽爾教。今求爾
弗怪我弗棄我。憐視我之所
妥。代求　天主速與我。從今

以後。立意定志。改惡行善。求
爾於　天主臺前。保護此心。
爾爲我相親之友。今求爾扶
我立功昇天。永爲爾友。

余與天神。又須記念本名之
聖人。如左。

聖人　某。我從領洗。幸有爾名。

因求爾亦記念我在天主
臺前轉求賜我聖祐以得昇
天成滿爾名使我於今清心
安死我雖從來不法爾功空
受爾名若天主尚存我命
定志效法於爾因求爾於

天主臺前求增神力以踐爾迹。以能死後同爾在天。永享其福。我之平生。望爾爲保。幸弗使我仰望成空。

吾友。信德必是諸善之根。真福之基。大功之首。萬福真幸

之大寶也。此功最大。此報最厚。此能最潤。此視最光。真信者可望昇天。無信者絕不能也。因此吾友該專心酬謝天主恩賜。入此信德萬幸之門。而至今不失凡昇天者。惟此一門。更無其二也。吾友請啓定此心。信天主之一體包盡三位。此三位。一能。一知。一仁。一善。一造成天地萬物者。一保障調治天地萬物者。一安慰之父。一安慰之原也。

又該實信　天主第一位羅德肋。是無原之原。又該實信天主第二位費畧。耶穌斯督。亦天主及人之二性。於羅德肋。無別無異。同體同情。諸王之王。諸王之王。諸茂德之價。諸真福之首。罪人之恩主。爲要救世贖人。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聖母瑪利亞之童身。受苦受難。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降地獄。提出古聖人之靈魂。第三

日。依自己之能。復活昇天。并帶古聖人之靈魂。偕從昇天。

吾主乃在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座。至于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賞罰諸人之善惡。善者昇天堂。享無窮之福。惡者下地獄。受無終之禍。又該實信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於罷德肋。并與費畧。同體無異。又

該實信普天之下。惟一天主之教會。乃爲聖而公元額格

勒西亞。有如一身。教中之人。如百體。相合。相愛。相通功。又該實信罪之赦。全賴吾主耶穌聖血寶死之功。又該實信衆人之肉身。必再復生。善人之身。審判後昇天。永享其永受其罰。審判後下地獄。

凡人將死之時。邪魔愈來誘感。欲其失此信德。不可謂奇。不可謂怪。爲此世乃戰世。故也。其謀甚多。時刻來攻。

乘便宰人。爲其大幸。將死之時。盡心竭力。誘人失信。爲此信德是真福之基。聖寵之根。昇天之路。登進之門。故彼邪魔之誘者。不該失意。不該驚懼。此時向天主求加力量。降信德之光。照靈魂之目。能破邪魔之謀。不宜與之爭辨。任彼問我。不宜答應。但當心念口誦。我實信額格勒西亞所命信之端。或生或死。定不改移。我於天主臺下天神。

及諸聖人之前。決意實認天主命信之諸端。如教會所信無異。若我後來之言。倘有不合。皆非吾心之所發。於今預先證其非我之言矣。

病者定心如右。弗理邪魔之誘感。固存自心之信德。又當思想大仁利益之念四端能得美功。

一想吾主耶穌之功。立望昇天。

一想自己之罪過。仔細省悟。

以求慈王之全赦。一想聖母及天神及聖人。於天王臺前。皆爲我保。可以安去。一想天堂之福。切願得享其榮。此四端之想。有二益。一免邪念之萌。一閉誘感之門。邪魔千方百計。不能使人失信。又要誘人失望。盡力來攻。不休不息。圖得其願。所以聖教勸人於平安之時。省悔罪過。不

可失望。該仰瞻天主無窮之慈悲。又勸之該想天主爲人之罪。降生贖人。雖有大罪。無不肯赦。惟人將死之時。以失望之故。自短其見。不看天主之全慈。惟覺天主之嚴義。以爲天主無罪不刑。決不容逃其罰。如此短見。便落邪魔之誘。當知凡人失望之故有三。

一係邪魔之誘。一係本力之弱。一係罪過之重多。按此失

望之。三根。當想四端。

一想善惡之事。賞罰之權。全係於天主。罪人之大父也。既爲大父。必爲憐憫之根原。憂苦之安慰。永廣之慈悲。因爲愛人。命巳子降生受難。贖人之罪。豈有不肯赦人之意。況罪之赦。即是十二信中之一端。若不信此一端。何可謂之奉敬天主。

一想爲吾人受苦之天主是第二位費畧。於罷德

肋之前。行主保之恩。其血一點。千萬勝罪人之諸罪。吾主耶穌聖血寶死之功。既爲罪人之保。何可失望。一想吾王耶穌爲作主保者。亦爲行審判者。其於天主罷德肋之前。奉獻其爲罪人所受之五傷。其情如此。何以失望。一想天神。及聖母回視憫人。又諸天神。及諸聖人。齊願爲吾人之保。又有教會內聖人之通

功何必失望。

天主之慈。耶若吾人想傷無量之功。聖無辜受苦之功。邪魔之誘惑。雖本力之綿弱。雖罪過之重多。想此四端。不該失望也。

二德

病者既存堅信。切望之矣。又須用心思想。如何專情專力。愛吾恩主於萬物之上。命終之際。此爲極要之理。然愛天主於萬物之上。不

是以天主爲有益於我。吉福等幸。由此而來。惟是專愛天主。爲其是吾人之眞主。全善之根。全知之本。全慈之極也。又專心願萬國衆民。共信共愛此眞主。

引人愛德有二端。

一係於天主。想天主之全妙。其能無所不能。其光無所不照。其美無所不包。其良善無所不護。假若世有一人。

兼備諸人之智善勇毅福慶尊榮此諸人所願之萬美而得有之則不論見者聞者莫不愛之此當然之理也乃惟天主爲兼備萬美之真主豈可不盡力愛此萬美之根原

一係於吾人想吾自承天主生吾之身付吾之靈用天地萬物養我五穀禽獸種種恩賜又命天神護守我又爲要救贖我等於魔鬼之手自

願受苦至死。以賞人得昇天堂之永福。得免地獄之永禍。若人既想天主之美。又想已所受於天主之恩。必當悔悔往罪。禁止將來。以信。望。愛。之三德。可以善其終矣。

臨終禱文

啟 天主矜憐我等

應 基利斯督矜憐我等

啟 基利斯督俯聽我等
應 基利斯督垂允我等
啟 聖母瑪利亞 應 爲彼祈求
諸聖天神 爲彼祈求
聖亞白爾 爲彼祈求
聖人聖女諸

品者　爲彼祈求

聖亞把浪　爲彼祈求

聖若望把底　爲彼祈求

達地

聖教諸古聖

祖及聖先　爲彼祈求

知者

聖伯鐸羅　爲彼祈求

聖葆祿　爲彼祈求

聖諳德肋　爲彼祈求

聖若望　爲彼祈求

諸聖宗徒諸

聖史者　爲彼祈求
三之諸聖徒　爲彼祈求
者
諸聖嬰孩者　爲彼祈求
聖斯德望　爲彼祈求
聖老楞佐　爲彼祈求

諸聖致命者　爲彼祈求

聖西爾物斯　爲彼祈求

得

聖額我畧　爲彼祈求

聖奥斯定　爲彼祈求

諸聖司教諸

聖精修者　爲彼祈求
聖本篤　爲彼祈求
聖範濟各　爲彼祈求
諸聖會修諸　爲彼祈求
聖獨修者
聖女瑪利亞

瑪達肋納　爲彼祈求
諸聖童女諸
聖節婦者　爲彼祈求
天主諸聖人
諸聖女者　爲彼祈求
吾主垂憐　主赦彼罪

吾主垂憐　主救彼者
於爾義怒　主救彼者
於凶惡死　主救彼者
於地獄永苦　主救彼者
於諸凶惡　主救彼者
於邪魔誘害　主救彼者

爲爾聖誕　主救彼者
爲爾十字聖
架爲爾苦　主救彼者
難
爲爾死爲爾
葬　主救彼者

爲爾聖榮之
復活
主救彼者

爲爾奇妙之
昇天
主救彼者

爲聖神降臨
之聖寵
主救彼者

於審判日　王救彼者
我等罪　祈爾俯聽我等
人
以宥彼
者　求爾俯聽我等
啟
天主矜憐我等

應基利斯督矜憐我等

啟天主矜憐我等

祝文

信者靈魂。出離此世。因生爾者。全能天主罷德肋及受苦敎爾者。天主真子耶穌

基利斯督。及降臨於爾者。
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名者。因
天神諸品之名。因聖教古聖
祖。及聖先知之名。因聖宗徒。
及聖史之名。因諸聖致命。及
聖精修之名。因諸聖會修。及

諸聖獨修者之名因諸聖童
女及諸聖人聖女之名今日
離爾此身願爾賴主仁慈
直升天堂息止安所爲我等
主基利斯督亞孟
至慈天主至寬天主恃

爾無限仁慈赦免痛悔者之
罪。恕宥其從前過失。伏祈
天主。憐視 爾僕 某。俯聽其
眞切哀求之禱。望 爾仁慈。
寬然盡赦其平生之罪。
至慈 天主。 爾僕向被三

讐引誘敗壞。求　爾惠然卽
賜滌潔使其蒙　爾子救贖
之分。憐其哀嘆。恤其淚漣。賴
爾極大仁慈。賜其得被赦
罪之恩。爲我等　主基利斯
督。亞孟。

我等親愛之兄。今我等以爾附託於全能者　天主獻爾於造物者　天主使爾歸於以微塵成爾者　天主願爾靈魂離肉軀後。幸遇天神之品。宗徒副審者來引爾致命

勝者之軍師來接爾精修光
明之族來伴爾極樂聖童貞
之羣來迎爾將爾送天堂望
耶穌以慈善目視之斷爾
永在其左右中永無地獄幽
黑桎梏猛火之懼善神保爾

邪魔惡鬼服退驚怖。投奔地獄永夜中。天主聖威。敵讐敗散。其怨恨者。逃竄。其循義者。歡樂于天主位下。因而地獄叢衆令被耻羞。亂從露祭弗耳之惡鬼。不敢阻滯爾

升天之路。基利斯督爲其
苦難救爾。天主眞子。安爾
於天堂常生永福之所。天
主識認爾於聖教諸人之中。
及赦爾諸罪。許在其所選數
之內。對越救爾者。用爾福

目常見其至明眞實入爾於
有福者之羣享見　天主之
無量無窮福樂於世世亞孟
吾　主收　爾僕靈魂安於
天堂特恃　爾慈賜其切望
得之所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於地獄之險刑罰之苦及諸災難。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厄諾。厄利亞。古二聖人。應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諾阨。於洪水。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亞把浪。於惡黨之手。亞
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若伯。於諸逆宰。亞孟。
吾　主。救　爾僕靈魂。如救
依撒。於祭臺。亞孟。
吾　主。救　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樂德。於瑣多瑪。於刑罰
猛火。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每懇於惡王之權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大尼昵爾於獅口亞孟
吾主救爾僕靈魂如救
三聖童窒火燄中及暴王之

怒亞孟。
吾　王。救　爾僕靈魂。如救
聖女蘇撒納。於妄證之辱。亞
孟。
吾　王。救　爾僕靈魂。如救
古聖達味。於撒烏兒王之恨

及阿利亞之劍。亞孟。
吾　主。救　爾僕靈魂。如救
聖伯鐸羅。聖葆祿。於囚禁。及
救童身致命聖女德加朕。於
三刑之苦。亞孟。
伏祈吾　主爲　爾屢救諸

聖患難。特望　爾亦救此僕
靈魂。得升天堂。見　爾聖容。
享　爾無窮。亞孟。
吾　主。某靈魂。附托於　爾。
懇祈救世者。吾　主耶穌基
利斯督。仁慈。　爾既爲之降

生。望爾息止之。於諸聖人之天堂。

吾主識認此靈魂。非由他生。乃爾自造成。因爾眞是造物主全能無二。蔭福此靈魂。於爾面前。赦其諸罪。

除其舊染及其情欲所發乃
雖獲罪爾然尚未敢違背
天主一體聖三堅信在心
事奉萬物眞主願天主萬
世顯揚於無窮亞孟
吾主恕其少年無知之罪

因爾有大仁慈念之於
爾榮福光明之所開其天門
賜納天國天神慶賀總領聖
爾額爾取其升天諸品天神
皆引至榮美萬福之所宗徒
聖伯鐸羅接之聖葆祿助之

聖史宗徒聖若望引之。爲其轉達。能解縛罪諸宗徒者。爲彼祈求。諸聖人。聖女。在世時爲耶穌受諸苦難者。爲彼祈求。救脫其肉軀拘繫。升之明天。懇祈准賜一切所求。于

吾主耶穌基利斯督爾子
者其偕爾偕斯彼利多
三多爲一天主乃生乃王
世世亞孟。

病者至於將終之時不能講
不能聽助者不該停止增助工
該代病者念祈天主增賦
神祐得依主恩以至安於

念祈如在

吾　天主。造我人者。吾　耶
穌。救贖我　爾僕靈魂者。我
大罪人。今將現於　爾之臺
前。不敢仰視　爾聖面。但恃
依　爾之仁慈。濟救我大罪

人。於此臨終極難之候。明知本靈。無功貧乏之。明認巳罪。極多甚重。今伏於　爾臺下。畧無微功。惟有多罪。當刑於地獄暗所。同邪魔被罰無窮之苦。但我罪人。切認　爾之仁

慈。千萬超越萬民無數之罪。
是以專心伏　爾之尊威。誠
信　爾之聖言。固望　爾之
全慈。代免我罪之大債。敢奉
上　耶穌所流之聖血。并
聖母之大功。諸聖人之諸勞。

教會之諸績。以及我罪。平生之所爲。今吾病之痛苦。總奉獻於　天主臺前。懇乞受之。以代罪債。憐憫賜赦。爲吾主耶穌之功。乃與　皇皇聖三一體者。同生同王世世。亞

孟

吾　天王。造天地萬物者。諸王之大王。諸王之真王。爾生我。賦我靈魂爲爾像。救我贖我。爾加我一生恩惠甚多。我反增罪甚重。我實無情

我尸何敢稱　爾大能。我心何敢頌　爾聖名。我目何敢仰　爾聖像。惟爲記想　爾慈憫之本情。託　爾聖祐。敢求　爾俯視於吾。慨然憐憫　爾僕之靈魂。赦宥吾反命

之罪人。造我者　天主爾
是我主。　爾是我父。爾毅
我弱。我乃　爾僕。我命之保。
我勞之安。我難之佚。我憂之
慰。我暗之光。今求　爾賦賜
神力。走　爾路。守　爾誡。情

願絕罪。行善立功。今臨終候危急難過。求　爾安我勞慰我憂。照我暗。我雖大罪人。實爲　爾造。因求　爾不棄絕我　爾若不收我。誰肯保我。爾若不看我。誰肯管我。求

爾不睹我罪。惟睹爾慈。
望得善終。亞孟。
啞。吾主。拯救我大罪人。收
保爾僕之靈魂。及此肉軀。
於凶惡之中。啞。聖母瑪利
亞天主之眞母。求爾助我

於此生之終代我求　恩主。
畀爾僕之靈魂。出離此地之
時得有純心潔淨之大幸。速
能升天聖天神諸品。求爾於
天主臺前。爲我求。保祐我
靈魂。不忽離此身。備遵聖教

諸禮出世。聖教諸古聖祖。及
諸先知者。及　耶穌諸宗徒
諸弟子。諸聖史。乞爲我於此
死候。共求　天主。俾我得仰
其榮。諸聖致命者。祈求　天
主。賜我絶世之時。實信　天

主之聖言。堅望　天主之特恩。熱愛　天主之與義諸聖司教者。諸聖精修者。祈求天主。於我絕世之時。賜我眞痛悔。賜我全告解。賜我專心定改。諸聖會修者。諸聖隱修

者。祈求　天主。增加罪人之力量。以全誠刑罰已行之過失。諸聖貞女者。聖節婦者。祈求　天主。不許邪魔於此急難之時。引誘我心。諸聖人。諸聖女。俱爲我求　天主。千萬

賜我絶世之時。安然善終。凡此祈求。爲爾天主耶穌降生爲人。爲爾之艱難。爲爾十字聖架。爲爾聖終。爲爾聖復活。爲爾靈奇之升天。啞吾慈主。於審判之

候憐憫　爾僕之靈魂使得
上天國在　爾臺前同諸眞
福者享　爾無終之永福
天主恩主我雖極惡明認
爾爲所救爲　爾所贖因求
爾不記我背　爾之愆不

許邪魔於此終時近我使彼
乘機誘我害我求　爾爲諸
聖人爲本天神賜我真信堅
望熱愛超性之三大德　至
善造物者　主救世贖人者
主罷德肋費
主憐惻者

畧斯彼利多三多聖三惟一
天主於　爾手上奉獻
爾僕之靈魂三司所記所望
所愛肉身五官所見所聞所
言所行所觸又求　爾聖意
全成於我爲　爾妙義賜我

升天。亞孟。

吾主耶穌基利斯督。爾自爲要救世贖罪。降生受苦。被難。釘十字架上。我今求爾神祐。濟我神之醫我罪病。安我心憂。於爾臺前告解

我極重極多之罪過。尋爾
聖寵叩爾慈門。若我不獲所
求。爾寵不錫。爾門不開
至於爾審判威嚴之時。何
能安侍於爾座前。今幸其
時未至。求爾憐我。堅固我

心不失眞望爲　爾之苦爲
爾之功亞孟
天主耶穌　爾爲我罪人願
降下塵世親投聖胎於冬寒
時生在馬房中馬槽爲床被
大風被冷凍受難前夕深入

林中。憂悶之極。血汗濕地被
惡人羞辱。　爾。挈縛　爾身
如鄉賊一般。　爾在官府之
前如大罪人。被惡人罵詈。打
擊　爾面。被人誣告　爾妄
證　爾。毀謗　爾鄉　爾於

柱。用利鞭打　爾血流至
地又用刺箍箍　爾頭。縛
爾手。自負十字架登山一路
顛跌難行。於諸人之前被釘
在十字架上。我今敬奉　爾
聖苦像。爲　爾艱難之功。免

我下地獄永刑之所。得昇天堂。享爾無窮之福。亞孟。

終後禱文

天王之諸聖人濟佑此靈魂。天王之諸天神。迎出此靈魂。供獻於天王臺前。天王

耶穌基利斯督。爾定此人之終。今求爾賞其靈魂昇天。諸天神引進其靈魂。入享永樂。轉求天主。賜其靈魂安受眞福。賦之光明之永照。吾眞主天主。仁慈之根福

樂之原。萬善之本主。求　爾
憐視纔死吾友　某。赦宥彼反
爾之罪過。或思罪。或言罪。
或行罪。施賜速煉。使速昇天。
永遠享見　爾之聖面。亞孟。
眞福卒世童身者。　聖母瑪

利亞之功德。聖伯鐸羅。聖葆祿。耶穌二位宗徒之勳勞。諸聖人。諸聖女。之苦修。聖而公教會之通功。求爲纔死吾友某之靈魂。於天主座下。代補其缺。保之。使得倚恩

主無窮之慈。望得諸罪之赦。
天主耶穌基利斯督。爾
實爲此靈魂。自願受苦釘十
字聖架。今求 爾。不許爾
所自贖之靈魂。降地獄。被永
苦。亞孟。

天主吾恩主我所親愛同教之兄某纔絕氣謝世今求爾俾其常生於爾若其在生之時爲不立心不盡力以攻勝邪魔世俗肉身三仇以至得罪於爾今求爾自

看爾慈憫之本情全然賜
赦令其息止安所亞孟
天主吾恩主此我所親愛同
教之兄某在世之時幸入
爾聖教之內今爾既定其
靈魂離此世域之囹圄求

爾免其罰下永苦之所。賞其
得昇。得享永光永福永安之
本鄉。得偕衆聖人聖女。享見
爾面。亞孟。

入殮前念

聖人列品禱文

啟 天主矜憐我等

應 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天

主矜憐我等

啟 基利斯得俯聽我等

應 基利斯得垂允我等

啟 在天天主父

者　　應　矜憐我等

啓贖世天主子

者　　矜憐我等

聖神天主者　應　矜憐我等

三位一體天

主者　　矜憐我等

啓聖瑪利亞　應爲我等祈
天主聖母　爲我等祈
童身之聖童
身者　爲我等祈
聖彌額爾　爲我等祈
聖嘉俾阨爾　爲我等祈

啓聖辣法匪爾應爲我等祈
諸聖諸若及爲我等祈
亞爾甘若
眞福之神諸爲我等祈
聖品者
聖若望把底

達　　爲我等祈

敬

聖教古祖及

諸先知之　應　爲我等祈

聖人者

聖伯鐸羅　爲我等祈

聖葆祿　爲我等祈

啟　聖安德肋　應　爲我等祈
聖雅歌伯　爲我等祈
聖若望　爲我等祈
聖多默　爲我等祈
聖雅歌伯　爲我等祈
聖斐理伯　爲我等祈

啟

聖把耳多祿應爲我等祈

茂

聖瑪竇爲我等祈

聖西滿爲我等祈

聖達陡爲我等祈

聖瑪第亞爲我等祈

啟聖把兒納伯 應 爲我等祈
聖路嘉 爲我等祈
聖瑪耳谷 爲我等祈
宗徒及記錄
耶穌事蹟
諸位聖人

啟

耶穌聖徒諸 應

者 爲我等祈

位聖人者 爲我等祈

無罪孩童諸 爲我等祈

位聖人者 爲我等祈

聖斯德望 爲我等祈

啟聖老楞佐　應爲我等祈
聖未增德　爲我等祈
法被盎及把
相兩位聖　爲我等祈
人者
若望及葆祿

啟
兩位聖人應爲我等祈
者
葛思默及達
彌盎兩位爲我等祈
聖人者
日襪削及玻

羅大恤兩
位聖人者　爲我等祈
啟
爲天主舍命
諸位聖人應　爲我等祈
者
聖西爾物斯

得勝　爲我等祈

啟　聖額我畧　應　爲我等祈

聖盎博羅削　爲我等祈

聖奥吾思定　爲我等祈

聖熱路尼摩　爲我等祈

聖瑪耳聽　爲我等祈

啟聖尼閣老 應爲我等祈
司教及專務
修道諸位 爲我等祈
聖人者
專務明達傳
解聖道諸 爲我等祈

位聖人者

啟聖安當　應爲我等祈

聖本篤　爲我等祈

聖伯爾納爾　爲我等祈

篤

聖多明我　爲我等祈

啟聖方濟各　應爲我等祈
會中獨善及
隱迹精修　爲我等祈
諸位聖人
者
主祭及副祭

諸位聖人　爲我等祈
者
啟聖女瑪達肋應　爲我等祈
納
聖女亞嘉大　爲我等祈
聖女路濟亞　爲我等祈

啟聖女依搦斯應爲我等祈

聖女則濟理爲我等祈

亞

聖女嘉大利爲我等祈

納

聖女亞納大

西亞　爲我等祈

啟童女及貞婦

諸位聖女應　爲我等祈

者

天主諸位聖

人聖女者　爲我等祈

啟望主垂憐　應　主救我等
望主垂憐　主允我等
於諸凶惡　主救我等
於諸罪過　主救我等
於爾震怒　主免我等
於卒爾死　主救我等

啟於魔隱計　應主救我等
於怒及怨及　主救我等
餘惡情
於引誘邪嬈　主救我等
之魔者
於雷及暴風

迅雨者　王救我等

啟於永死　應　王救我等

爲爾降孕爲

人之奥　王救我等

爲爾降來偕

於人　王救我等

啟爲爾聖誕　應　王救我等
爲爾受洗及　王救我等
爾聖齋
爲爾十字聖
架及爾萬　王救我等
苦

啟爲爾死及爾應主救我等
葬
爲爾聖復活主救我等
爲爾灵奇之主救我等
升天
爲施慰聖神

之降臨　王救我等
啟
至於審判　應　王救我等
罪人　求爾俯聽我等
以赦我　求爾俯聽我等
罪
以怨我

失　求爾俯聽我等
啓　以賜我
等至應　求爾俯聽我等
於眞
悔
以賜政

存爾應求爾俯聽我等
聖教
會
啟以賜提
祐教
皇及

諸教應求爾俯聽我等
會品
恒持
仁義
以賜威
服聖

教諸應求爾俯聽我等
仇
啟以賜教
中帝
王諸應求爾俯聽我等
侯太

平及
眞實
和睦
啟
以賜教
中萬
民太 應 求爾俯聽我等

平及
共睦
一心
啟
以賜堅
存我
等於應求爾俯聽我等

爾聖
役
啟以賜吾
心仰
慕天應求爾俯聽我等
上之

事
啓以永福
酬諸慮求爾俯聽我等
我恩
人
以賜我

等及
兄弟
親戚應求爾俯聽我等
及恩
人之
靈魂

皆免
永禍
啟
以賜生
存田應
地之
百穀
求爾俯聽我等

敬以賜永
安於
已亡應
之諸求爾俯聽我等
信者
以賜垂

允我　求爾俯聽我等
等
啟
天主子　應　求爾俯聽我等
者
除免世罪天
主耶穌者　主赦我等

啟

除免世罪天主允我等

主耶穌者

應

除免世罪天主憐我等

主耶穌者

聖詠

啟

天主。惟專於我之赦。王。速

格。以救助我。

應

凡營害我命者。乞令被羞及令被駭。

啟

凡願我羅凶者。乞令被退轉。乞令被懷赧。

應

凡欣相告說。嘻哉嘻哉。令

彼即退。令彼即赧。

啟 凡覔 爾者。乞被悅樂於

爾。凡愛 爾眞福者。俾其

恒云願主承大

應 我乃貧者窮者。 天主祐

我。

啟 爾爲祐我救我者主求毋
遲延
應 天主罷德肋及費畧及
斯彼利多三多吾願其獲
光榮
啟 向初如何今茲亦然以迨

永遠及世之世。

應 亞孟。

諸祝文

啟 天主保護 爾之厮役。

應 彼乃特仰望 爾。

啟 天主希爲我等勇毅之敵

樓。

應 以對敵讐。

啟 求讐毫無得勝我等。

應 又求惡逆子母得害我等。

啟 天主勿據我罪以施我等。

應 亦勿據我惡以報我等。

啟
請衆同禱爲我教皇某。呼當
時在位
之聖名
應
伏祈天主護之壽之於
此下土賜之榮福一切母
委付之於其讐計
啟
請衆同禱爲我等諸恩人

應伏祈天主凡施我恩者
爲爾聖名還之常生亞孟
啟請衆同禱爲已亡之諸信
者
應伏祈天主賜之永安及
令永光照之

啟望其息止安所

應亞孟

啟請衆同禱爲我等兄弟遠

遊者

應吾主救爾厮役彼乃

特仰望爾

啟 天主自爾聖天降以洪
祐。
應 又自爾聖位睠之。
啟 天主俯聽我禱。
應 我號聲上徹於爾。
啟 請衆同禱。

天主爾之本情。乃常行憐行
宥。伏求受我等禱凡我等及
爾衆僕。爲罪縲絏所囚繫
者。爾仁施憐寬然釋之。
伏望天主。聽受我等拜懇
者之籲恕宥我等自訟者之

罪幸。爾惠然即賜寬赦即
賜安寧。
伏望　天主。慨然發顯　爾
不可名言之仁慈乃脫我等
於諸罪。又拯我等於因罪當
受之諸罰。

天主因人護罪。爾即發怒
因人痛悔。爾即止怒特望
憐祝。爾民哀求之禱。而免
我等因罪當受。爾怒之罰
無始無終全能者。天主懇
憐。爾臣我等教皇某因

爾仁慈導之永福之路以能
賴　爾洪恩專心願全力成
爾所重
天王凡諸聖願正謀義行咸
由　爾出懇予　爾僕隸以
人世弗能予之太平俾我等

誠心奉　爾命當我茲世賴
爾蔭覆盡脫讐懼悉獲安
靖
求　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
心腸以能貞身奉事　爾命
以能淨心准中　爾意

伏望肇造救贖諸信者　天
主免　爾諸婢僕靈魂之罪。
令其生平所願大赦以其虔
禱得之。
祈望　天主我等功行寵照
先之輔翼前進使我凡諸禱

者爲者常自　爾肇又賴
爾訖
無始無終全能者　天主凡
人生者死者　爾並王之凡
爾所豫照以信德以功行
將錄爲　爾民者　爾亦普

恤之伏祈　爾。凡我等爲若人立意奉禱。或尚負肉軀。而爲今世所留者。或既脫肉軀。而爲後世所收者。以請聖人之轉達。以　爾慈之寬裕。皆得其罪之赦。爲我等主耶

蘇基利斯督　爾子者其偕
爾偕斯彼利多三多爲
一　天主乃生乃王世世。
應　亞孟。
啟　天主俯聽我禱。
應　我號聲上徹於爾。

啟 特望全能至仁 天主垂
允我等
應 亞孟
啟 凡諸信者靈魂賴 天主
仁慈息止安所
應 亞孟

天主之聖人。救濟此某之靈魂。天主之天神。迎接此某之靈魂，吾主我雖惡人。爲識認爾無窮之慈悲。敢求准許此某之靈魂。昇進天堂。同諸聖人天神享吾主耶

穌聖功之恩亞孟

全能天主至善恩主恩王惻

隱慈主爾自要施恩於

萬民依爾本性之仁慈降

生被難開天堂之門賜我等

得能昇天仰沐常生眞福是

以我等於今望　爾賜此某纔死者求　爾爲看我等大王保　爾聖母瑪利亞之勳勞及諸聖人聖女之功德使他獲享永福併使我等一生淨心潔身服事吾　主至死

後同賞昇天同聖母同聖
人聖女同天神於爾前永
居不離亞孟

入殮後念

我等眞主天主我等恩主
雖是死者及我等嗣屬祖罪

惟依吾主耶穌受難之功。得能望救今此罪形求爾俯賜聖寵之事得免地獄永刑得享天堂永賞求爲我等天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孟。我等眞主天主全能全知。

全善之大王爾造天造之日月
等光造禽獸等萬物皆被
爾恩　爾贖人類於萬罪邪
魔之虜　爾日後依本性之
全能命死者俱起復活令求
爾降福於此某之棺木求

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庇覆至於日後偕聖人等欣然復活審判後偕聖人等昇天亞孟

安瑟前念

聖母德欽壽文

啟　天主矜憐我等

應　基利斯得矜憐我等　天

主矜憐我等

啟　基利斯得俯聽我等

應　基利斯得垂允我等

啟　在天天主父

者　矜憐我等

啟贖世天主子應　矜憐我等

者

聖神天主者　矜憐我等

三位一體天

主者　矜憐我等

啟聖瑪利亞　應爲我等祈
天主聖母　爲我等祈
童身之聖童　爲我等祈
身者
基利斯得之　爲我等祈
母

啟天主寵愛之應

母

至潔之母　爲我等祈

至貞之母　爲我等祈

無損者母　爲我等祈

無玷者母　爲我等祈

啟

可愛者母　應　爲我等祈

可奇者母　爲我等祈

造物之母　爲我等祈

救世之母　爲我等祈

極智者貞女　爲我等祈

可敬者貞女　爲我等祈

啟

可頌者貞女 應 爲我等祈

大能者貞女 爲我等祈

寬仁者貞女 爲我等祈

大忠者貞女 爲我等祈

義德之鏡 爲我等祈

上智之座 爲我等祈

啟

吾樂之緣　應爲我等祈

妙神之器　爲我等祈

可崇之器　爲我等祈

聖情大器　爲我等祈

玄義玫瑰　爲我等祈

達未敵樓　爲我等祈

啟象牙寶塔　應爲我等祈
黃金房舍　爲我等祈
結約之匱　爲我等祈
上天之門　爲我等祈
曉明之星　爲我等祈
病人之痊　爲我等祈

啟

罪人之托　應

爲我等祈

憂苦之慰

爲我等祈

進教之祐

爲我等祈

天神之后

爲我等祈

聖祖之后

爲我等祈

先知之后

爲我等祈

啟宗徒之后　應爲我等祈
爲義舍命者　爲我等祈
之后
專務修道者　爲我等祈
之后
諸童身之后　爲我等祈

啟

衆聖人之后應爲我等祈

除免世罪天主赦我等

主耶穌者

除免世罪天主允我等

主耶穌者

除免世罪天

主耶穌者　主憐我等

啟天神來報聖母瑪利亞

應乃因斯彼利多三多受

孕。

啟請衆同禱懇祈　天主以

爾聖寵賦於我等靈魂

俾我凡由天神之報。已知
爾子耶穌降孕者。因其
苦難。及其十字聖架。幸迨
於復生之榮福。亦爲是我
等　主基利斯督。
應　亞孟。

啟天主洪祐。永與我等偕焉。

應亞孟。

吾主天主仁慈大主。爾

許爾聖血之價。售地以塋

旅者。求爾視此深義眞禮。

爾是此地之價。平安之界。

願望之際我等福樂之根原。
今求　爾俯顧此地。俾至日
後命此某之肉身光明出地
復活。審判後賞賜昇天亞孟。

安葬後念

我信贖人類者自活不死我

信終日凡死者肉身依主
能從地中起復活我信是日
親目得見贖我等者恩主
耶穌之聖面因求 爾賜吾
友某於此塋後獲安望 爾
之光永照其魂亞孟

全能者吾主天主。爾未
去世昇天時。命死者臘匝羅。
塋後四日。復活起出。賜以安
樂。今求爾賜某於此墳墓
求賞安歇。望爾於日後審
判生死者之時。賜光照護併

賜永安永樂常生之恩亞孟
常王無終終者　天主聖愛潔
純者　天主　爾命此纔塋
者某謝世而死我等今求
爾賜彼脫苦昇天又求　爾
增加我等神力俾能平生存

心潔淨依賴吾　主耶穌受
難之功及　聖母及諸聖人
聖女之保望　爾使我等同
此神友　爾聖人等於　爾
聖面臺前共沐永福亞孟
吾主此　某之靈魂亦同於在

教之諸靈魂爲　天主無窮
之慈獲享永福亞孟

善終功規例終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答客問

〔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

提要

《答客問》，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1.13。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撰述時間不詳，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據書中兩次提到『西土至中國僅五十年』，而推定其初撰時間在崇禎四年（1631），而今人王澤穎、胡金平等則據其受洗時間而推定在崇禎十一年（1638）與十二年（1639）間。據卷首張能信《敘》，此時朱氏年方二十三歲。其後張能信於崇禎十三年（1640）初次見到此書，三年後朱宗元又『更為增廣十數條』，而請張氏為之訂正，遂成今本，可見今本的成書時間當在崇禎十六年（1643）前後。全書採用問答體的形式寫成，共設八十餘個問題而一一解答之，所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斥佛、道二家之虛妄。朱氏指出，道家尊奉之玉皇乃宋徽宗所封，佛教之世尊亦非萬物之主。道家的長生、符咒等術皆無靈驗，所謂『採藥煉丹，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之而不能效，其誣可知；飛符呼召，驅役鬼魔，更屬魑魅，不足置辨』，尤其是其長生之說，與天主教末日審判後復活之意義完全不同。佛教所謂天堂地獄等說，乃是雜取大秦國『天主古教』與閉他臥剌（即畢達哥拉斯）六道輪迴之說而成，其說與天主教迥異，而其焚化楮幣、戒殺好生等說亦無足取。二是駁中國傳統習俗中之陋俗。如在祭祀方面，認

為城隍、關公、文昌、天駟等皆可廢，所謂『一切淫祀，皆當棄絕』，甚至天地山川、社稷祠廟之祀，亦『不妨變置』，總之當以專崇天主為主。又如堪輿、卜筮、擇日、望氣等，亦均是『無其理而為其事』，『罪莫大焉』。三是討論天主教與儒家之關係。其認為，天主教實與儒家合轍，所謂『欽崇天主，乃儒門之真本領、真血脈』，『尊奉天主，正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後世大儒如程朱者，若不信奉天主，則『其德行俱不足取』。四是對天主教教義中一些疑問作出解說。如原罪之說，三位一體之義，以及領聖水、告解等。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將其書概括為『闢佛斥道補儒之辯答書，關於天主教之道理詳為闡明』，洵得其實。

本書開本26.9釐米×16.8釐米，版框高20.8釐米，寬14.6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卷前有張能信《敘》。卷端題『認己主人朱宗元維城父條答，存幾處士張能信成義父訂正』。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尚有四本，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8a與324.8b者，開本、行款與此本皆同，應為同一版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8a與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89.6者，行款與此本同，而開本較小。另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本次出版亦予收錄，詳情見後。又向達《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一文載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有《答客問》之初印本，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與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亦有收藏。《中國古籍總目》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至民國間抄本一部，又見於馮瓚璋《北平北堂圖書

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應為北堂舊藏。此外《天學集解》尚載有蔡鐵、漆宇興、吳宿、李爽等多篇序文，皆不見於今本。其中李序署『壬寅建元』，為清康熙元年（1662），可見該年尚當有《答客問》之另一種重刻本，而今則未見。（謝輝）

答客問

十三

61 6

13

20i Volum:
Tom: 13. Responsa per modum Dialogi ad obiectiones Sectariorum, sub nomine Chu Matthæi.

III, 121 (Inv. 13)

答客問

四十七

叙

昔者程子年二十四著定性書方朱子成此書時年二十三耳其淺深何如哉庚辰夏余從馮石漚氏初見此書石漚得之於錢叟公氏發之得之於武林范孔識氏叟之尤尊之甚契之甚手錄副卷而之楚遊然余黨昧之知也其原卷競相傳示遂失所在余惋之甚悔之甚謂此必有邪人匿之遺

之水火不然則邪鬼嫉之或攝之去又意天下公正道理必無銷落冀當有正神護之不然則亦豈無正人私之枕中留之壁間者乎越二年朱子隨孟先生訪我於玟園而發公氏遺自梵反急出所錄副卷於懷中曰余尊之甚契之甚蓋附之與俱矣余重述前語四人相眎而嘆又逾年朱子更爲增廣十數條屬余訂考而題

簡端焉余雖庸俗人之操唇鼓舌喋喋飛飛
蓄大抵不倫不脊有齒牙而無心胸安得如
是之條貫成章者則是設為問答之辭未
可知也然即聚百千齒牙百千心胸一嗅羣
吠徐不出此數端譬諸蠅營衆響若一則
果有問答之辭未可知也先是朱子撰破迷
論以示所親所親急掩其目曰恐見之而迷
遂破也然則有聆是論者不又急障其耳

又一

余二

哉如是則不如扣其口而使弗問之俞也如是則不如弗扣其口而使善問之尤俞也夫鐘不叩不鳴小叩小鳴大叩大鳴雷不鳴不震小鳴小震大鳴大震使雷日轟之焉求諸奸人而擊之奸人不可盡而雷之為用亦褻矣則又安能人人而提其耳哉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故有答之答有不答之答有當貴善問尤貴善答

社弟張能信敬題

答客問

諗已主人朱宗元維城父條答

存兢處士張能信成義父訂正

客有問於諗已主人者曰三教鼎峙寰區如日月星之在天而不可易也令又益之以天主教不飾說與答曰教一而已三之尚足成教乎子欲知教之實必先思乎教之名夫教乃修道之謂道者率乎性而原乎天則聖人立教正使人修其攸率之性以復乎天命之本然者也故未有不本天而可謂教者也君子

答客問

知其然不欲以一念之尤言疵行稍負其彝降之初体故須臾不敢離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獨知即天知畏天即慎獨也

客曰三教同歸一原雖不專以事天為學未有敢棄天而不事者釋道二說歷代胥承意亦真足與我儒互發乎曰道以虛為本佛以無為本儒以誠為本虛無與誠猶水火東西之不相一也今必欲舉而仝之是荀卿之所謂齊秦襲也客曰六經之言天者多矣未有天主之名意亦止據蒼者示之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蒼天則形像闕然

矣於穆不已乃天之所以為天所以為天者非天也天之主也且夫事天者謂其生我養我之大本大原也畏天者謂其威靈洞矚而臨下有赫也在上為日月星辰在地為水土金石蒼又之天與地正等塊然冥然而絕無靈覺畏安施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即天命謂性之說孝經亦以配天配上帝並舉夫以上帝當天則天非蒼又之有形而特為無形之主宰也明矣所以但言天不言天主者正如世俗指主上曰朝廷夫朝廷宮闕耳言朝廷即言此

內攸居之主上也客曰蒼又之天固不足畏事乃先儒解曰天者理而已即在吾心之中曰此求之不得其故而強為之說者也有物有則則即理也必先有物而後有此物之理又依乎物者也人之心性賦於天令曰天即為理是有吾人之心性而天反從心性中出也豈不謬哉客曰聖賢曰明曰旦亦只是修飭心性工夫非必兢兢對一主而奉之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也曰子語於經旨全不解詩書攸載天與心性原屬兩物不可獲罪於天則不可有疚惡之心不

○可○事○天○不○曰○德○帝○則○王○
○自○負○于○天○則○不○可○有○未○盡○之○性○以○存○以○養○種○又○爲○
○天○計○若○云○天○即○在○心○何○不○曰○敬○心○之○怒○而○必○曰○敬○
之○怒○乎○何○不○曰○畏○心○之○威○而○必○曰○畏○天○之○威○乎○何○
吾○心○福○善○禍○淫○而○必○曰○天○道○福○善○禍○淫○乎○何○不○
吾○心○降○殃○降○祥○而○必○曰○上○帝○降○殃○降○祥○乎○周○家○之○
盛○矣○必○以○昭○事○上○帝○爲○宗○成○湯○伐○桀○亦○曰○予○畏○上○
不○敢○不○正○聖○賢○舉○動○皆○求○仰○合○天○衷○倘○天○心○一○物○
順○天○而○動○之○學○典○私○心○自○用○之○學○初○無○二○致○而○帝○
南○郊○祀○天○爲○自○祀○其○心○也○夫○受○性○於○天○猶○受○形○于○

答客問

父謂父為子之原可也而子豈即父乎我謂天為性之原可也而性豈即天乎我佛老惟認心為天故但修自心神通廣大而忘其大原卒流為無忌憚之小人後儒學術有竄入禪窠者則此語為之媒也客曰天地萬物之必有主宰也此可據理推測者也然必先有天地萬物而因有天地萬物之主宰譬先有國而後有撫綏一國之君若無其國并無其君矣國豈君之所生乎今曰先有天主而天地萬物咸從茲出何也曰天主統制乾坤如君王臨馭邦國畧可方似

寔不盡爾因有國土故立君以治非因君以設國土若天主則非因有天地萬物而後立主宰苟無主宰即無天地萬物矣蓋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然而後有固然天地萬物咸屬有始何以知之於其無全能知之漫不兼載鱗不得羽厥能實多限際可限之能有所受之而非其本然自有也既非本然自有而有所受則固有其授之者矣此授之者即天主若云既有天地萬物而因有主宰則主亦其受爲者矣又何以授有于物乎更問此主從何出又誰推

答客問

戴而立之為主乎客曰其即太極之謂耶曰非也太極不外理氣無知無覺古人祀上帝不祀太極則天主太極判然明矣客曰然則無極太極之說何居曰此有至理蓋天主始造天地當夫列曜未呈山川未奠之時先生一種氤氲微密之氣充塞飽滿而世萬有繇此取材此之謂太極即西儒所稱曰元質也

客曰然則天主其即道家之玉皇乎曰非也玉皇乃漢末人姓張名儀學修煉之術宋徽宗崇道教因術士林靈素之請封張儀為昊天玉皇太帝夫前代已

死之匹夫而謬尊為天帝皇正如關羽本漢將而今尊之為帝言其上司天門下司地府有主持三界之權咸矯誣之舉也客曰佛有世尊道有元始天尊其名其義足當天主曰佛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疑舉世無可與匹矣又曰衆生聽講立地成佛又曰萬佛比肩何與等者之累累也道家之稱天尊亦謂天上地下惟此獨尊也頃號天尊者以百千數向所謂獨尊者安在我兩家之說不自為矛盾乎揔之惟儒者之上帝庶得其真客曰禮惟天子郊事上帝今天下

答客問

即上帝也乃人事家奉之不僭且褻乎曰一粒一滴莫非主息呼吸動靜皆資帝祐寔世人之大父母也父母豈有一人可不事者特不得祭以僭用其禮儀今但言奉事便與祭大不相侔不然則孔孟所云畏天事天豈徒帝王之學問無與士庶哉客曰天學既與儒者合轍則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之以西教曰為此說者非惟不知天主并不知孔子者也孔子著書垂訓豈欲人尊拜已哉欲人遵厥說而力行之耳今試取孔子之書讀之其所詔人凜凜昭事者

行物小心欽若者何物尊奉天主正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也乃猥云儒說已足不待天學非特天帝之罪人寔孔子之罪人也

客曰正謂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即此已便是天教不必淫轉一境曰盡倫之事治世之畧大較相同而生死鬼神之故寔有吾儒未及明言者其寔孔子罕言禽非不言也蓋當時所言性與天道雖頴悟如子貢尚不得聞之唯得此而修身養性之法復命根之業始益備且學問之道必曉然明見萬有之元始日淺之究竟乃可絶岐路

而定一尊此在儒書多未顯融獨天學詳之況今人讀書往往渾帳過去一須天教而後知我六經四書中句句皆有着落句句皆有欄柄淺儒誠未得其觧也曰事天之有合轍吾儒但儒者惟謀現在所事不出子臣弟友故曰素其位而行曰未知生焉知死今天學諄諄以死後之賞罰為誨疑與孔子若不相似然曰人所懼莫過於死則所重亦莫過于死豈有極重之事而可置不講者孔子教人即生以知死正是深於言死也且天學亦豈於善生之外別有一善

況法乎生前之七克十誡即死後之萬福無疆特孔子使人絲之而不明其報天學俾人念死而愈思善死生耳客曰儒者之論人死四十九日而魂散安見死後之長存不滅而有賞罰可加乎曰此儒囈語孔子曷有此論夫草木有生長而無知覺運動鳥獸有知覺運動而無靈明理義此特資形氣以扶存形斷氣散而魂隨殄滅人魂不然一點靈性滑于上帝賦與其來也不特聚其去也不能散但合則身生離則身死耳世稱人為萬物之尊且靈苟死而魂滅則

答客問

與草木禽獸無異亦烏見其能靈烏在其尊於萬物
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死而魂即消亡則聖
賢庸愚同歸一盡亦何見其可也且盜跖之壽孔顏
之瓦所在都有則奸雄愈可縱恣忠良罔所控訴君
子憂勤惕勵徒自苦厥生而小人狎侮放逸誠為得
計豈造物主至公至平之義是故不靈之物無自遂
之權如天恒運地恒靜水恒潤火恒燥馬恒走犬恒
吠皆率其性之自然而一定不易故無功罪無賞罰
可加人則付以自主之明善惡邪正任其擇決其受

禽而生也如人臣奉令而任職也及其死而歸也如三載考績也于是乃涖而黜陟之其無負賦畀之初旬則蒙上賞酒人臣承令無怠錫之蕃庶不然反是彼上帝無所不知能豈不克俾世上盡正者逆棄頗或不悉然者正以示身沒別有真賞真罰一時之壽夭窮通不盡足為定據耳客曰天主吾人之大父母自當敬事天禽之性本善自當為善豈緣後來禍福之報乎曰人臣廉平正直亦分固應爾詎徒為賞陟計然心縱不為是苟能如此則國家之遷

答客問

與必及焉不然則國家之譴責必及焉君子固不希報但心縱不為是苟能修善則天主之永賞必及焉不然則天主之永罰必及焉況緣是祗警寔進修之一助整勵三軍重賞啖于前嚴誅懸于後士斯用命吾人處世如居戰場嗜慾誘感八面攻我性情大多脆恋非刻持永賞之利以自啖捺永罰之嚴以自惕未有不隨俗牽引與波上下者矣故克己之勇難于克敵也況以此為訓猶多有狎大人侮聖言者若云無所為而為善曾見有戮人乎

客曰希福而為善畏

禍而不敢爲不善者中材也賢者雖使爲善蒙禍積惡受福猶不肯以彼易此故自昔名儒有未嘗聞賞罰之說而懋勉無斁者曰君子所不希不畏謂世福世福也世上禍福倏時以去且公道陵夷君子或冒刑戮小人反膺軒冕志士遂不以此爲榮辱若真禍真福出自上主纖毫不背永定不移冒世禍而爲善誠達士之心也冒永禍而爲善不大愚乎爲善冒世禍而解之曰有永福在後必欣爲之若云我欲爲善雖永禍不顧世豈淺有爲善者乎夫率行儒門之訓必

答客問

能使人人為賢聖無已○顧道學真傳○間世罕遇○正緣衣冠偽儒○不達性命之理○不論身後之事○則無所畏忌而○闇修之功○疎意惟現世享受一刻○即一刻之實利雖欺君罔民○縱欲敗度○苟適其身○無不為之○其智傑然者必異心于世上之功名利祿○求之○不獲○纂紱無并○禍亂紛紛不可止矣○苟明知人魂之○不滅○而○死後之永賞可慕永罰可懼則視一切世物○如○水○流○花謝不堪係戀惟恐有一念之非禮以獲罪○上○帝○而○自失真福勸激不必禮樂禁止不必刑威誰復有斂

常冕紀者乎此正修身克己之良圖齊治均平之上範也故欽崇天主乃儒門之真本領真血脉死後賞罰乃儒門之真究竟真歸着何相背乎客曰是固然矣但際君明臣良公道用彰黜陟進退罔攸謬失庶是稱人之功罪矣豈賴死後茫茫不可見之報乎曰人為善惡身為之乎抑以心耶雖有明王能賞罰人之身不能賞罰人之心且善惡之見于行事者賞罰能施之而冥冥之善隱微之惡不及酬也帝王賞人至三公極矣令試下一令曰人為上善必錫之以公

答客問

孤萬一有數千百上善之士安得數千百三公之位

以報之是帝王之術又將窮也唯上主審判之日身

與心並償之至公而至普至愜而至永故爵祿可辭

白仍可踊全係死後一節足以自慰無此一節則世

上事理皆不可置喙而我輩別是非辨邪正亦徒然

而已矣客曰非謂死後盡渺茫也但以為迂遠而不

必計耳曰娶妻生子營塚墓立享祀皆為形骸歸土

之計令人衡論魚曰形賤而神貴乃營身後之賤事

不以為迂謀死後之貴事獨以為迂乎古之至人慮

凡百世此與吾身漠不相關不以為遠死則人人下免或即旦暮之事獨以為遠乎造物主使人知身之必死而但不使知其期正欲人日日備耳有備無患凡事盡然況生死乎客曰天教既闢佛天堂地獄寔佛氏之舊論何仍演之曰茲說自開闢有之非創于佛特中華無傳至佛入中國始聞厥說遂指為釋氏之論耳子亦知各教攸昉乎彼西洋圖誌及天竺記釋迦產于周季淨飯國王之子摩耶夫人所生初行教國中專以清淨明心為務彼國之民皆至愚莫有

答客問

從者天竺西近大秦國國有天主古教釋氏素聞乃
取古教中天堂地獄之說又取閉他臥辣輪廻六道
之說襍揉成教而國中遂服焉今觀藏典攸稱最上
一乘工夫專事明心見性且欲不起善惡之意不立
禍福之相則天堂地獄非佛氏本旨而姑借之者矣
先儒所謂寶玉大弓之竊也豈因盜竊我反置不講
乎揑之佛氏竊天說者頗多原其故蓋因唐時天教
已入中土厥名曰景所譯經典竄入佛藏以訛沿訛
反令偽教興而真教廢即如持珠誦經本天學事淺

為學佛者所習今人反謂此沙門態而天教効之也然寃而言之我所謂天堂地獄原與佛說迥異佛氏雖之天堂仍有欲界色界此不離塵俗之境又言福復降是雖得之不足為我有也我所謂天堂有內祉外祉內則以本性明瞎造物主窮之至美好有外祉則明灼倍日透堅破礙萬福萬榮享之者咸無終樹馬豈不名而實異矣乎佛氏之地獄不出刀山劍切頂摩頂詎知靈魂神物非可分割肉身滅生亦隳壞此種種世刑豈能被之又言苦盡仍出是下

答客問

此者尚有異也若我所謂地獄有內痛有外痛內則永久真主至美之望常懷怨妬外則忿詈顛狂暴火灼其神軀萬苦迸集墮者永不出焉又豈不名同而寔異矣乎客曰人為善惡厥時有限以無終報之則賞

疑於僭罰疑於濫不若佛氏福盡淺降苦盡仍出之言似為近理曰天主不徒鑒人之行而直觀人之心故行一善不遽賞也行一惡不遽罰也待其死而不變然後判之夫至死純修者脫俾淺生雖累百千萬世其孜孜樂進亦如是至死怙終者脫俾淺生雖累

百千萬世其惡惡不忌亦如是天主摠千萬世無終之報且福盡復降苦盡仍有再蘇之望尚未能使人必為善也至輪迴六道厥誕明甚夫人有靈而必獸必無不為靈禽獸則必有靈無靈為禽獸能效人之形殊宜因魂為異令人魂輪為禽獸能效人之所為者矣今不聞禽獸能效人之所為者矣今不聞禽獸能效人之所為者矣今不聞

答客問

書中有一二人能記前生一二事然據佛說人人皆有輪廻則必人人能記事事悉記而後可令頗不然則佛書多屬附會其人魂不轉為他身可知也且原其故并不始於佛大西有士名閉他阿辣生周初世人作過不止設為輪廻之論謂人行某惡則來生受其獸受其報人問有據乎則曰吾聊立此說以勸吾沮惡耳後此論遠播他域佛氏用之流傳中國世俗陋儒鮮肯細心格理遂與愚民同受厥誑耳客曰人魂既常存不滅又無輪廻則身死之後非升天堂

即入地獄古人之祭先祖也何居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禮之至情之盡也而非謂先祖須食也亦非補庇於先祖也假令先祖須食則論祀蒸嘗歲時不過三四舉先靈不且飢而死乎況自七廟五廟降至庶人便將祭奚豈庶人之父則飢而祖則不飢乎若禍福之權操于上主使先祖能庇其後人則孰不愛其子孫者何以有庇有不庇乎故享宗廟報則是祈則非陳牲設奠則是焚楮錢則非客曰享祀者鬼神不惜何新一楮錢乎曰共本取蕭祭脂之禮後人聽佛說

遂誤用楮錢耳不知吾人在世飢思食寒思衣而錢可以易衣食故貴之充則肉軀已滅神靈不飢不寒雖携黃金無所用之況乎紙為之乎以紙為其偽況經焚燬并歸烏有乎假令父母而在為子者執楮以遺親曰此金銀也其不孝誤慢殊甚及其既死遂忍以偽物欺之乎若曰楮經火化可饋諸冥司以資靈魂之用此佛氏呫語拂物理亂大道欺禽獸可也用人可乎據今之焚紙錢者謂納賂于神也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賄賂之事衰世有之謂鬼神亦

若賄賂乎此等舉動如夢如狂而舉世習之不以為非良可嘆也古之祭者燔蕭以求神于陽灌地以求神于陰蓋謂先祖寔已去家故多方以索之亦悅忽而無可奈何之意孔子祭如在不敢言不在不直曰在惟孝子追慕迫切之心儼然若見耳至天主使入魂回世以証靈魂不滅之理偶亦有之不盡爾也客曰生而為大聖大賢者其神靈不可磨滅生而為大奸大佞者其神靈亦不可磨滅若夫常人身死而魂隨散矣曰天命所錫本無二躰雖為庸愚而上哲之

答客問

分量具存雖為睿聖而本來之受畀無異苟知奮勉則盡人有盛德至善特不能自全其初耳且靈魂不散亦一而減乃天命之本体原自如此非從修為得來大聖凡夫特修為有殊本体未嘗稍別則靈魂不

已矣客曰常人固不能升天但與惡人同入地獄似乎不平曰非善即惡原無中立之理且一賞而高下殊一罰而輕重異要稱其人功罪之大小而已但天福之最微者盡世間之榮華不足擬其萬一永福之最微者盡世間之憂患不足擬其萬一永福之不

預求所以取之而所以避之乎客曰佛氏如六度梵行五戒等亦足磨世砥俗寧容盡非曰定天下之學必先正其本後及其末大本一撥餘無足觀佛氏抗術天尊已本先虧矣烏足取乎客曰安見佛之抗天也曰佛謬言天主上帝特一天地內之主宰所謂忉利天主共外尚有多許天地名三千大千世界而大梵天王統之大梵見佛猶執弟子禮其忉利天王則奔走服役者夫論天主全能共製造原不可以數計三千大千之見云但即此天地之確可憑據者

答客問

妙用已自無極又天王無所不在全在天地間全在天地之間各分一粒之細無限妙有已自充足豈與較封域之多寡小大乎夫佛氏欲恣其荒唐必不產於天之內不生於父母之身不資此中萬物之養不為人之形象猶或可乃戴天履地資養萬物與衆人無異則亦天主所生之人也既為天主所生之人使當小心昭事認其本原乃敢于抗誣若此罪尚可逭乎孔孟存心養性歸之事天佛氏明心見性昧而抗天雖言明心而不知心於何來則寔蔽其心雖言

見性而不知性于何賦則寔賊其性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師心惟本原處大典也佛氏即他有善處如人子應世理家皆極停妥但背逆厥父母可云孝乎其離理失真如恒河沙須彌山三十三天十八獄之類不可勝數以背本之大瑕蔑視之則尤屬少小者也惜哉世人崇念佛生天否且入地試問誰說之天堂乎誰置之地獄乎女于天而下於獄乎佛氏慈悲決不親致人于地獄而所謂閻王者又聽佛之指揮者也佛氏不致之獄聽其指揮者顧敢置人

於獄乎僧家種之救度之法不既贅與且既死延僧作德期度也人是元惡巨憝皆有救法乃誘人為惡不止也客曰孔子嘗言西方有大聖人不令而治不言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今世咸謂孔子所說即指佛氏則彼三千大千之論或亦有獨見乎曰此列子所載未必孔子果有是語如果出於孔子則玩其吻氣自是指有國家者佛已棄家離親豈有治民之責當春秋時大秦國有聖王父曰達味子曰撒辣滿敖秉聖德海內大治孔子所稱述者謂此佛氏果有慧

眼獨見能知三千大千則此一天內事尤宜洞斷今觀佛書列宿運度日月交食四大部洲悉皆舛錯則一天內事尚未之識三千大千不誑語乎客曰人性本自廣大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且可贊天地之化育佛氏或亦見及於此曰性之廣大固也但視上主無窮之妙則彌狹矣彌小矣上主自無中生天地萬物而時存佑之時監臨之今雖有大聖能使空中增一山乎海中出一島乎無由生一種草木禽獸乎微特此也雖具大智不克益身以

寸雖負異勇不能使身自舉財成輔相不過於上主既成既備之後爲之經綸調理耳書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又曰不克終日勸於帝之廸則吾性能爲善事全賴真主啓翌故天子有善讓善于天自古先民功被海内澤潤羣生則益自謙下明旦遊衍凛凛欽若而不敢忽誠見聰明才智不自我有不自我具而授予者之當感信當愛敬也客曰人性既爲天主攸賦而天主具全能全善曷不盡予人以善性乎若云不克皆善是能不全也若云能皆善而頑不予是

惡不全也曰維皇降衷本無纖惡凡作不善人自為之且含靈之物亦必聽其有為惡之勢而後為善者有功水潤不須其德火熱不賞其美原無岐出之橈也嬰兒愛親不稱厥孝寺人絕婚不貴其貞發于自然而非其志也如使人一定于善不復可惡則善乃天主自為之人亦何德乎吾主有言非必善而遂為善能為惡而終不為故其吉祥定於無窮也利西泰譬人性於無金質本粹美而或以造溺器或以造祀器則為善為惡之喻也客曰佛氏戒殺好生之德洵足取與曰

答問

戒殺為有輪迴有輪迴則目今之禽獸烏知其先世不為人乎然必若此說則不惟殺之不可雖役使之亦不可也蓋我所殺之獸既不能保其先世為我蹂躪遠離逖之人而非我親族戚友親族戚友殺之固罪鞭責之拘苦之義獨安乎是服牛乘馬之禮且將廢也目佛氏非獸戒殺家畜而已雖虎豹犀象亦戒殺之也而虎豹犀象實具殺人之才我不殺彼彼將搏噬人而或設為驅遠之論夫驅而遠之非以干戈則以弓矢也是終不免于殺之也佛氏殺禽獸之向為

人而愛之乃現備人體者毀忍視其傷而不救乎歟救其傷非殺禽獸不可則戒殺之說人安能充其類也乎客曰天教既不取佛氏之戒殺何有大齋小齋之期曰齋以清明志氣有功齋有罪齋有無功無罪之齋咸主恩恩已愿恣淡泊自責不敢享世上豐腆以贖我往愆而用悅帝心此功齋也信有輪迴不敢肉食則明拂物理大背正典此罪齋也本性不嗜葷味或行煦煦之仁愛物過甚不忍殺之此無功無罪之齋也天教致齋大約亥巳自責之意居多故大齋

答客問

刻減飡小齋則廢畜物止啖水族並無茹素之事且大齋疾病免勞力免乳婦免老弱免與釋氏迥異夫孔子飲酒食肉亦曰慎齋即今圜丘祀天禮用犧牲而先三日百官皆宿齋宮則知聖賢致齋非因戒殺明矣客曰若道家者何如曰採藥煉丹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之而不能効其誣可知飛符呼召驅役鬼魔更一番魘魅不足置辨矣客曰天教亦有肉身嘗生之說仙家議論或亦同此曰天主生人定之以死雖大聖不免所云肉身不死乃等宙既終大審判

徐無論善惡盡人若此傾欲于目今以私智求之豈可得乎復活嘗生出造物主神能變化頑欲特人力以經營之豈不謬乎夫實有其理者遵其說而行之必能成其事故循孔孟之言必成聖賢守孫吳之論必致戰勝今丹訣煉術具在也習者亦煩有徒何以究無一人成仙乎惟引導修養可冀延年卻疾差或有之然呼吸失術反致損生縱使得術增數年之期事甚奔鄙無足矜羨客曰道藏所載白日飛昇如許遜真武之屬容或有之曰按旌陽傳言

遜拔宅飛升雞犬皆上是欲為奇瑋以駭人不知適徵其偽也據仙家之說必數十年修養乃得成真雞犬何功而食此報乎又開修煉者欲避鷄犬今雞犬乃能飛昇何為又避之乎宇宙形勢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土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進此即為火域焦物至火域者莫不燃滅禽獸宮室可得歷乎上天體堅凝惟神靈可以透越一切負形滯質物何以入之故愈神其說張其事愈形其妄愛其誣俗云真武乃淨樂世子殆非也武姓劉名儀河北

真定人修煉武當山中援徒頗多一日被魔鬼化美婦媒誘不勝怒投劒逐之時天大霧咫尺莫辨真武墜厓而死散髮跣足徒張厥事駕言升天時漢水有龜蛇爲靈未幾而除因言真武滅收之魔鬼又假其名象偽作靈迹人主斯褒崇之矣近世有貴家女私奔厥父稱爲仙去因作仙子傳示人今其書已入道藏人咸信果有是仙矣即此推之道家所傳大抵皆偽撰也客曰黃白飛昇猶涉玄幻若張道陵符呪至今屢有奇驗此屬何解曰此謂以魔召魔蓋背棄真

主從事妖巫鬼魔之所甚頗也非發奇顯異不足俾
愚俗景附奉上主不許惡鬼盡其伎倆故呼召之術
亦有應有不應原其所以奸人通魔自神魔亦幸值
與會為誑陷世人之機故付以符呪為往來訂號其
有被鬼物憑依因呼召得驅除者則緣魔力大小
小魔壓人聽大者之命不得不去然一魔去一魔進
後憑彌甚於前奉教之士苟遇魔祟秉誠畫十字呼
聖號雖巨魁無不碎胆遁潛者矣客曰何謂魔鬼曰
天神魔鬼始本一類天主未造天地先生九品之神

虛數罔弄靈明粹美無象無形有氣貴乖神曰露濟拂兒見已才力倍大起倨傲心使諸神叛帝事已諸神從之者三分之一天主施罰置露濟拂兒暨從叛諸神于地獄貶為魔鬼魔鬼尖趨性之好而未失本性之美其本所雖在地獄亦許在世刑僇惡人試鍊善人凡孫妖厲依名象憂志惑俗蠱人嚇世者皆魔鬼也其強半則拒而不從故處天享福但論厥職有運動諸天者有持守國家者有保引物類者有護守生人者凡物則一類一神守之凡人則一人一神守焉

在天曰神在地曰祇而總之皆天神云天主與聖母之像實係聖宗相傳至今神魔原屬無形不得已而假像以傳之繪天神者為少年之狀示其德性純粹萬古不衰不老為鳥羽之狀示其神速不疾而速行而至也繪魔鬼者為獰惡怪異之狀示其姤謀人類賊害生民也客曰攘斥佛老先儒以為快舉人人火書至今猶稱羨談天教闢之誠是至如城社山川蜡蠟祈賽或亦古禮未盡邪懸曰一郡一邑皆有神守則城隍者亦天主攸命之神也古人祭之殆即功

之意然聽命于主無柄世之專權今謂其能福人禍人而刑牲諂禱便爲不倫且更塑偽像皆有姓名以古人當之賣經甚矣至蜡臘祈賽所祝者皆偽號邪神誣罔不倫盡失古意夫人日受造物主之鴻恩而不一致謝反謝魅魅尚不爲罪乎客曰狄仁傑巡視江南盡毀淫祠止存季礼等四廟則今之野廟土神其在可毀者多矣若古來忠臣義士如關羽之爲似亦可拜曰帝王祀忠義崇德報功使人景仰不謂其能禍福人也今乃異其佑畏其害求籤答恩已失

答客問

先王本旨如關羽本漢將誣贈帝天名號則拜之者為拜忠義之關羽乎抑為拜矯誣之伏魔大帝乎即強解曰吾敬其德無禍福心則羽之為忠義孰如伊傳周召之更為忠義舍伊傳周召不祀而必祀羽豈非以舉世偽崇之故乎且羽始為亡命殺人報仇特俠烈所為耳終絕吳婚激成大變特剛直武夫耳獨其始終為漢一念凜凜千古然一時之臣如諸葛亮者不尤愈于羽乎舍亮不事而必事羽豈非以神威顯赫之騰誑乎餘可類推也客曰神宗時宮中有妖

物爲祟見一跨馬持刀者逐之自稱漢臣關羽故有伏魔之贈非罔據也曰此謂以魔驅魔前已言之益魔本欺人秦已然顯其本相人豈事之故假古士名月發爲神奇使世仰望建廟設像俾愚俗趨附則得遂借恣無忌之心而人咸負背主事魔之罪假公以濟私蚩蚩小民幾爲惡鬼一網打盡矣夫魔力甚鉅神與人皆不能伏造魔之天主克制伏之會以伏魔之權歸羽是秦羽爲主也事羽之罪豈在釋迦道陵下乎答曰文昌魁斗儒生之司命此似可事曰

答客問

世間萬緒皆上帝主宰何獻儒者功名出自文昌按文昌出身傳七十二世為士大夫誕怪不經以當諧談劇諢則可詎得謂實有其事乎若云文昌係上天之星則考天文家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為將相之像主武不主文故渾天賦曰文昌拜大將且二十八宿千萬廉星共麗一天止有一天神運動非各有神守則即星固無神可祀魁斗亦然世俗所塑魁像陰怪異嘗士子見此二種妖物當亟碎之

客曰、古人祀天駟為馬祖安得云千萬廉星並之乎

無神守同上主始造萬物各類皆付以神守則國有護守馬類之天神矣但不得以房星當之耳舜典禋於六宗亦統祀一運星之神耳非星星而禱之也后世尤可異者則祀司民夫天地萬物何者不為生民而設頒獨指一星焉謂司民命而祀之哉揔之惟有一萬物真主在所當事天神雖係正類但數頒既不能徧識其名號又不容徧有所擇取惟事天主而百神皆包舉乎其中矣一切淫祀固當棄絕亦有社禝名祠載在祀典者而今人祀之盡失古人立祀之初

答客問

曰古人立祀之初意若禁客曰、何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則祀天祀地蒸與遥祀正等皆所宜禁

何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則祀天祀地總以報答上主鴻恩而祀稷之禮則以酬生我百穀之澤蓋即其功用昭章處用事焉后人以稷為唐虞之臣誤矣五祀之典及于奥灶門霤此等處所謂有神守先王雖朴不應若是之甚誣其意蓋為天主本無所不在舉世無一人容不事而事之之禮則當因尊卑以定制故天子則事之于天地焉諸侯則祀之于山川焉大夫士則祀之于門霤奥灶焉今人言灶

為司命人以食為天食非灶不熟故以司命稱之非灶能司吉凶禍福之命也各曰種上祀典皆自古明王之禮雖今人失其初意豈可因仍演之誤并詈始作之非乎曰當天主之未降生也上主原容牲享一切祭祀得其意不妨存其禮當天主之既降生也天帝備有定典循失意舊禮不若遵維皇新命況民之蚩蚩莫不以目之所不見為無躬之所循習為真豈能使向天地日月山川社稷而拜稽之而曰我非事天之日月山川社稷而惟事其主乎故禮不革則意終

問

不明若曰此係自古立極之典終屬難廢則丞相非古昔獨亮天工者乎而太祖高皇帝以斲斵廢之孔子之像非歷代崇設者乎而丘文莊建議撤之子弟為尸自古大禮而今亦不舉高求諸理而合反諸心而安措諸事而有其効雖千古鐵案不妙變置也客曰天地覆載三光炤臨山川出雲雨社稷生百穀皆有功于民者祀之亦報功耳豈遂獲罪于主曰此等之功不在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而在造此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之主譬父母備田上置宮室以遺子

孫了孫絕不記父母之恩而惟向田土宮室而感謝之有不取怒于父母者乎即自解曰吾拜父母之賜統拜父母也則必不見父母之顏不聞父母之訓無可奈何而寄謝於攸賜之物亦不傷埋既見其顏既聞所以事己之命矣而曰吾將拜賜物豈不為罪哉天主既降生為人躬定昭事禮儀則有遺像可瞻妙與可守一切祭祀舊禮不必復用亦不當復用矣

客曰祠廟雖無福福之權但今人見戚友遺像雖生平無德足取亦必致敬若祠廟間一跪一揖豈遂傷

答客問

理曰譬有一不義者於此或係知識自當加禮若一旦有無知之徒誤相崇奉推為君王茲時必將奮擊之可與衆同推戴乎今祠廟之古人像咸以禍福故而祭是誤奉為主宰也即推不義為君王之類也故敬戚族友人遺像正如與惡人拱揖言談而不拜祠廟正如亂賊淫僭不可屈膝也客曰嘗見有釋道神明能作靈顯預言未來興災降祉禱祈得應者何也曰人心向邪不認真主則鬼魔得以娛弄天下伏藏佛道邪神像內發語呈光宣洩秘密祭則免否則災

假天工爲已力如水旱疾病而拯厥危實上主不忍漸減下民用施救護人因素向彼祈遂誤歸功于彼耳始緣人心所信向而因勢顛倒之究之信向益深雖無知土木未嘗現靈異者亦畏亦事惟不認真主故爲所惑溺也苟憑理細察邪偽不難立見客曰天主有制魔之權曷俾此等誑誘生民乎曰人有靈明能別是非辨邪正察真偽魔能誘人不能使人兎已信能嚇人不能使人必畏其信其畏人自主之且人修仁累義爲上帝寵綏彼魔無緣得至貪淫詐暴

答客問

自絕于天譬如不義之子見棄父母自爲匪類協惑矣然魔力甚大計甚狡倘上主不爲遏抑而使逞其謀縱其力則舉世無一人得免厥網而萬物且久滅息矣世上有惡鬼足畏人始爱望真主冀其庇祐亦不敢爲不善失帝惟心前云魔鬼本所雖在地獄亦許處世刑僇惡人試煉善人正謂此也客曰擇地塟親是亦孝思今斥風水何也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相地之方面安親膚自屬正理但以爲子孫取其高燥豐厚者以安親膚之遇合存焉則謬矣人以形

神。而者成身。死則神靈不登于天。即入于地。其瘞于土者。形也。茲時形體隳闕。無竟無生。安從祐其子姓。或以爲後先一氣。自能致祐。則塋于塚墓之爲一氣也。當其在世。雖極聰明。孰若膝下承歡之更爲才智不克。強福其孫子。況于枯骨。又何從施祐乎。如謂靈魂來施。則靈魂神物。又豈藉土力爲旺衰耶。瘞風水之說。起于郭璞。古之葬者。皆在城壯。義取幽陰。若律以堪輿家之論。則人類之滅絕久矣。安得傳至百年有所謂郭璞者起。而爲人講風水哉。

貴在天若擇地可得富貴則富貴在地矣地者上主之所製造也上主有尊人賤人貧人富人之權不能自予必待得地氣而後予之則是上帝且委賞罰之權于不靈之土而初無自主之明矣古不擇地惟取安親不顧利已今人營墓自便之意多而安親之意少孝不孝又當孰歸且風水之說果確必非待后世始有也有此天地有此山川便具此種道理乃孟子云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方今之民皆古人子孫也當其委壑時豈頭沙水龍

於方位向置地脉有報應不致絶後乎何以至今多生民耶故堪輿之謬不待天學辨之當狹童讀四書時固知其理之必無矣若云上世此說未顯其理亦無方今此說既行其理遂著則又以疑信定有無者夫實有之事雖疑不能使之無如愚者疑天地間無鬼神豈能使天地間果無鬼神乎實無之事雖信不能使之有如愚者信人物有輪廻果有輪廻乎愚之世人癡心惟貪名利聞言禄位有法可致無不惑溺雖明曉斷無其事亦且姑試為之

孰知其大謬不然無益于已而獲罪于天也客曰卜筮所以開物成務天教禁之何也曰吉凶禍福皆造物主所默定當其未然雖鬼神不與知人豈能預為推測故但循人事之當然以俟天命此即素位之學占吉而得凶或卜凶而反吉著龜之理渺無憑據且古時人心敦朴誠足動天故迷於趨避而或示人機械變詐奸偽極矣佛像土神誕妄甚矣聞之後古之卜筮多應今之卜筮多不應此亦古所用而今當廢之明驗也且卜筮者符以趨吉避凶也萬一有

不義之徒當得凶禍亦將使之卜以倖免耶若善人卜之則應惡人卜之則不應則非舉世通行之法而應者少何以卜為虞書云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亦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豈有舍人事而專尚鬼謀者盤庚迁殷成王伐叛皆審時度勢不可或違特慮愚民猶懷畏沮故假諸卜協以鼓舞之耳故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古有取龜投地而成大業者矣況卜筮既同為鬼神之告何

答客問

以有筮從龜逆者龜從筮逆者豈鬼神亦二三其說乎則知先王不過以神道設教而非謂實足據也況義有所當為雖明知不利不可不赴義不得為雖明知有益不可苟往又烏藉卜筮哉

客曰禁擇日者何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兵事如此凡事類然今之人謀奪天之機有是理乎

客曰禁擇日者何曰有同日出行而所至之遇合不齊同日舉婚而後此之成敗迥別可知時日無所為旺衰也風水擇日不思吉凶之宰乎天歆以推命者所據年月日時耳夫

禁推命者何曰今之推命者所據年月日時耳夫

年月日時時也非命也壽夭富貴貧賤出於命耳出於時乎哉命者造物所握屢變不嘗豈有一定之約某時為吉福某時為凶禍哉古人有言長平十萬何必共犯三刑南陽諸豪豈曾俱當六合今有八字盡同而窮通得喪大殊足徵其評也且庶知命定自上主而欲以人測之是以於穆淺近可窺豈牀襲天手

[illegible]相人者何曰毛毀骨肉臟腑官骸自天子迄乎庶人原無少異所異者豈瘠黑白耳然有昔癯瘦而後肥澤者昔無鬚而後多髯者昔豐正方大而或

因一疾致殘損者故曰居移氣養移體孔子相似陽虎黑玉貌類太祖豈有真據哉客曰禁占天者何曰日月薄蝕五星凌犯飛孛彗槍雲霞霧露皆天行自然一定之理盛世有之衰世亦有之非治亂存亡相之賢不肖耳惟推係也治亂存亡在君以預知水旱豐歉則天文家有此一種實理各星會合理當獲有年而天主降禍烝方使之歉收理然或當致饑饉而天主眷顧茲方使之豐熟超性事緒又非可以推特上主惡占得也客曰占視卜擇諸術或本有其理

人預洩其秘故禁為之乎曰合理之事上主惟恐人不知亦惟恐人不為若曰有理而禁洩之則造物全能詎不竟自藏厥秘頭被人知之又慮人洩之哉天教中數百萬人不擇地不揀日不卜筮不推相未見彼禍烈而福綏則知種ヒ術數皆無其理而為其事以私智謬術矯誣下民而求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罪莫大焉客曰種ヒ術數亦有一二奇中者何曰此特偶中耳愚者終日彎弓必有幾次入鵠豈其伎能命中哉然此等巧應多屬妄傳即如李靖劉基世謂

答問

善天文占候○然觀靖之破蕭銑也○出其不意其禽頡利也○攻其無備不過料敵明應變審而已○何嘗有所謂推測占候哉劉基佐太祖定天下先漢後吳卒致夷滅○亦不過審強弱之勢中攻取之宜○何嘗有所謂瞻雲望氣哉○世俗之尊之如此○而其行事頗如彼豈非傳之者妄乎○客曰○三代聖賢不禁取妄天教禁之○○○

以文已之淫欲乎客曰取妾固非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但亦無碍其為聖賢也曰聖賢德行純備決不因妾以恣淫且善齊其室家不使庶孽相爭倫理乖亂今人取妾則家變紛滋妻生妾妾恃寵所生之子雖名兄弟實如仇讐況物以反其始者為正人類始生本一夫一婦別與自屬正道而古時人少德隆天主亦不甚禁故古教中亦偶有色者今時人衆德衰務生子而不務貞德豈謂增人類徒增不正之罪耳客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無子而取妾似未背也曰

此孟子以釋舜不告取妻之意非謂人人盡以無後爲不孝之大也如以無後爲不孝之大則兄以有後爲不孝之大脫有蔑行之徒多倫姬媵廣厥繼嗣雖不孝者限于天命不幸無子乃反大不孝也豈通論乎今有妻死而再娶雖無後朝廷亦以義夫旌之無嘗其不孝者而不婚不宦前史且立高尚之傳何獸疑于一夫一婦之禮且夫不可無後煩獸可無後乎夫因無後另娶一妻以生子婦亦可因無後另娶一妻以生子若曰

夫與婦通○雖從他出夫之子○即婦之子○婦亦可曰婦與夫通雖從他出○○○

客問較之意云爾大明律中年四十無子者始准取妾未四十而娶者悉離異則妾洵不得已而姑假之者矣況子之有無係上主默定苟上主予之以子則庶民一夫一婦儻可子姓盈前苟上主不予之以子則富貴之家姬妾滿宮而有不得嗣者矣今娶妾未必有子而徒違上帝之嚴命何如安命而自求多福

答曰不娶妾可也若西士終身守童并不娶妻則絕先祖祀理難通矣曰世人緣帶肉軀故飢須食寒須衣渴須飲既死則脫肉軀而存神靈無饑無渴不

待欲食則先祖豈藉後人祭祀哉特子孫自盡其孝思耳且其兄弟各有繼嗣特絕一身之祀非絕先祖之祀也故守西士之說但為克一己之慾充佛教之類且至于滅天下之人其離家則同而立教之旨則異不詣彼而反疑此何歟客曰天教原訓人婚配其守童身者何曰一夫一婦此教中通行正道其有登高臺司祭祀者必須貞潔祭事不容一日不舉即一刻不容近色且無妻孥之累更便遠遊數教微西士之童貞吾輩得坐而聞道乎且彼視萬民如一體四

客問

如一家但使宇內之人類不絕即吾之孫子繩繩況天下猶一身然一身不可皆耳目而無手足亦不可皆手足而無耳目故天下不可無娶妻生子之人亦不可無守貞傳道之人況今世俗之人亦有貧乏而力不能婚嫁者亦有孤僻而性不愛婚嫁者不訴彼而反疑此又何歟客曰若人咸慕貞德而不娶妻則人類不免絕與曰教人以貞犹自淫者多貞者少教人以廉猶自貪者多廉者少彼童身者特千萬之一一耳無煩吾子作如是憂也客曰一夫一婦人類

始生之道若何曰天主厥始化成天地六日而畢矣取土造人軀賦以靈性名曰亞當復取亞當一脅骨造為女軀賦以靈性名曰厄襪是為人類元祖主置元祖于地堂許以不死期至升天指一果禁勿食元祖違禁信魔超性羨好倏爾墮失凡我人類咸厥子孫自出母腹便染厥污故世上含靈往往愚者多于智者惡者多于善者憂患者多于安樂者豈上帝降衷之意則然哉夫有所招之也客曰一果之違罪亦甚細何降罰若是之重乎曰罪迹雖輕罪情則至重

先祖聰明聖智絶後人明知上主之不可拂而違命信魔有背主之意有匹主之心譬之臣子是謀叛逆謀篡弑也罪尚有大于此者乎客曰帝王之道罰不及嗣況于天主元祖違命元祖受罰可也而因以傳于後人可乎曰吾輩分此分彼自上主視之萬古生民皆同一類譬如大木元祖二人則其根也納毒于根則開花結枝皆體是根之毒理之自然無足怪者況原罪流傳但奪超性之美未失固性之好人能詹卒致升天且人染原罪稟性雖少弱劣然弱劣

而能為善則功德愈大而天主愛人無已之心亦於此大顯也蓋使原罪不傳染則上主未必降生耶降生來兒受難死惟定義不容已之罰而又頌自屈自若以代贖之則其愛我人類為何如乎客曰人犯罪人自贖之可也上主何必代為償責曰人類至卑天主至貴以人類之至卑而獲罪于至貴之主則雖極至卑者之功德不足以贖違背至貴之罪而天主甚愛吾人又不忍聽其沉淪也故自降為人以代贖之蓋天主一性而含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子

答客問

以已之頭承父之命繇聖神之功于漢哀元壽二年擇如德亞國貞童聖女曰瑪利亞者取其潔血造為人軀畀以人性而合于主之第二位孕九月而生名曰耶穌譯言救世時冬至後四日也居世三十三歲因守困窮卒受萬刑萬辱釘十字架而死死三日復活居世復四十日乃登天云客曰天主宰製乾坤既欲降生曷不擇取帝王之家而固守困窮乎生死之權上帝操之乃至其身之不能保乎則耶穌或有德之士未必即天主曰耶穌之為天主非特自言之亦非

徒倡誇奉之其未降生生也有先知聖人以預紀其事如梅福達味所載之類是也其將降生也有徵如天使神人在世如命死者生瞽者視聾者聞跛者走驅王來朝景宿告祥之類是也其來報牧童致敬三王來朝景宿告祥之類是也其人魔在世也有異如命死者生瞽者視聾者聞跛者走驅拯疾之類是也若夫甘處困窮正屬玄造秘旨世人生而之傲欲富生貪欲安逸生淫饕餮偷隋故耶鮮以天主大患有三一曰欲貴二曰欲富三曰欲安逸欲貴至尊而托體民家砥我微也禮天地萬物之冒有反居窮約藥我貪也以全能全智之赫奕而備嘗

答客問

險阻艱難刺我滛饕偷隋也又以示一切世福原上帝之所不取又以使齊民景從聽訓又以爲後日受難時憂與厥徒言之及惡黨率萬衆至耶穌受難地故其被難也非不預知也亦非不克避也當未誰曰覔耶穌耶穌曰我是我是之言出口萬衆即覔耶穌曰覔耶穌耶穌固能亦于地則耶穌固能除害邑者惟欲代贖人罪故甘志拘釘而不辭夫力可驅滅仇讐而反安意忍受非愛人之至者能爲之乎論愛人之至者孰如天主故耶穌即無他奇蹟以爲徵驗即此甘心愛難一節已足

表其為天主矣然當知耶穌一身原兼人性典天主之兩性其受難人性之事也特以耶穌人性典天主相締結故亦謂天主受難耳客曰以生無人道徵耶穌為天主也則我前有后稷之事矣以能行靈異徵耶穌為天主也則我前有呂嚴之事矣以其志被難徵耶穌為天主也則君子亦有致命遂志者矣數者恐不足為驗主之據曰后稷之母姜嫄既為高辛世妃得云無人道乎既禖以弗無子得不交媾而冀孕育乎後儒誤解詩意遂疑履敏居然之說耳故生于童身

者萬古止耶穌一人其他言不感而孕者皆虛罔也

若夫所傳仙家靈異原屬偽撰惟天教聖人亦有起死愈疾之事然皆托上主之佑仗十字之能而為之非如耶穌一舉口而萬有聽命也蓋論吾人本性雖到聖賢地位原不能俾死者復生瞽者復明故堯舜周孔擅聖人之稱並無種種靈異此等靈異自屬造物權衡特緣純修者闇然默藏不暴厥善主歆彰顯之故假以聖蹟耳若乃忠臣抗節孝子死義咸因時勢無可奈何遂不惜以身赴之非能却而故就也

耶穌之被釘所謂能却而故就者也故十字架稱爲天門之鑰萬德之表吾輩奉之如奉天主焉敷教宗徒初本椎魯庸夫一經耶穌招取皆成聰明睿智開物成務之聖人不煩學習能講萬國語言傳命入極其雖刀鋸在前鬻鑊在後必欲申天帝之正教于宇內甘從教諸人或遇暴君惡吏之沮殺雖至愚陋者亦爲道委命志不少屈人力殆不至于此迄今聖教之大行皆從剝擊磨鍊而出非上主默佑能遭千百年之摧阻而不隳敗乎揔之降生被難理極淵微西庠

答客問

萬種書籍皆記載此萬種議論皆辨駁此若耶穌以渺然一人而突自稱為主或朋輩謬相推戴則桀傲之徒與封張儀為天帝者何以異客曰天主既降生則此數十載內誰為宰制乾坤曰天主無所不在其降生亦降原在于世及其末降原在于世及其体充貫六合內外當其不離天特以魏魏上主而接合于卑渺之人性謙抑亦莫甚故曰降生非自上下下也且凡人之躬天主降生亦降下也且凡人之躬天主降生亦在而特不與之結合如日光被物而不係物耶穌之主亦主主天主三位咸在而典之締結者惟第二位故但恃

人性之德。則不克贖無窮之罪。而天主無形妙體。又無從受難。惟得一人而天主者乃可為之。則耶穌不可不謂之人。亦不可不謂之天主也。客曰。耶穌今登天矣。後將復來乎。曰。世界生道已竟。則復來審判萬民。蓋宇內盡期已至。天降大火。萬物咸殄。天堂之靈魂。降地獄之靈魂。出合于原體。遂皆復活。耶穌來格自天。分判善惡。善同已升。惡悉入地。此復活之身。善與惡皆不復死。緣人必形神相合而後全。居世為善為惡。雖繇自靈性亦必待肉軀而後行。故先令靈性

答客問

受苦樂之報後則并其體而俱酬之此皆耶穌所親諭也客曰靈魂不滅以神體故肉軀既以四行而成有寒熱燥濕不齊之情相攻相尅致潰敗復活常生無乃悖物理與曰萬物皆天主造之而有護之而存主不保持雖神物亦歸隳滅但論自然之理則無形像者永存負血氣者必死論超性之理雖能枵之物亦可保之使不壞也或疑已死之人化為塵埃何從取其原體則當思人以四行成身有變化而無增減死則氣化歸氣血化歸水肉化歸土熱化歸火變

遷游移不出天壤之內天主向克自無造萬有今何難取人身之變遷游移于天壤間者復聚為原体而俾之永生哉客曰天主曷不于人方死即俾復活受報則信從者不益堅乎曰靈性授命形骸服從自不宜一時被報且人各為賞罰則其善惡不共衆共知故俟人類相生之事既畢萬古萬方之民合置一所施厥陟降然後以彰主至明顯主至義昭主至公光明睹復活之事而始信反令人雖信無功如信刀鋸之傷人飲食之養人初何功之有惟未見其事但

答客問

以此言出自天主遂爾誠信不疑則功莫尚焉客曰

聞天學而疑阻罪固難逭但其至此僅五十年前此千百年之人不幸無聞將盡入地獄與曰天教有三有性教有書教有身教性教者予于賦畀之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所謂良知良能也人多不能盡性故于商祖乙時遣天神付一大聖曰梅瑟者以十誡令晉世遵守若者上陟違者下墮此書教也書教復不能率故降生為人躬為表指萬方丕變此身教也中華千百年來即未聞身教而性教與生俱具能盡其

性即于賦畀之意無負可得而知雖身教種妙義亦不過多方補救完其性分之本然而已然吾人幸聆身教則盡性更當易易客曰自盡其性者千百世一二人而已我輩之德未越乎祖父也幸聆身教駸駸乎有上陟之望先我而生者數千百年之人其中儘多名流傑士終未免下墜也天主愛人甚矣何不使此教蚤入中土拯其覆溺乎曰天主至愛亦至智須知某國某時之人雖聞教而決不能信夫聞而不信彌增其罪不若不聞之為愈也即今聖教流傳兇

答客問

遍兩畿十三藩矣真志向奉者萬不獲一前此蚤來恐亦同是夫上主默變人心俾惺悟前非立時證道誠反掌事然若此則善皆天主自為之人為善者卒何功之有故上帝佑人但引之而不強之從違主持多係人心自為擇決人心之擇決主于無始時早播燭之矣使目下無二三從事君子恐此教至今不入中土也雖然吾子既知未聆身教不免墮今得坐聞徽有天幸倘復遲疑能無爾增厥罪之憂乎蓋吾人升天全恃耶穌救贖之功不須其教不遵其禮

則不能沾其德價雖竭力修爲盡因性善事亦不足以食超性福報然天主至平初不負世萬一有因性善人亦自有術使必聞超性事理東國一人認服真主不同世俗之超魔修德行仁不爲世俗之不義數百歲不死人方怪之及西士傳教至彼纔領洗即逝此其驗也客曰假令程朱而在亦信從此教乎曰程朱有因性之功者也則沾超性潤澤無疑緣人無超性德斷不足上陟而上主又不孤人因性美好故必俾被超性鴻功以拯報之萬一程朱當日自恃分內

答客問

為善已足不肯信從身教辟如帝王傳播新詔為之其德行俱理固然但曰使諸儒

臣者曰受職之時已聞命矣何以詔為則不足取徒有一傲主自是之罪耳客曰論

歷代名儒實未聞身教究竟厥靈安在乎因性之功全粹無缺則臨沒時天主必命天神默示以超性事理而掖之上升矣然吾輩徒觀其外行耳倘中有隱慝亦未能保其必然也若吾子德行未必如諸儒縱使遠過諸儒而已聞聖教尚懷猶豫則當必機負一傲主自是之罪欲同諸儒默啓之幸豈可得

49

答客曰儒者之學莫大于春秋春秋莫謹于華夷之辨身教縱有種ヒ妙義其如來自殊域何曰孔子作春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故楚子使椒來聘進而書爵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故鄭伯伐許特以號舉是其貴重之者以孝弟忠信仁義禮讓也不以地之遐也其賤棄之者以貪淫殘暴強悍鄙野也不以地之遐也若兄以方域為據則是季札不足賢范蠡不足智令尹子文其忠不足稱縣余其能不足通也況大西諸國原不同于諸蠻貊之國陋而更有中邦亦

答客問

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士之風俗不如也大小七十餘邦互相婚姻千六百年不易一姓我中士之治安不如也天戴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與此方人士徒殫心于文章詩賦者相去不啻倍蓰則我中士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裹石所製高者百丈餘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士之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炤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漆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士之伎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

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炮所擊能使堅城立碎

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

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

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為夷吾惟恐其不夷也已

客曰語言文字不同便有華夷之辨曰據語言文字

別華夷者猶向者方域之見也必語言之為見則吳

越之方音已不同燕趙之土語得無南者指北為索

奋北者訊南為島夷乎必文字之為見則方今之真

指已不同上古之聃鳥得無前代詈後人以蠻貊方

答客問

今笑太初為戎狄乎夫一義也或為福或為祉或為厭或為其一音也或以天或以戔或以繆或以穆同在詩書之內已自參差各出況處十萬里外者安能強之使同哉憲楚材有輔夷猾夏之罪萬世而下猶稱為賢宰名臣不以夷鄙之況西儒之教行則風俗悉如三代人士必多聖賢國朝火器之法得于交趾大統之曆參用回回何獨修身事天之學必固執己見乎況方域雖殊無西天地無兩日月無兩晝夜則亦無兩主宰無兩賞罰故分夷夏特

夫實者自生睦眇造物視之胡越原同一家其言果是其道果真異土之傳宣即吾性命之昭戒如其謬背則桑閒濮上實出華响吾豈聽之哉客曰天地萬物之自無而有也中之有主宰也人魂之不滅也死後之永賞罰也淫祀術數之宜禁也皆可任理推測者也若夫三位一體降生釘死復活升天原罪傳染神魔佽分世界窮盡肉身復生以及西方種種之美此俱非人意所能測而全憑西士之傳說何以知西士之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乎曰知之有八証

答客問

一以無求証凡為虛說以誑人者必將濟其所求也西士自入中國僅飲此中水不受饋遺或因其潞泊無求逐疑其所求者甚大有叵測之心試思五十年來先者死後者老積謀不發更待何時況來此中者三十餘輩初非一國之產又將為誰謀乎且大西洋懸隔九萬里所謂得地不可守者也而豈其然一以節操證凡為虛說以誑人者未有不倚附權勢曲就人情者也西士堅守已說雖至親厚不肯稍融通寬假或以威脅逼之堅貞如金石之不可奪蓋惟受之

有本信之至篤故至死而不變也一以人品誣凡爲虛說以誑入者非下流即奸佞也西士終身童貞竟已勵行一晝夜間對越強半時上正襟束冠閒居獨處無暴慢戲謔之度嫉妬者用心窺伺而終不得其一間之隙言貌氣象藹乎如春肅乎若秋接物恭順而無卑諂之容所謂溢而厲恭而安者也真聖賢之流亞而豈爲誑世舉乎一以冒苦證西士才高學博在本國可安享祿位今辭其所必得之富貴而甘冒多苦航海三年則有風波盜賊之苦始入中國則有

學習語言之苦信從難必則有斥逐刑罰之苦儀度
未閑則有訕訕玩侮之苦其他種種大苦尚非口舌
所悉西士一一飲之如飴彼惟見大父母爲真主教
爲真教故視四海皆兄弟但得兄弟認大父母即致
命奚恤焉天下豈有棄其身命而爲誑人之舉者乎
一以謙忍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未有不傲然自是
思圖報復者也西士謙柔自下奉教之士皆用賓禮
不敢居師雖三尺童子朴陋庸夫見之如對先生大
人或謗毀之侮辱之至欲擊欲殺皆寬容含忍焉

爲新復之志夫有如是誑人者乎一以資粮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必小人私爲之通國不與聞也西士日用皆本國轉輸歲歲不絕或疑有黃白之術甚至求其術而不得因圖害之其實不爾豈有下士騰說惑民而國中爲之萬里越險餽餉繼遺者乎一以學術証天下識見卑昏學問寡淺之人或得欺以理之所無西士廣聞博記有窮年屢世不能究者上自天載下及物理詛自象數精及性命皆因顯測微因固然而求所以然真析理于繭絲牛毛者則其識見殆

各家問

超越尋常萬ヒ者矣豈有誣世之論乎一以先後同符証天主之教自唐貞觀九年大秦國人已傳入中土名曰景教與近世天學若合符節地之相去也數萬餘里世之相隔也千有餘歲而謬論如出一人豈非斷斷可信者乎繇此入者觀之西士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也至于其中所稱皆予目睹躬驗非傳聞虛譽之辭也客曰今歌決志從事當若之何曰當熟四種經言曰天主經聖母經十字經信經者講明十誡而誓固守之後遵行天主所定禮儀犬端

有七尤要者二先領聖水人能痛悔自新而欽奉教則傳教者外以水洗其頭示天主即以無形之水洗其心也客曰自新痛悔足矣何必行此聖水之外禮曰人不痛悔雖洗無益但罪惡去留無形可見苟不遵此外禮則心雖痛悔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或以為前罪盈積倘善未必有功則向往之心怠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今一日宿愆頓除可以自新為善矣次則解罪益人既奉教後或有誤犯則告于傳教者而求其解釋容曰若人恃有此禮犯而求解而復

犯是亦教人以倫之道也曰解罪者出于吾心真篤哀悔之情不欲以微渺之疵累其心而痛切求去之是明知罪之不可有矣豈有故犯之理不過一時偶不及簡而尤言疵行妄念遂有所起耳客曰若此亦自心痛悔是矣何必告解曰心不痛悔雖解無益然痛悔而不行告解之禮則亦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將疑前失在乎遷善未必有益而向往之志又怠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慕以往積染悉除當孜孜進修期後之不致復壞者矣是故旦而興也則謝上主一

不庇祐之恩而祈其寵綏使我今日無安念言行而
克遵乎十誡夕將卧也謝上主一日庇祐之恩而默
察此日之所言所思所行果不犯十誡則歸功天主
更冀厥佑使我日新又新若有所犯則滅心痛悔誓
後必改衷求至赦又詳記其端以憑日後告解其外
五儀更屬微妙俟專書詳論客曰天主施如許大恩
于人而舉世昧昧不圖所以報謝奉事之恐哉靈魂
之必不滅死之必不可免而不思預為之所殆哉一
種有志好修之徒亦欲了徹生死而沉迷於佛氏之

積說不能反認太原求真直路猶北適而南轅也惜哉今而後予將謀所以小心昭事修身俟命者矣曰多許人不幸不聞正教貿貿以死吾輩幸而明見萬萬有之元始身後之究竟苟不力行奮勉其負罪有萬倍于未聞教者矣客曰人有三疾志卑識淺溺于舊聞甘作蚩蚩飲食之民不克尋理辨事求神霊真境可哀也亦有見道已晰志委力靡嗜欲糾纏畏不即決可鄙也其若執拘自是負才矜智釋徒仙侶衣冠偽儒可怒也寔可憐也曰時者天下之至寶已去者

不可追將來者不可保可用者特現在片日耳且古今死者往ヒ壯者多老者或旦暮不及見焉不知上主何日取爾命

不及慕焉或慕不及見焉子不知上主何日取爾命

淑嘗慶處候之可耳慎毋曰春秋鼎盛徐日改圖宛

恐悠忽玩日失去好機歲月已逝空負主恩亦改世沉

論雖悔何及吾子速決則吾幸矣

第五套

答客問一本

主教要旨一本

天釋明辨一本

物元實證一本

天主聖教實錄一本

万物真原一本

天主教要一本

聖教約言一本

聖像畧說一本

聖体要理一本

教要解畧一本

畸人十篇一本

善終助功一本

哀矜行詮一本

摸像二本

答客問

〔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

提要

《答客問》，明朱宗元條答，張能信訂正。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4.8c。

此本為《答客問》另一較具代表性之版本。與明末刻本相比，此本有兩點明顯的區別：一是撤去卷首張能信《敘》，而易之以福建林文英《序》。林《序》中未言及翻刻所據之本，僅含糊言『今蘇先生為之重梓，問序於予』。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以為此蘇先生可能即是葡萄牙傳教士蘇霖（José Soares，1656—1736）。其之所以撤去張《敘》，據今人胡金平推斷，可能是因為張能信參加過明末反清鬥爭，有所忌諱。二是明末刻本原不分段，此本則每一問一答均自為一段。此外尚有微小的文字差別，如明末刻本首句『客有問於認己主人者曰』，此本即作『客問於宗元曰』。《福建通志》卷四十三載林文英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五經欽賜順天舉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進士，選庶常，累遷禮部郎，出守保定。《畿輔通志》卷六十載林氏到任保定知府的時間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則康熙三十六年時，林氏應在北京為官。又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蘇霖於康熙二十七年抵京，至其去世均在北京生活。故此本極有可能是刊刻於北京。

本書開本24.8釐米×15.5釐米，版框高20釐米，寬13.3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清康熙三十六年林文英《序》。卷端題『古越朱宗元維城父條答，同學張能信成義父訂正』。除梵蒂岡藏本之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亦均藏有該本。（謝輝）

答客問

序

吾儒持世奠先於正經〻正而後教可行道可一風可同也孔氏之教千言萬語其本領在備身事天佛老竊吾儒〻支派創為釋迦玉皇名

色以異世人而魔愈多而人愈玩幾
謂人受命於魔而非受命於天日
逐〻昧厥本原纔一不正孰大於是
此有心世道者於闢其說特奉天
至之教以正之也古越朱子維城精

其學著荅客問今蘇先生為之
重梓問序於余〻不敏何敢輕為
贅筆耶而閱之知其指在尊天
寔見夫天有主宰敬而事之務在
盡誠其所云備道存心養性皆合

吾孔氏之教而據典引經復僥有
實際詳矣哉其為崇正黜邪而
甚抵斯世之迷惑者乎余又於
朱子有異焉考朱子之著是編
也年才二十三耳超〻見道歲同

其早而力何其堅殆斯教嘗興
而天早授夫明道之人耶不僅此
也余聞西學宗精天象今頒行
憲曆皆其所推定較諸前古爲
特善朱子學既精誠舉其經緯

之理一〻而指陳
之亦足見其敬
天之心著爲休天之象以上資夫
爕理顧乃鄙言術數而并序言
占天豈非務在脩德併不修以
占象之見紛人惑昭事之誠哉也哉

朱子之學天也至矣其明正
人心也切矣讀是編者不必岐之
為西學取甚大經而合之為吾
儒之教之固可行道可一而同也
可同也皆

康熙歲次丁丑嘉平穀旦閩中

林文英撰

林氏家藏
碧山閣一得軒珍藏

答客問

古越朱宗元維城父條答

同學張能信成義父訂正

客問於宗元曰。三教鼎峙寰區。如日月星之在天而不可易也。今又益之以天主教。不飾說歟。

答曰。教一而已。三之尚足成教乎。子欲知教之實。必先思乎教之名。夫教乃修道之謂。道者。率乎性而原乎天。則聖人立教。正使人修其攸率之性。以復乎天命之本然者也。故未有不本天而可謂教者也。君子知

其然。不欲以一念之尤言疵行。稱貸其彝降之初體。故須臾不敢離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獨知即天知。畏天即慎獨也。

問。三教同歸一原。雖不專以事天爲學。未有敢棄天而不事者。釋道二說。歷代胥承。意亦眞足與我儒互發乎。

曰。道以虛爲本。佛以無爲本。儒以誠爲本。虛無與誠。猶水火東西之不相一也。今必欲舉而仝之。是苟卿之所謂齊秦襲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六經之言天者多矣。未有天主之名。意亦止據蒼蒼者示之乎。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蒼天則形像爛然矣。於穆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所以爲天者。非天也。天之主也。且夫事天者。謂其生我養我之大本大原也。畏天者。謂其威靈洞矚。而臨下有赫也。在上爲日月星辰。在地爲水土金石。蒼蒼之天。與地正等。塊然冥然。而絶無靈覺。畏事安施。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卽天命謂性之說。孝經亦以配天配上帝並舉。夫

答客問

以上帝當天。則天非蒼蒼之有形。而特爲無形之主宰也明矣。所以但言天。不言天王者。正如世俗指王上曰朝廷。夫朝廷宮闕耳。言朝廷。卽言此內攸居之主上也。

問。蒼蒼之天。固不足畏事。乃先儒解曰。天者理而已。卽在吾心之中。

曰。此求之不得其故。而强爲之說者也。有物有則。則卽理也。必先有物。而後有此物之理。理依乎物者也。人之心性賦於天。今曰天卽爲理。是有吾人之心性。而

天反從心性中出也豈不謬哉。

問。聖賢曰明曰旦。亦只是修飭心性工夫。非必兢兢對一主而奉之。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也。

曰。子語於經旨。全不解。詩書攸載。天與心性。原屬兩物。不可獲罪於天。則不可有疚惡之心。不可自負于天。則不可有未盡之性。以存以養。種種爲事天計。若云天卽在心。何不曰敬心之怒。而必曰敬天之怒乎。何不曰畏心之威。而必曰畏天之威乎。何不曰吾心福善禍淫。而必曰天道福善禍淫乎。何不曰吾心降殃

降祥。而必曰上帝降殃降祥乎。周家之德盛矣。必以昭事上帝爲宗。成湯伐桀。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聖賢舉動。皆求仰合天衷。倘天與心爲一物。則順天而動之學。與私心自用之學。初無二致。而帝王南郊祀天。爲自祀其心也。夫受性於天。猶受形于父。謂父爲子之原可也。而子豈卽父乎哉。謂天爲性之原可也。而性豈卽天乎哉。佛老惟認心爲天。故但倣自心神通廣大。而忘其大原。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後儒學術。有竄入禪窠者。則此語爲之媒也。

問。天地萬物之必有主宰也。此可據理推測者也。然必先有天地萬物。而因有天地萬物之主宰。譬先有國。而後有撫綏一國之君。若無其國。并無其君矣。國豈君之所生乎。今曰先有天主。而天地萬物咸從茲出。何也。

曰。天主統制乾坤。如君王臨馭邦國。畧可方似。寔不盡爾。因有國土。故立君以治。非因君以設國土。若天主則非因有天地萬物。而後立主宰。苟無主宰。即無天地萬物矣。蓋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有所以然。而後

答客問　四

有固然。天地萬物。咸屬有始。何以知之。於其無全能知之。覆不兼載。鱗不得羽。厥能實多限際。可限之能有所受之。而非其本然自有也。旣非本然自有。而有所受。則固有其授之者矣。此授之者。卽天主。若云旣有天地萬物。而因有主宰。則此主亦其受焉者矣。又何以授有于物乎。更問此主從何出。又誰推戴而立之爲主乎。

客曰。其卽太極之謂耶。

曰。非也。太極不外理氣。無知無覺。古人祀上帝。不祀太

極則天主太極判然明矣。

問然則無極太極之說何居。

曰此有至理蓋天主始造天地當夫列曜未呈山川未奠之時先生一種氤氳微密之氣充塞飽滿而世內萬有繇此取材此之謂太極即西儒所稱曰元質也。

問然則天主其即道家之玉皇乎。

曰非也玉皇乃漢末人姓張名儀學修煉之術宋徽宗崇道教因術士林靈素之請封張儀爲昊天玉皇大帝夫前代已死之匹夫而謬尊爲天帝皇正如關羽

本漢將。而今尊之爲帝。言其上司天門。下司地府。有主特三界之權。咸矯誣之舉也。

問。佛有世尊。道有元始天尊。其名其義。足當天主。

曰。佛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疑舉世無可與匹矣。又曰衆生聽講。立地成佛。又曰。萬佛比肩。何與等者之累累也。道家之稱天尊。亦謂天上地下。惟此獨尊也。顧號天尊者。以百千數。向所謂獨尊者安在哉。兩家之說。不自爲矛盾乎。總之惟儒者之上帝。庶得其眞。

問。禮惟天子郊事上帝。今天主。卽上帝也。乃人事家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不僭且褻乎。

曰。一粒一涓。莫非王恩。呼吸動靜。皆資帝祐。寔世人之大父母也。父母豈有一人可不事者。特不得祭。以僭用其禮儀。今但言奉事。便與祭大不相侔。不然。則孔孟所云畏天事天。豈徒帝王之學問。無與士庶哉。

問。天學既與儒者合轍。則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之以西教。

曰。爲此說者。非惟不知天主。并不知孔子者也。孔子著書垂訓。豈欲人尊拜已哉。欲人遵厥說而力行之耳。

答客問

今試取孔子之書讀之。其所詔人凜凜昭事者何物。小心欽若者何物。尊奉天主。正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也。乃猥云儒說已足。不待天學。非特天帝之罪人。寔孔子之罪人也。

問。正謂踐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訓。即此已便是天教。不必復轉一境。

曰。盡倫之事。治世之畧。大較相同。而生死鬼神之故。寔有吾儒未及明言者。其寔孔子罕言命。非不言也。蓋當時所言性與天道。雖顏悟如子貢。尚不得聞之。雖

得此天教。而修身養性之法。復命根歸之業。始益備。且學問之道。必曉然明見萬有之元始。日後之究竟。乃可絶岐路而定一尊。此在儒書多未顯融。獨天學詳之。況今人讀書。往往渾帳過去。一領天教。而後知我六經四書中。句句皆有着落。句句皆有欄柄。淺儒誠未得其解也。

問。事天之旨。合轍吾儒。但儒者惟謀現在。所事不出子臣弟友。故曰。素其位而行。曰。未知生焉知死。今天學諄諄以死後之賞罰爲誨。疑與孔子若不相似然。

曰人所懼莫過於死則所重亦莫過于死豈有極重之事而可置不講者孔子教人即生以知死正是深於言死也且天學亦豈於善生之外別有一善死法乎生前之七克十誡即死後之萬福無疆特孔子使人繇之而不明其報天學俾人念死而愈思善厥生耳

問儒者之論人死四十九日而魂散安見死後之長存不滅而有賞罰可加乎

曰此後儒囈語孔子曷有此論夫草木有生長而無知覺運動鳥獸有知覺運動而無靈明理義此特資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氣以扶存。形斷氣散。而魂隨殄滅。人魂不然。一點靈性。得于上帝賦與。其來也不特聚。其去也不能散。但合則身生。離則身死耳。世稱人爲萬物之尊且靈。苟死而魂滅。則與草木禽獸無異。亦烏見其能靈。烏在其尊於萬物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死而魂即消亾。則聖賢庸愚。同歸一盡。亦何見其可也。且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所在都有。則奸雄愈可縱恣。忠良罔所控訴。君子憂勤惕厲。徒自苦厥生。而小人狎侮放逸。誠爲得計。豈造物主至公至平之義。是故不靈

之物。無自遂之權。如天恒運。地恒靜。水恒潤。火恒燥。馬恒走。犬恒吠。皆率其性之自然而一定不易。故無功罪。無賞罰可加。人則付以自主之明。善惡邪正。任其擇決。其受命而生也。如人臣奉令而任職也。及其死而歸也。如三載考績也。于是乃從而黜陟之。其無負賦畀之初旨。則蒙上賞。猶人臣承令無怠。錫之蕃庶。不然反是。彼上帝無所不知能。豈不克俾世上盡正者顯榮。邪者逆棄。顧或不悉然者。正以示身後別有眞賞眞罰。一時之壽夭窮通。不盡足爲定據耳。

問。天王吾人之大父母。自當敬事。天命之性本善。自當爲善。豈緣後來禍福之報乎。

曰。人臣廉平正直。亦分固應爾。詎徒爲賞陟計。然心縱不爲是。苟能如此。則國家之遷奬必及焉。不然。則國家之譴責必及焉。君子固不希報。但心縱不爲是。苟能修善。則天王之永賞必及焉。不然。則天王之永罰必及焉。況緣是祇警。寔進修之一助。整勵三軍。重賞獎于前。嚴誅懸于後。士斯用命。吾人處世。如居戰場。嗜慾誘感。八面攻我。性情大多脆戀。非刻持永賞之

利以自啖。掾永罰之嚴以自惕。未有不隨俗牽引。與波上下者矣。故克己之勇。難于克敵也。況以此爲訓。猶多有狎大人。侮聖言者。若云無所爲而爲善。曾見有幾人乎。

問。希福而爲善。畏禍而不敢爲不善者。中材也。賢者雖使爲善蒙禍。積惡受福。猶不肯以彼易此。故自昔名儒。有未嘗聞賞罰之說。而懋勉無斁者。

曰。君子所不希不畏。謂世福世禍也。世上禍福。倏時以去。且公道陵夷。君子或冒刑戮。小人反膺軒冕。志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遂不以此爲榮辱。若眞禍眞福。出自上王。纖毫不背永定不移。冐世禍而爲善。誠達士之心也。冐永禍而爲善不大愚乎。爲善冐世禍而解之曰。有永福在後必欣爲之。若云。我欲爲善。雖永禍不顧。世豈復有爲善者乎。夫率行儒門之訓。必能使人人爲賢聖無已。顧道學眞傳。間世罕遇。正緣衣冠僞儒。不達性命之理。不論身後之事。則無所畏忌。而闇修之功疎。意惟現世享受一刻。卽一刻之實利。雖欺君惘民。縱欲敗度。苟適其身。無不爲之。其才智傑然者。必與心于世

上之功名利祿。求之不獲。篡弒兼并。禍亂紛紛。不可止矣。苟明知人魂之不滅。而死後之永賞可慕。永罰可懼。則視一切世物如水流花謝。不堪係戀。惟恐有一念之非禮。以獲罪上帝。而自失眞福。勸激不必禮樂。禁止不必刑威。誰復有敗常亂紀者乎。此正修身克己之良圖。齊治均平之上範也。故欽崇天主。乃儒門之眞本領。眞血脉。死後賞罰。乃儒門之眞究竟。眞歸着。何相背乎。

客曰。是固然矣。倘際君明臣良。公道用彰。黜陟進退。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攸謬失。庶足稱人之功罪矣。豈賴死後茲茲不可見之報乎。

日。人爲善惡。身爲之乎。抑以心耶。雖有明王。能賞罰人之身。不能賞罰人之心。且善惡之見于行事者。賞罰能施之。而冥冥之善。隱微之惡。不及酬也。帝王賞人至三公極矣。今試下一令曰。人爲上善。必錫之以公孤。萬一有數千百上善之士。安得數千百三公之位以報之。是帝王之術又將窮也。唯上王審判之日。身與心並償之。至公而至普。至愜而至永。故爵祿可辭。

白刃可蹈。全係死後一節。足以自慰。無此一節。則世上事理。皆不可置喙。而我輩別是非。辨邪正。亦徒然而已矣。

客曰。非謂死後。盡渺茫也。但以爲迂遠。而不必計耳。曰。娶妻生子。營塚墓。立享祀。皆爲形骸歸土之計。今人衡論。僉曰形賤而神貴。乃營身後之賤事。不以爲迂。謀死後之貴事。獨以爲迂乎。古之至人。慮及百世。此與吾身。漠不相關。不以爲遠。死則人人不免。或即旦暮之事。獨以爲遠乎。造物主。使人知身之必死。而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使知其期。正欲人日日備耳。有備無患。凡事盡然。

況生死乎。

問。天教既闢佛。天堂地獄。寔佛氏之舊論。何仍演之。

曰。茲說自開闢有之。非創于佛。特中華無傳。至佛入中國。始聞厥說。遂指爲釋氏之論耳。子亦知各教攸昉乎。彼西洋圖誌。及天竺記。釋迦產于周季。淨飯國王之子。摩耶夫人所生。初行教國中。專以清淨明心爲務。彼國之民皆至愚。莫有從者。天竺西近大秦國。國有天主古教。釋氏素聞。乃取古教中天堂地獄之說

又取閉他卧辣輪廻六道之說。襍揉成教。而國中遂服焉。今觀藏典攸稱。最上一乘工夫。專事明心見性。且欲不起善惡之意。不立禍福之相。則天堂地獄。非佛氏本旨。而姑借之者矣。先儒所謂寶玉大弓之竊也。豈因盜竊。我反置不講乎。總之佛氏竊天說者頗多。原其故。蓋因唐時天教已入中土。厥名曰景。所譯經典。竄入佛藏。以訛沿訛。反令僞教興而眞教廢。卽如持珠誦經。本天學事。後爲學佛者所習。今人反謂此沙門態。而天教効之也。雖然。究而言之。我所謂天

堂地獄。原與佛說迥異。佛氏之天堂。仍有欲界色界。此不離塵俗之境。又言福盡復降。是雖得之。不足爲我有也。我所謂天堂。有內祉。有外祉。內則以本性明瞻造物主無窮之至美好。外則明灼倍目。透堅破礙。萬福萬榮。享之者咸無終焉。豈不名同而實異矣乎。佛氏之地獄。不出刀山劍樹。切頂摩踵。詎知靈魂神物。非可分剖。肉身復生。亦不爛壞。此種種世刑。豈能被之。又言苦盡仍出。是下此者。尚有異也。若我所謂地獄。有內痛。有外痛。內則永失眞主至美之望。常懷

怨妬。外則忿詈顛狂。暴火灼其神軀。萬苦遝集。墮者永不出焉。又豈不名同而寔異矣乎。

問。人爲善惡。厥時有限。以無終報之。則賞疑於僭。罰疑於濫。不若佛氏福盡復降。苦盡仍出之言。似爲近理。

曰。天主不徒鑒人之行。而直觀人之心。故行一善。不遠賞也。行一惡。不遠罰也。待其死而不變。然後判之。夫至死純修者。脫俾復生。雖累百千萬世。其孜孜樂進亦如是。至死怙終者。脫俾復生。雖累百千萬世。其忿惡不忌亦如是。天主直據千萬世無已之心。而定千

萬世無終之報。且福盡復降。苦盡仍出。則受福者。日抱將竟之虞。而膺罰者。幸有再蘇之望。尚未能使人必爲善。而必不爲不善也。至輪廻六道。厥誕明甚。夫人有靈。而獸無靈。并徒形殊。寔因魂異。令人魂輪爲禽獸。則必有靈禽靈獸。能效人之所爲者矣。今不聞禽獸能效人者。則人魂不變禽獸可知也。魂有記含。能記憶一生之事。使人魂轉爲他身。則必盡記其前生之事。今人絕無能記前生者。卽佛書中。有一二人。能記前生一二事。然據佛說。人人皆有輪廻。則必人

人能記。事事悉記而後可。今顧不然。則佛書多屬附會。其人魂不轉爲他身可知也。且原其故。并不始於佛。大西有士名閉他卧辣。生周初。憫世人作過不止。設爲輪廻之論。謂人行某惡。則來生變某獸。受某報。人問有據乎。則曰吾聊立此說。以勸善沮惡耳。後此論遠播他域。佛氏用之。流傳中國。世俗陋儒。鮮肯細心格理。遂與愚民同受厥誑耳。

問。人魂既常存不滅。又無輪廻。則身死之後。非升天堂。即入地獄。古人之祭先祖也何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9

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禮之至情之盡也。而非謂先祖須食也。亦非祈庇於先祖也。假令先祖須食。則禴祀蒸嘗。歲時不過三四舉。先靈不且飢而死乎。況自七廟五廟。降至庶人。僅得祭父。豈庶人之父則飢。而祖則不飢乎。若禍福之權。操于上主。使先祖能庇其後人。則孰不愛其子孫者。何以有庇有不庇乎。故享宗廟。報則是。祈則非。陳牲設奠則是。焚楮錢則非。

問。享祀者。鼎鼐不惜。何靳一楮錢乎。

曰。此本取蕭祭脂之禮。後人聽佛說。遂誤用楮錢耳。不

知吾人在世。飢思食。寒思衣。而錢可以易衣食。故貴之。死則肉軀已滅。神靈不飢不寒。雖携黃金。無所用之。況于紙爲之乎。以紙爲之。已見其僞。況經焚燬并歸烏有乎。假令父母而在。爲子者。執楮以遺親曰。此金銀也。其不孝誕慢殊甚。及其既死。遂恐以僞物欺之乎。若曰。楮經火化。可饋諸冥司。以資靈魂之用。此佛氏呫語拂物理。亂大道。欺禽獸可也。罔人可乎。據今之焚紙錢者。謂納賂于神也。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賭賂之事。衰世有之。謂鬼神亦有賄賂乎。此等舉

動。如夢如狂。而舉世習之。不以爲非。良可嘆也。古之祭者。燔蕭以求神于陽。灌地以求神于陰。蓋謂先祖寔已去家。故多方以索之。亦恍忽而無可柰何之意。孔子祭如在。不敢言不在。不直曰在。惟孝子追慕追切之心。儼然若見耳。至天主使人魂回世。以証靈魂不滅之理。偶亦有之。不盡爾也。

問生而爲大聖大賢者。其神靈不可磨滅。生而爲大奸大佞者。其神靈亦不可磨滅。若夫常人身死。而魂隨散矣。

曰。天命所錫。本無二體。雖爲庸愚。而上哲之分量具存。雖爲睿聖。而本來之受畀無異。苟知奮勉。則盡人有盛德至善。特不能自全其初耳。且靈魂不滅。乃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非從修爲得來。大聖凡夫。特修爲有殊。本體未嘗稍別。則靈魂不散。亦一而已矣。

問。常人固不能升天。但與惡人同入地獄。似乎不平。

曰。非善卽惡。原無中立之理。且一賞而高下殊。一罰而輕重異。要稱其人功罪之大小而已。但天福之最微者。盡世間之榮華。不足擬其萬一。永禍之最微者。盡

世間之憂患。不足擬其萬一。思及此可不預求所以取之。而所以避之乎。

問。佛氏如六度梵行五戒等。亦足磨世砥俗。寧容盡非。曰。定天下之學術。必先正其本。後及其枝。大本一撥。餘無足觀。佛氏抗天尊己。本先虧矣。烏足取乎。

問。安見佛之抗天也。曰。佛謬言天主上帝。特一天地內之主宰。所謂忉利天王。此外尚有多許天地。名三千大千世界。而大梵天王統之。大梵見佛。猶執弟子禮。其忉利天王。則奔走

服役者。夫論天主全能。其克製造。原不可以數計。何三千大千之足云。但即此一天地之確可憑據者。妙用已自無極。又天主無所不在。全在天地間。全在天地間之各分。一粒之細。無限妙有已自充足。豈與較封域之多寡小大乎。夫佛氏欲恣其荒唐。必不產於此天之內。不生於父母之身。不資此中萬物之養。不爲人之形象猶或可。乃戴天履地。資養萬物。與衆人無異。則亦天主之人也。既爲天主所生之人便當小心昭事。認其本原。乃敢于抗誣若此。罪尚可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孔孟存心養性。歸之事天。佛氏明心見性。昧而抗天。雖言明心。而不知心於何來。則寔蔽其心。雖言見性。而不知性于何賦。則寔賊其性。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師心。惟本原處大異也。佛氏卽他有善處。如人子應世理家。皆極停妥。但背逆厥父母。可云孝乎。其離理失寔。如恒河沙。須彌山。三十三天。十八獄之類。不可勝數。以背本之大瑕釁視之。則尤屬少小者也。借哉世人。謂念佛生天。否且入地。試問誰設之天堂乎。誰置之地獄乎。誰陟女于天。而下女於獄乎。佛

答客問

氏慈悲。決不親致人于地獄。而所謂閻王者。又聽佛之指揮者也。佛氏不致之獄。聽其指揮者。顧敢置人於獄乎。僧家種種救度之法。不既贅歟。且既死延僧作德。期度亾人。是元惡巨憝。皆有救法。乃誘人爲惡不止也。

問。孔子嘗言西方有大聖人。不令而治。不言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今世咸謂孔子所說。卽指佛氏。則彼三千大千之論。或亦有獨見乎。

曰。此列子所載。未必孔子果有是語。如果出於孔子。則

玩其吻氣。自是指有國家者。佛已棄家離親。豈有治民之責。當春秋時。大秦國有聖王。父曰達味。子曰撒辣滿。躬秉聖德。海內大治。孔子所稱。或者謂此。佛氏果有慧眼獨見。能知三千大千。則此一天內事。尤宜洞晰。今觀佛書列宿運度。日月交食。四大部洲。悉皆舛錯。則一天內事。尚未之識。三千大千。不誑語乎。

問。人性本自廣大。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且可贊天地之化育。佛氏或亦見及於此。曰。性之廣大固也。但視上主無窮之妙。則彌狹矣。彌小

矣。上主自無中生天地萬物。而時存佑之。時監臨之今雖有大聖。能使空中增一山乎。海中出一島乎。無中生一種草木禽獸乎。微持此也。雖具大智。不克益身以寸。雖負異勇。不能使身自舉。財成輔相不過於上主既成既備之後。爲之經綸調理耳。書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又曰。不克終日。勸於帝之廸。則吾性能爲善事。全賴眞主啟翌。故天子有善。讓善于天。自古先民。功被海內。澤潤羣生。則益自謙下。明旦遊衍。凜凜欽若而不敢忽。誠見聰明才智。不自我有。不自

24

我具而授予者之當感信當愛敬也。

問人性既爲天主攸賦而天主具全能全善曷不盡予人以善性乎若云不克皆善是能不全也若云能皆善而顧不予是善不全也

曰維皇降衷本無纖惡凡作不善人自爲之且含靈之物亦必聽其有爲惡之勢而後爲善者有功水潤不頌其德火熱不賞其美原無岐出之機也嬰兒愛親不稱厥孝寺人絕婚不貴其貞發于自然而非其志也如使人一定于善不復可惡則善乃天主自爲之。

答客問

人亦何德乎。吾主有言。非必善而遂爲善。能爲惡而終不爲。故其吉祥定於無窮也。利西泰譬人性於兼金。質本粹美。而或以造溺器。或以造祀器。則爲善爲惡之喻也。

問佛氏戒殺好生之德。洵足取歟。

曰。戒殺爲有輪廻。有輪廻則目今之禽獸。烏知其先世不爲人乎。然必若此說。則不惟殺之不可。雖役使之亦不可也。蓋我所殺之獸。既不能保其先世爲我疎遠離逖之人。而非我親族戚友。親族戚友。殺之固罪。

鞭責之。拘苦之。義獨安乎。是服牛乘馬之禮。且將廢也。且佛氏非獸戒殺家畜而已。雖虎豹犀象。亦戒殺之也。而虎豹犀象。實具殺人之才。我不殺彼。彼將搏噬人。而或設爲驅遠之論。夫驅而遠之。非以干戈。則以弓矢也。是終不免于殺之也。佛氏疑禽獸之向爲人而愛之。乃現備人體者。獸忍視其傷而不救乎。欲救其傷。非殺禽獸不可。則戒殺之說。又安能充其類也乎。

問。天教既不取佛氏之戒殺。何有大齋小齋之期。

曰。齋以清明志氣。有功齋。有罪齋。有無功無罪之齋。感主恩。思已慝。淡泊自責。不敢享世上豐腆。以贖我往愆。而用悅帝心。此功齋也。信有輪廻。不敢肉食。則明拂物理。犯背正典。此罪齋也。本性不嗜羶味。或行煦煦之仁。愛物過甚。不忍殺之。此無功無罪之齋也。天教致齋。大約克已自責之意居多。故大齋則減飡。小齋則廢畜物。止啖水族。並無茹素之事。且大齋疾病免勞力免。乳婦免。老弱免。與釋氏迥異。夫孔子飲酒食肉。亦曰慎齋。即今圜丘祀天。禮用犧牲。而先三日。

百官皆宿齋宮。則知聖賢致齋非因戒殺明矣。

問。若道家者何如。

曰。採藥煉丹。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之。而不能効。其誣可知。飛符呼召。驅役鬼魔。更屬魑魅。不足置辨。

問。天教亦有肉身嘗生之說。仙家議論或亦同此。

曰。天主生人。定之以死。雖大聖不免。所云肉身不死。乃宇宙既終。大審判後。無論善惡。盡人若此。顧欲于目今以私智求之。豈可得乎。復活嘗生。出造物主神能變化。顧欲恃人力以經營之。豈不謬乎。夫實有其理

者。遵其說而行之。必能成其事。故循孔孟之言。必成聖賢。守孫吳之論。必致戰勝。今丹訣煉術具在也習者亦煩有徒。何以究無一人成仙乎。惟引導修養。可與延年却疾。差或有之。然呼吸失術。反致損生。縱使得術。不過爲形骸增數年之期。事甚弇鄙。無足矜羨。

問。道藏所載。白日飛昇。如許遜眞武之屬。容或有之。

日。按旌陽傳。言遜拔宅飛升。雞犬皆上。是欲爲奇瑋以駭人。不知適徵其僞也。據仙家之說。必數十年修養。乃得成眞。雞犬何功。而食此報乎。又聞修煉者。欲避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雞犬。今雞犬乃能飛昇。何爲又避之乎。宇宙形勢。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土。自此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進此即爲火域。萬物至火域者。莫不燃滅。禽獸宮室。可得歷乎。且天體堅凝。惟神靈可以透越。一切負形滯質之物。何以入之。故愈神其說。張其事。愈形其妄。露其誣。俗云眞武。乃淨樂世子。殆葬也。武姓劉名儀。河北眞定人。修煉武當山中。授徒頗多。一日被魔鬼化美婦娛誘。不勝怒。拔劍逐之。時天大霧。咫尺莫辨。眞武墜厓而死。散髮跣足。徒張厥事。駕言升

天。時漢水有龜蛇爲虐。未幾而除。因言眞武滅收之。魔鬼又假其名象。僞作靈迹。人王斯褒崇之矣。近世有貴家女私奔。厥父稱爲仙去。因作仙子傳示人。今其書已入道藏。人咸信果有是仙矣。即此推之。道家所傳。大抵皆僞撰也。

問。黃白飛昇。猶涉玄幻。若張道陵符咒。至今屢有奇驗。此屬何解。

曰。此謂以魔召魔。葢背棄眞王。從事妖巫。鬼魔之所甚願也。非發奇顯異。不足俾愚俗景附。幸上王不許惡

鬼畫其伎倆。故呼召之術亦有應有不應。原其所以。奸人通魔自神。魔亦幸值此會。爲誑惑世人之機。故付以符咒。爲往來訂號。其有被鬼物憑依。因呼召得驅除者。則緣魔力有大小。小魔虐人。聽大者之命。不得不去。然一魔去。一魔進。後患彌甚於前。奉教之士。苟遇魔祟。秉誠畫十字呼聖號。雖巨魁無不碎胆遁潛者矣。

問。何謂魔鬼。

曰。天神魔鬼。始本一類。天主未造天地。先造九品之神。

厥數罔筭。靈明粹美。無象無形。有最貴鉅神。曰露濟拂兒。見巳才力倍大。起倨傲心。使諸神叛帝事巳。諸神從之者。三分之一。天主施罰。置露濟拂兒。暨從叛諸神于地獄。貶爲魔鬼。魔鬼失超性之好。而未失本性之美。其本所雖在地獄。亦許在世。刑僇惡人。試鍊善人。凡發妖厲。依名象。擾志惑俗。驚人嚇世者。皆魔鬼也。其强半則拒而不從。故處天享福。但論厥職。有運動諸天者。有持守國家者。有保引物類者。有護守生人者。凡物則一類一神守之。凡人則一人一神守

焉。在天曰神。在地曰祇。而總之皆天神云。天主與聖母之像。實係聖容。相傳至今。神魔原屬無形。不得已而假像以傳之。繪天神者。爲少年之狀。示其德性純粹。萬古不衰不老。爲鳥羽之狀。示其神透。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繪魔鬼者。爲險惡怪異之狀。示其姤謀人類。賊害生民也。

問。攘斥佛老。先儒以爲快舉。人人火書。至今猶稱美談。天教闢之誠是。至如城社山川。蜡蠟祈賽。或亦古禮。未盡邪魅。

答客問　二五

曰。一郡一邑。皆有神守。則城隍者。亦天主攸命之神也。古人祭之。殆報功之意。然聽命于主。無柄世之專權。今謂其能福人禍人。而刑牲謟禱。便屬不論。且更塑僞像。皆有姓名。以古人當之。瀆經甚矣。至蠟蠟祈賽。所祝者皆僞號邪神。誣罔不倫。盡失古意。夷人日受造物主之鴻恩。而不一致謝。反謟魑魅。尚不爲罪乎。

問。狄仁傑巡視江南。盡毀淫祠。止存季札等四廟。則今之野廟土神。其在可毀者多矣。若古來忠臣義士如關羽之屬。似亦可拜。

30

曰。帝王祀忠義。葢崇德報功。使人景仰。不謂其能禍福人也。今乃巽其佑。畏其害。求籤答愿。已失先王本旨。如關羽本漢將。誣贈帝天名號。則拜之者。爲拜忠義之關羽乎。抑爲拜矯誣之僞魔大帝乎。卽强解曰。吾敬其德。無禍福心。則羽之爲忠義。孰如伊傳周召之更爲忠義。舍伊傳周召不祀。而必祀羽。豈非以舉世僞崇之故乎。且羽始爲亡命。殺人報仇。特俠烈所爲耳。終絕吳婚。激成大變。特剛直武夫耳。獨其始終爲漢一念。凛凛千古。然一時之臣。如諸葛亮者。不尤愈

答客問

于羽乎。舍亮不事。而必事羽。豈非以神威顯赫之騰誑乎。餘可類推也。

問。神宗時。宮中有妖物爲祟。見一跨馬持刀者逐之。自稱漢臣關羽。故有伏魔之贈。非罔據也。

曰。此謂以魔驅魔。前已言之。葢魔本欲人奉巳。然顯其本相。人豈事之。故假古士名目。發爲神奇。使世仰望。建廟設像。俾愚俗趨附。則得遂其僭恣無忌之心。而人咸負背王事魔之罪。假公以濟私。蚩蚩小民。幾爲惡鬼一網打盡矣。夫魔力甚鉅。神與人皆不能伏惟

造魔之天王。克制伏之。今以伏魔之權歸羽。是奉羽爲王也。事羽之罪。豈在釋迦道陵下乎。

問。文昌魁斗。儒生之司命。此似可事。

曰。世間萬緒。皆上帝主宰。何獸儒者功名。出自文昌。按文昌出身傳。七十二世爲士大夫。誕怪不經。以當諧談劇諢則可。詎得謂實有其事乎。若云文昌係上天之星。則考天文家。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爲將相之像。王武不王文。故渾天賦曰。文昌拜大將。且二十八宿。千萬庶星。共麗一天。止有一天神運動。非各星皆

有神守。則即星固無神可祀。魁斗亦然。世俗所塑魁像。僉怪異。嘗士子見此二種妖物。當亟碎之。可奉事之乎。

問。古人祀天駟爲馬祖。安得云千萬庶星。並無神守。曰。上主始造萬物。各類皆付以神守。則固有護守馬類之天神矣。但不得以房星當之耳。舜典禋於六宗。亦統祀一運星之神耳。非星星而禱之也。后世尤可異者。則祀司民。夫天地萬物。何者不爲生民而設。顧獨指一星焉。謂司民命而祀之哉。總之惟有一萬物眞

主。在所當事。天神雖係正類。但數煩。既不能徧識其名號。又不容偏有所擇取。惟事天主。而百神皆包舉乎其中矣。一切淫祀。固當棄絕。亦有社稷名祠。載在祀典者。而今人祀之。盡失古人立祀之初意。與淫祀正等。皆所宜禁。

問。古人立祀之初意若何。

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則祀天祀地。總以報答上主鴻恩。而社稷之禮。則以酬生我百穀之澤。蓋即其功用昭章處用事焉。后人以稷爲唐虞之臣。

談矣。五祀之典。及于奧灶門霤。此等處所謂有神守。先王雖樸。不應若是之愚誣。其意蓋爲天王本無所不在。舉世無一人容不事而事之之禮。則當因尊卑以定制。故天子則事之于天地焉。諸侯則祀之于山川焉。大夫士則祀之于門霤奧灶焉。今人言灶爲司命。人以食爲天。食非灶不熟。故以司命稱之。非灶能司吉凶禍福之命也。

問。種種祀典。皆自古明王之禮。雖今人失其初意。豈可因仍演之誤。并詈始作之非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曰。當天王之未降生也。上切祭祀得其意。不妨存其禮。當天王之既降生也。天帝備有定典。循失意舊禮。不若遵維皇新命。況民之蚩蚩。莫不以目之所不見爲無。躬之所循習爲眞。豈能使向天地日月山川社稷而拜稽之。而曰我非事天地日月山川社稷。而惟事其王乎。故禮不革。則意終不明。若曰此係自古立極之典。終屬難廢。則丞相非古昔弼亮天工者乎。而太祖高皇帝以獸斷廢之。孔子之像。非歷代崇設者乎。而丘文莊建議撤之。子弟爲尸。自古

大禮而今亦不舉。苟求諸理而合。反諸心而安。措諸事而有其効。雖千古鐵案。不妨變置也。

問天地覆載。三光炤臨。山川出雲雨。社稷生百穀。皆有功于民者。祀之亦報功耳。豈遂獲罪于主。

曰。此等之功。不在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而在造此天地三光與山川社稷之主。譬父母備田土。置宮室。以遺子孫。子孫絕不記父母之恩。而惟向田土宮室而感謝之。有不取怒于父母者乎。即自解曰。吾拜父母之賜。猶拜父母也。則必不見父母之顏。不聞父母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訓。無可柰何。而寄謝於攸賜之物。亦不傷理。既見其顏矣。既聞所以事巳之命矣。而曰吾將拜賜物。豈不爲罪哉。天王既降生爲人。躬定昭事禮儀。則有遺像可瞻。妙典可守。一切祭祀舊禮。不必復用。亦不當復用矣。

問。祠廟雖無禍福之權。但今人見戚友遺像。雖生平無德足取。亦必致敬。若祠廟間。一跪一揖。豈遂傷理。

曰。譬有一不義者於此。或係知識。自當加禮。若一旦有無知之徒。誤相崇奉。推爲君王。茲時必將奮擊之。可

與衆同推戴乎。今祠廟立古人像。咸以禍福故而祭。是誤奉爲主宰也。即推不義爲君王之類也。故敬戚族友人遺像。正如與故人拱揖言談。而不拜祠廟。正如亂賊滔僭。不可屈膝也。

問。嘗見有釋道神明能作靈顯。預言未來興災降福。禱祈得應者。何也。

曰。人心向邪。不認眞主。則鬼魔得以娛弄天下。伏藏佛道邪神像內。發語呈光。宣洩秘密。祭則免否。則災。假天工爲巳力。如水旱疾病而拯厥危。實上主不忍澌

滅下民。用施救護。人因素向彼祈。遂誤歸功于彼耳。始緣人心所信向。而因勢顛倒之。究之信向益深。雖無知土木。未嘗現靈異者。亦畏亦事。惟不認眞主。故爲所惑溺也。苟憑理細察。邪僞不難立見。

問。天主有制魔之權。曷俾此等誑誘生民乎。

曰。人有靈明。能別是非。辨邪正。察眞僞。魔能誘人。不能使人必已信。能嚇人。不能使人必已畏。其信其畏。人自主之。且人修仁累義。爲上帝寵綏。彼魔無緣得至。貪淫詐暴。自絕于天。譬如不義之子。見棄父母。自爲

匪類惑。惑矣。然魔力甚大。計甚狡。倘上主不爲遏抑。而使遂其謀。縱其力。則舉世無一人得免厥網。而萬物且久滅息矣。世上有惡鬼足畏。人始愛望眞主。冀其庇祐。亦不敢爲不善。失帝懽心。前云魔鬼本所。雖在地獄。亦許處世刑僇惡人。試煉善人。正謂此也。

問。擇地葬親。是亦孝思。令斥風水。何也。

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相地之方面。取其高燥豐厚者。以安親膚。自屬正理。但以爲子孫之遇合存焉。則謬矣。人以形神兩者成身。死則神靈不登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卽入于地。其瘞于土者形也。玆時形體隳爛。無覺無生。安從祐其子姓。或以爲後先一氣。自能致祐。則埋于塚墓之爲一氣。孰若膝下承歡之更爲一氣也。當其在世。雖極聰明才智。不克强福其孫子。況于枯骨又何從施祐乎。如謂靈魂來施。則靈魂神物。又豈藉土力爲旺衰耶。據風水之說。起于郭璞。古之葬者。皆在城北。義取幽陰。若律以堪輿家之論。則人類之滅絕久矣。安得傳千百年。有所謂郭璞者。起而爲人講風水哉。論語云。富貴在天。若擇地可得富貴。則富

貴在地矣。地者。上主之所製造也。上主有尊人賤人。貧人富人之權。不能自予。必待得地氣而後予之。則是上帝且委賞罰之權于不靈之土。而初無自主之明矣。古不擇地。惟取安親。不顧利已。今人營墓。自便之意多。而妥親之意少。孝不孝又當孰歸。且風水之說果確。必非待后世始有也。有此天地。有此山川。便具此種道理。乃孟子云。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方今之民。皆古人子孫也。當其委壑時。豈顧沙水龍穴。豈按方位向置。地脉有報應

37

不致絕後乎。何以至今多生民耶。故堪輿之謬。不待天學辨之。當孩童讀四書時。固知其理之必無矣。若云上世此說未顯。其理亦無。方今此說既行。其理遂著。則又以疑信定有無者。夫實有之事。雖疑不能使之無。如愚者疑天地間無鬼神。豈能使天地間果無鬼神乎。實無之事。雖信不能使之有。如愚者信人物有輪廻。豈能使人物果有輪廻乎。總之世人癡心。惟貪名利。聞言祿位。有法可致。無不惑溺。雖明曉斷無其事。亦且姑試爲之。孰知其大謬不然。無益于已。而

獲罪于天也。

問。卜筮所以開物成務。天教禁之。何也。

曰。吉凶禍福。皆造物主所默定。當其未然。雖鬼神不與知。人豈能預爲推測。故但循人事之當然。以俟天命。此卽素位之學。今或占吉而得凶。或卜凶而反吉。蓍龜之理。渺無憑據。且古時人心敦樸。誠足動天。故迷於趨避。而或示之。後人機械變詐。奸僞極矣。佛像土神。誕妄甚矣。聞古之卜筮多應。今之卜筮多不應。此亦古所用而今當廢之明驗也。且卜筮者。將以趨吉

避凶也。萬一有不義之徒。當得凶禍。亦將使之卜以倖免耶。若云善人卜之則應。惡人卜之則不應。則非舉世通行之法。況今世不善人多。善人少。則必不應者多。而應者少。何以卜爲。虞書云。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亦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豈有舍人事而專尚鬼謀者。盤庚遷殷。成王伐叛。皆審時度勢不可或違。特慮愚民猶懷畏阻。故假諸卜協以鼓舞之耳。故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古有取龜投地而成大業者矣。況卜筮既同爲

鬼神之告。何以有筮從龜逆者。龜從筮逆者。豈鬼神亦二三其說乎。則知先王不過以神道設教。而非謂實足據也。況義所當爲。雖明知不利。不可不赴。義不得爲。雖明知有益。不可苟徃。又烏藉卜筮哉。

問。禁擇日者何。

曰。紂以甲子亾。武王以甲子興。兵事如此。凡事類然。今有同日出行。而所至之遇合不齊。同日舉婚。而後此之成敗迥別。可知時日無所爲旺衰也。風水擇日。不思吉凶之宰乎天。欲以人謀奪天之機。有是理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禁推命者何。

曰。今之推命者。所據年月日時耳。夫年月日時。時也非命也。壽夭富貴貧賤。出於命耳。出於時乎哉。命者造物所握。屢變不營。豈有一定之約。某時爲吉福。某時爲凶禍哉。古人有言。長平十萬。何必共犯三刑。南陽諸豪。豈曾俱當六合。今有八字盡同。而窮通得喪大殊。足徵其誣也。旦旣知命定自上主。而欲以人測之。是以於穆淺近可窺。豈非褻天乎。

問。禁相人者何。

客客問

曰。毛竅骨肉。臟腑官骸。自天子迄于庶人。原無少異。所異者豐瘠黑白耳。然有昔癯瘦而後肥澤者。昔無鬚而後多髯者。昔豈正方大而或因一疾致殘損者。故曰居移氣養移體。孔子相似陽虎。黑王貌類太祖。豈有真據哉。

問。禁占天者何。

曰。日月薄蝕。五星凌犯。飛孛彗搶。雲霞霧靄。皆天行自然一定之理。盛世有之。衰世亦有之。非治亂存亡所係也。治亂存亡。在君相之賢不肖耳。惟推各星會合。

40

以預知水旱豐歉。則天文家有此一種實理。然或理當獲有年。而天王降禍茲方。使之歉收。理當致饑饉。而天王眷顧茲方。使之豐熟。超性事緒。又非可以推占得也。

問。占覡卜擇諸術。或本有其理。特上王惡人預洩其秘。故禁爲之乎。

日。合理之事。上王惟恐人不知。亦惟恐人不爲。若日有理而禁洩之。則造物全能。詎不克自藏厥秘。顧被人知之。又慮人洩之哉。天教中數百萬人。不擇地。不揀

卦不卜筮不推相未見彼禍烈而福餒則知種種術數皆無其理而爲其事以私智謬術矯誣下民而求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罪莫大焉

問種種術數亦有一二奇中者何

曰此特偶中耳愚者終日彎弓必有幾次入鵠豈其伎能命中哉然此等巧應多屬妄傳即如李靖劉基世謂善天文占候然觀靖之破蕭銑也出其不意其禽頡利也攻其無備不過料敵明應變審而已何嘗有所謂推測占候哉劉基佐太祖定天下先漢後吳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致夷滅。亦不過審强弱之勢。中攻取之宜。何嘗有所謂瞻雲望氣哉。世俗之尊之如此。而其行事顧如彼豈非傳之者妄乎。

問。三代聖賢。不禁取妾。天教禁之。何也。

曰。聖賢固有取妾者。但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法舜者。不法其溫恭允塞。而法其有二女。法文者。不法其緝熙敬止。而法其備後宮。是爲法聖賢乎。抑以文已之淫欲乎。

問。取妾固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但亦無碍其爲聖賢

也。

曰。聖賢德行純備。決不因妾以恣淫。且善齊其室家。不使庶嫡相爭。倫理乖亂。今人取妾。則家變紛滋。妻生妬。妾恃寵。所生之子。雖名兄弟。實如仇讐。況物以反其始者爲正。人類始生。本一夫一婦。則此自屬正道。而古時人少德隆。天主亦不甚禁。故古教中。亦偶有二色者。今時人衆德衰。務生子而不務貞德。豈謂增人類。徒增不正之罪耳。

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因無子而取妾。似未背也。

曰。此孟子以釋舜不告取妻之意。非謂人人盡以無後爲不孝之大也。如以無後爲不孝之大。則必以有後爲孝之大。慨有蔑行之徒。多備姬媵。廣厥繼嗣。雖不顧父母之養。可謂至孝。而一二竭力洗腆者。限于天命。不幸無子。乃反大不孝也。豈通論乎。今有妻死不再娶。雖無後。朝廷亦以義夫旌之。無詈其不孝者。而不婚不宦。前史且立高尚之傳。何獻疑于一夫一婦之禮。且夫不可無後。嬪獨可無後乎。夫因無後。另取一妾以生子。婦亦可因無後。另私一夫以生子。若曰

夫與婦通。雖從他出。夫之子。即婦之子。婦亦可曰。婦與夫通。雖從他出婦之子。即夫之子。或云男得兼女。女不得兼男。此屬吾儕私念。造物主生人。並無茲意。孝經論孝孔詳。天子之孝。在于愛敬盡。德教加諸侯之孝。在于制節謹度。卿大夫之孝。在于非法不行。士之孝。在于資父事君。庶人之孝。在于用天因地。未嘗鳴無後之罪。故五倫之事。初不待立妾以爲名。則娶妾非聖賢正旨矣。周公所以著之禮者。正緣人欲甚深。勢難遽反。姑因上下以限多寡之制。猶孔子亦獵

較之意云爾。大明律中。年四十無子者。始准取妾。求四十而娶者。悉斷離異。則妾洵不得已而姑假之者矣。況子之有無。全係上主默定。苟上主予之以子。則庶民一夫一婦。儘可予姓盈前。苟上主不予之以子。則富貴之家。姬妾滿宮。而有不得嗣者矣。今娶妾未必有子。而徒違上帝之嚴命。何如安命而自求多福哉。

問。不娶妾可也。若西士終身守童。并不取妻。則絕先祖祀。理難通矣。

曰。世人緣帶肉軀。故飢須食。寒須衣。渴須飲。既死則脫肉軀。而存神靈。無饑無渴。不待飲食。則先祖豈藉後人祭祀哉。特子孫自盡其孝思耳。且其兄弟各有繼嗣。特絕一身之祀。非絕先祖之祀也。故守西士之說但爲克一己之慾。充佛教之類。且至于滅天下之人。其離家則同。而立教之旨則異。不詬彼而反疑此。何歟。

問。天教原訓人婚配。其守童身者何。

曰。一夫一婦。此教中通行正道。其有登高位。司祭祀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必須貞潔。祭事不容一日不舉。即一刻不容近色且無妻孥之累。更便遠遊敷教。微西士之童貞。吾輩得坐而聞道乎。且彼視萬民如一體。四海如一家。但使宇內之人類不絕。即吾之孫子繩繩。況天下猶一身然。一身不可皆耳目而無手足。亦不可皆手足而無耳目。故天下不可無娶妻生子之人。亦不可無守貞傳道之人。況今世俗之人。亦有貧乏而力不能婚嫁者。亦有孤僻而性不愛婚嫁者。不詬彼而反疑此。又何歟。

答問

問。若人咸慕貞德而不娶妻。則人類不幾絕歟。

曰。教人以貞。猶自淫者多。貞者少。教人以廉。猶自貪者多。廉者少。彼童身者。特千萬之一二耳。無煩吾子作如是憂也。

問。一夫一婦。人類始生之道若何。

曰。天主厥始。化成天地。六日而畢。爰取土。造人軀。賦以靈性。名曰亞當。復取亞當一脅骨。造爲女軀。賦以靈性。名曰厄襪。是爲人類元祖。主置元祖于地堂。許以不死。期至升天。指一果。禁勿食。元祖違禁信魔。超性

美好。倏爾墮失。凡我人類咸厥子孫。自出母腹便染厥汚。故世上含靈。往往愚者多于智者。惡者多于善者。憂患者多于安樂者。豈上帝降衷之意則然哉。夫有所招之也。

問。一果之違。罪亦甚細。何降罰若是之重乎。

曰。罪迹雖輕。罪情則至重。先祖聰明聖智。迥絕後人。明知上主之不可拂。而違命信魔。有背主之意。有匹主之心。譬之臣子。是謀叛逆謀簒弒也。罪尚有大于此者乎。

問。帝王之道。罰不及嗣。況于天主。元祖違命。元祖受罰可也。而因以傳于後人可乎。

曰。吾輩分此分彼。自上主視之。萬古生民。皆同一類。譬如大木。元祖二人。則其根也。納毒于根。則開花結枝。皆體是根之毒。理之自然。無足怪者。況原罪流傳。但奪超性之美。未失因性之好。人能奮勵。卒致升天。且人染原罪。稟性雖少弱劣。然弱劣而能爲善。則功德愈大。而天主愛人無已之心。亦於此大顯也。蓋使原罪不傳染。則上主未必降生。即降生未必受難死。惟

定義不容巴之罰。而又願自屈自苦以代贖之。則其愛我人類爲何如乎。

問人犯罪。人自贖之可也。上主何必代爲償責。

曰人類至卑。天主至貴。以人類之至卑。而獲罪于至貴之主。則雖極至卑者之功德。不足以贖違背至貴之罪。而天主甚愛吾人。又不忍聽其沉淪也。故自降爲人以代贖之。蓋天主一性而含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子以巴之願。承父之命。繇聖神之功。于漢哀元壽二年。擇如德亞國貞童聖女曰瑪利亞者。取

其潔血。造爲人軀。畀以人性。而合于主之第二位。孕九月而生。名曰耶穌。譯言救世。時冬至後四日也。居世三十三歲。固守困窮。卒受萬刑萬辱。釘十字架而死。死三日復活。居世復四十日。乃登天云。

問。天主宰製乾坤。既欲降生。曷不擇取帝王之家而固守困窮乎。生死之權。上帝握之。乃至其身之不能保乎。則耶穌或有德之士。未必卽天主。

曰。耶穌之爲天主。非特自言之。亦非徒侶誇奉之。其未降生也。有先知聖人。以預紀其事。如梅瑟達味所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類是也。其將降生也有徵。如天神來報。牧童致敬。三王來朝。景宿告祥之類是也。其在世也有異。如命死者生。瞽者視。聾者聞。跛者走。驅魔拯疾之類是也。若夫甘處困窮。正屬玄造秘旨。世人大患有三。一曰欲貴。二曰欲富。三曰欲安逸。欲貴生傲。欲富生貪。欲安逸生淫饕偷隋。故耶穌以天主之至尊。而托體民家。砭我傲也。擅天地萬物之富有。而反居窮約。藥我貪也。以全能全智之赫奕。而備嘗險阻艱難。刺我淫饕偷隋也。又以示一切世福。原上帝之所不取。又以

便齊民景從聽訓。又以爲後日受難地。故其被難也。非不預知也。亦非不克避也。當未受難時。屢與厥徒言之。及惡黨率萬衆至。耶穌曰覓誰。曰。覓耶穌。耶穌曰。我是哉。我是之言出口。萬衆卽僕于地。則耶穌固能立除害巳者。惟欲代贖人罪。故甘志拘釘而不辭。夫力可驅滅仇讐。而反安意忍受。非愛人之至者能爲之乎。論愛人之至者。孰如天主。故耶穌卽無他奇蹟。以爲徵驗。卽此甘心受難一節。巳足表其爲天主矣。然當知耶穌一身。原兼人與天主之兩性。其受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性之事也特以耶穌人性。與天主相締結。故亦謂天主受。難耳

問。以生無人道。徵耶穌爲天主也。則我前有后稷之事矣。以能行靈異。徵耶穌爲天主也。則我前有呂巖之事矣。以甘志被難。徵耶穌爲天主也。則君子亦有致命遂志者矣。數者恐不足爲驗主之據。

曰。后稷之母姜嫄。既爲高辛世妃。得云無人道乎。既禖以弗無子。得不交媾而冀孕育乎。後儒誤解詩意。遂疑履敏居然之說耳。故生于童身者。萬古止耶穌一

人。其他言不感而孕者。皆虛罔也若夫所傳仙家靈異原屬僞撰。惟天教聖人。亦有起死愈疾之事。然皆托上主之佑。仗十字之能而爲之。非如耶穌一舉口而萬有聽命也。蓋論善人本性。雖到聖賢地位。原不能俾死者復生。瞽者復明。故堯舜周孔。擅聖人之稱並無種種靈異。此等靈異。自屬造物權衡。特緣純修者。闇然默藏。不暴厥善。天主欲彰顯之。故假以聖蹟耳。若乃忠臣抗節。孝子死義。咸因時勢無可柰何。遂不惜以身赴之。非能却而故就也。耶穌之被釘所謂

能却而故就者也。故十字架。稱爲天門之鑰。萬德之表。吾輩奉之。如奉天主焉。敷教宗徒。初本椎魯庸夫。一經耶穌招取。皆成聰明睿智。開物成務之聖人。不煩學習。能講萬國語言。傳命八極。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必欲申天帝之正教于宇內。其從教諸人。或遇暴君惡吏之沮殺。雖至愚陋者。亦甘爲道委命。志不少屈。人力殆不至于此。迄今聖教大行。皆從剝擊磨鍊而出。非上主默佑。能遭千百年之摧阻。而不蹶敗乎。總之降生被難。理極淵微。西庠萬種書籍。皆記載

此。萬種議論。皆辨駁此。若耶穌以渺然一人。而突自稱爲主。或朋輩謬相推戴。則桀傲之徒與封張儀爲天帝者何以異。

問。天主既降生。則此數十載內。誰爲宰制乾坤。曰。天主無所不在。其體充貫六合內外。當其未降。原在于世。及其降生。亦不離天。特以巍巍上主。而接合于卑渺之人性。謙抑莫甚。故曰降生。非自上下下也。且凡人之躬。天主亦在。而特不與之結合。如日光被物。而不係物。耶穌之身。天主三位咸在。而與之締結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惟第二位。故但恃人性之德。則不克贖無窮之罪。而天主無形妙體。又無從受難。惟得一人而天主者。乃可爲之。則耶穌不可不謂之人。亦不可不謂之天主也。

問。耶穌今登天矣。後將復來乎。

曰。世界生道已竟。則復來審判萬民。葢宇內盡期已至。天降大火。萬物咸殄。天堂之靈僉降。地獄之靈僉出。合于原體。遂皆復活。耶穌來格自天。分判善惡。善同已升。惡悉入地。此復活之身。善與惡皆不復死。緣人

必形神相合爾後全。居世爲善爲惡。雖發自靈性。亦必待肉軀而後行。故先令靈性受苦樂之報。後則并其體而俱酬之。此皆耶穌所親諭也。

問靈魂不滅。以神體故。肉軀既以四行而成。有寒熱燥濕不齊之情。相攻相尅。必致潰敗。復活常生。無乃悖物理歟

曰。萬物皆天主造之而有。護之而存。若主不保持。雖神物亦歸寂滅。但論自然之理。則無形像者永存。負血氣者必死。論超性之理。雖能朽之物。亦可保之使不

壞也。或疑已死之人。化爲塵埃。何從取其原體。則當思人以四行成身。有變化而無增減。死則氣化歸氣。血化歸水。肉化歸土。熱化歸火。變遷游移。不出天壤之內。天主向克自無造萬有。今何難取人身之變遷游移于天壤間者。復聚爲原體。而俾之永生哉。

問。天主曷不于人方死。即俾復活受報。則信從者不益堅乎。

曰。靈性授命。形骸服從。自不宜一時被報。且人各爲賞罰。則其善惡不與衆共知。故俟人類相生之事既畢。

舉萬古萬方之民。合置一所。施厥陟降。然後以彰主至明顯主至義。昭主至公。況明睹復活之事而始信反令人雖信無功。如信刀鋸之傷人。飲食之養人。初何功之有。惟未見其事。但以此言出自天主。遂爾誠信不疑。則功莫尚焉。

問。聞天學而疑阻。罪固難逭。但其至此僅五十年前。此千百年之人。不幸無聞。將盡入地獄歟。

曰。天教有三。有性教。有書教。有身教。性教者。予于賦畀之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所謂良知良能也。人多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盡性。故于商祖乙時。遣天神付一大聖曰梅瑟者。以十誡。令普世遵守。若者上陟。違者下墮。此書教也。書教復不能率。故降生爲人。躬爲表指。萬方不變。此身教也。中華千百年來。即未聞身教。而性教與生偕具。能盡其性。即于賦畀之意無負。可得升天。雖身教種種妙義。亦不過多方補救。完其性分之本然而已。然吾人幸聆身教。則盡性更當易易。

問。自盡其性者。千百世一二人而已。我輩之德。未越乎祖父也。幸聆身教。駸駸乎有上陟之望。先我而生者。

數千百年之人。其中儘多名流傑士。終未免下墜也。天主愛人甚矣。何不使此教早入中土。拯其覆溺乎。曰。天主至愛亦至智。預知某國某時之人。雖聞教而決不能信。夫聞而不信彌增其罪。不若不聞之爲愈也。即今聖教流傳。幾遍兩畿十三藩矣。眞志向奉者。萬不獲一。前此蚤來恐亦同是。夫上主默變人心。俾惺悟前非。立時證道。誠反掌事。然若此則善皆天主自爲之。人之爲善者。卒何功之有。故上帝佑人。但引之而不强之。從違主持。多係人心自爲擇決。人心之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夫。王于無始時早燭之矣。使目下無二三從事君子。恐此教至今不播入中土也。雖然吾子既知未聆身教。不免下墮。今得坐聞。徼有天幸。倘復遲疑。能無彌增厥罪之憂乎。蓋吾人升天。全恃耶穌救贖之功。不領其教。不遵其禮。則不能沾其德價。雖竭力修爲。盡因性善事。亦不足以食超性福報。然天主至平。初不負世。萬一有因性善人。亦自有術。使必聞超性事理。東國一人。認服眞主。不同世俗之趨魔。修德行仁。不爲世俗之不義。數百歲不死。人方怪之。及西士傳教

至彼。終領洗即逝。此其驗也。

問。假令程朱而在。亦信從此教乎。

曰。程朱有因性之功者也。則沾超性潤澤無疑。緣人無超性德。斷不足上陟。而上主又不孤人因性美好。故必俾被超性鴻功以拯報之。萬一程朱當日。自恃分內爲善已足。不肯信從身教。辟如帝王傳播新詔。爲之臣者曰。受職之時。已聞命矣。何以詔爲。則其德行。俱不足取。徒有一傲主自是之罪耳

問。論理固然。但歷代名儒。實未聞身報究竟。厥靈安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

曰。使諸儒因性之功。全粹無缺。則臨沒時。天主必命天神默示以超性事理。而掖之上升矣。然吾輩徒觀其外行耳。倘中有隱慝。亦未能保其必然也。若吾子德行未必如諸儒。縱使逞過諸儒。而已聞聖教。尚懷猶豫。則當機負一傲主自是之罪。欲同諸儒默啟之幸。豈可得哉。

問。儒者之學。莫大于春秋。春秋莫謹于華夷之辨。身教縱有種種妙義。其如來自殊域何。

曰。孔子作春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故楚子使椒來聘。進而書爵。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故鄭伯伐許。特以號舉。是其貴重之者。以孝弟忠信仁義禮讓也。不以地之邇也。其賤棄之者。以貪淫殘暴。强悍鄙野也。不以地之遐也。若必以方域爲據。則是季札不足賢。范蠡不足智。令尹子文其忠不足稱。繇余其能不足道也。況大西諸國。原不同于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亦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大小七十餘邦。互相婚

姻千六百年。不易一姓。我中土之治安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與此方人士。徒殫心于文章詩賦者。相去不啻倍蓰。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衎衎。我中土之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炤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伎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炮所擊。能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

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爲夷吾惟恐其不夷也已

問語言文字不同便有華夷之辨

曰據語言文字別華夷者猶向者方域之見也必語言之爲見則吾越之方音已不同燕趙之土語得無南者指北爲索奮北者訊南爲島夷乎必文字之爲見則方今之眞楷已不同上古之蝌鳥得無前代詈後人以蠻貊方今笑太初爲戎狄乎夫一義也或爲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爲祉。或爲厥。或爲其。一音也。或以六。或以蔑。或以繆。或以穆。同在詩書之內。已自參差各出。況處十萬里外者。安能强之使同哉。希憲楚材。有輔夷猾夏之罪。萬世而下。猶稱爲賢宰名臣。不以夷鄙之。況西儒之教行。則風俗悉如三代。人士必多聖賢。國朝火器之法。得于交趾。大統之曆。參用回回。何獨修身事天之學。必固執已見乎。況方域雖殊。無兩天地。無兩日月。無兩晝夜。則亦無兩主宰。無兩賦畀。無兩賞罰。故分夷分夏。特井窺者。自生畦畛。造物視之。胡越原同

一家。其言果是。其道果真。異土之傳宣。即吾性命之昭戒。如其謬背。則桑間濮上。實出華嗣。吾豈聽之哉

問。天地萬物之自無而有也。中之有王宰也。人魂之不滅也。死後之永賞罰也。淫祀術數之宜禁也。皆可任理推測者也。若夫三位一體。降生釘死。復活升天。原罪傳染。神魔攸分。世界窮盡。肉身復生。以及西方種種之美。此俱非人意所能測。而全憑西士之傳說。何以知西士之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乎。

曰。知之有八証。一以無求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必將

濟其所求也。西士自入中國。僅飲此中水。不愛饋遺或因其澹泊無求。遂疑其所求者甚大。有叵測之心。試思百餘年來。先者死。後者老。積謀不發。更待何時。況來此中者。二百餘輩。初非一國之產。又將爲誰謀乎。且大西洋。懸隔九萬里。所謂得地不可守者也。而豈其然。一以節操證。凡爲虛說以詐人者。未有不倚附權勢。曲就人情者也。西士堅守已說。雖至親厚。不肯稍融通寬假。或以威焰逼之。堅貞如金石之不可奪。蓋惟愛之有本。信之至篤。故至死而不變也。一以

人品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非下流卽奸佞也。西士終身童貞。克己勵行。一晝夜間。對越强半。時時正襟東冠。閒居獨處。無暴慢戲謔之度。嫉妬者。用心窺伺。而終不得其一間之隙。言貌氣象。藹乎如春。肅乎若秋。接物恭順而無卑諂之容。所謂溫而厲恭而安者也。眞聖賢之流亞。而豈爲誑世舉乎。一以冒苦證。西士才高學博。在本國可安享祿位。今辭其所必得之富貴。而甘冒多苦。航海三年。則有風波盜賊之苦。始入中國。則有學習語言之苦。信從難必。則有斥逐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虐之苦。儀度未閑。則有訊訕玩侮之苦。其他種種大苦。尚非口舌所悉。西士一一飲之如飴。彼惟見大父母爲眞主。教爲眞教。故視四海皆兄弟。但得兄弟認大父母。卽致命奚恤焉。天下豈有棄其身命。而爲誑人之舉者乎。一以謙忍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未有不傲然自是。思圖報復者也。西士謙柔自下。奉教之士。皆用賓禮。不敢居師。雖三尺童子。樸陋庸夫。見之如對先生大人。或謫毀之。侮辱之。甚至欲擊欲殺。皆寬容含忍。不萌報復之志。夫有如是誑人者乎。一以

資粮証。凡爲虛說以誑人者。必小人私爲之通。國不與聞也。西士日用皆本國轉輸。歲歲不絕。或疑有黃白之術。甚至求其術而不得。因圖害之。其實不爾。豈有下士騰說惑民。而國中爲之萬里越險。餽餉繼遺者乎。一以學術証。天下識見卑昏。學問寡淺之人。或得欺以理之所無。西士廣聞博記。有窮年屢世不能究者。上自天載。下及物理。粗自象數。精及性命。皆因顯測微。因固然而求所以然。眞析理于繭絲牛毛者。則其識見殆超越尋常萬萬者矣。豈有誣世之論乎。

一以先後同符証。天主之教。自唐貞觀九年。大秦國人。已傳入中土。名曰景教。與近世天學。若合符節。地之相去也。數萬餘里。世之相隔也。千有餘歲。而議論如出一人。豈非斷斷可信者乎。繇此入者觀之。西士果正人君子。而其言決無謬也。至于其中所稱皆予目睹軀驗。非傳聞虛譽之辭也。

問。今欲決志從事。當若之何。

曰。當熟四種經言。曰天主經。聖母經。十字經。信經者。講明十誡。而定心固守之。然後遵行天主所定禮儀。大

端有七。尤要者二。先領聖水。人能痛悔自新。而欲奉教。則傳教者。外以水洗其額。示天主即以無形之水洗其心也。

問。自新痛悔足矣。何必行此聖水之外禮。

曰。人不痛悔。雖洗無益。但罪惡去啻。無形可見。苟不遵此外禮。則心雖痛悔。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或以爲前罪盈積。作善未必有功。則向往之心怠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今。一日宿愆頓除。可以自新爲善矣。次則解罪。蓋人既奉教後。或有誤犯。則告于傳教者。而

求其解釋。

問。若人恃有此禮。犯而求解。解而復犯。是亦教人以偷之道。

曰。解罪者。出于吾心眞篤哀悔之情。不欲以微渺之疵累其心。而痛切求去之。是明知罪之不可有矣。豈有故犯之理。不過一時偶不及簡。而尤言疵行妄念。遂有所起耳。

問。若此亦自心痛悔足矣。何必告解。

曰。心不痛悔。雖解無益。然痛悔而不行告解之禮。則亦

未知罪之果去焉否也將疑前失在身遷善未必有益而向往之志又怠矣惟遵此法則明知自茲以往積染悉除當孜孜進修期後之不致復壞者矣是故旦而興也則謝上主一夜庇祐之恩而祈其寵綏使我今日無妄念言行而克遵乎十誡夕將卧也謝上主一日庇祐之恩而默察此日之所言所思所行果不犯十誡則歸功天主更冀厥佑使我日新又新若有所犯則誠心痛悔誓後必改哀求至赦又詳記其端以憑日後告解其外三儀更屬微妙俟專書詳論

問。天主施如許大恩于人。而舉世昧昧。不圖所以報謝奉事之。忍哉。靈魂之必不滅。死之必不可免。而不思預爲之所。殆哉。一種有志好修之徒。亦欲了徹生死。而沉迷於佛氏之積說。不能反認大原。求眞直路。猶北適而南轅也。惜哉。今而後予將謀所以小心昭事。修身俟命者矣。

曰。多許人。不幸不聞正教。貿貿以死。吾輩幸而明見萬有之元始。身後之究竟。苟不力行奮勉。其負罪有萬倍于未聞教者矣。

問。人有三疾。志卑識淺。溺于舊聞。甘作蚩蚩飲食之民。不克尋理辨事。求神靈眞境。可哀也。亦有見道已晰。志委力靡。嗜欲糾纏。畏不即決。可鄙也。其若執拘自是。賈才矜智。釋徒仙侶。衣冠僞儒。可怒也。寔可憐也。

曰。時者天下之至寶。已去者不可追。將來者不可保。可用者。特現在之片日耳。且古今死者。往往壯者多于弱者。少者多乎老者。或早不及暮焉。或暮不及早焉。子不知上主何日取爾命。汝當處處候之可耳。慎毋曰。春秋鼎盛。徐徐改圖。究恐悠忽玩日。失去好機歲

62

月已逝。空負王恩。永世沉淪。雖悔何及。吾子速決。則吾幸矣。

答客問